宋本刊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

詩經 七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四（十四之三）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青蠅大夫刺幽王也蠅餘仍反營營青蠅止于樊興也營營往來貌樊藩也箋云興者蠅之為蟲汙白使黑汙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也言止于藩欲外之令遠物也○營如字說文作𧮯云小聲也樊音煩藩方元反一本甫煩反汙汙辱之汙烏路反令力成反遠于萬反豈弟君子無信讒言箋云豈弟樂易也○愷開在反悌音弟樂音洛易以豉反【疏】營營至讒言○正義曰言彼營營然往來者青蠅之蟲也此蟲汙白使黑汙黑使白乃變亂白黑不可近之當去止於藩籬之上無令在宮室之內也以興彼往來者讒佞之人也詩人喻善使惡喻惡使善以變亂善惡不可親之當棄於荒野之外無令在朝廷之上也讒人為害如此故樂易之君子謂當今之王者無得信受此讒人之言也○傳樊藩○正義曰釋言文也孫炎曰樊圃之藩然則園圃藩籬是遠人之物欲令蠅止之故箋云外之令遠物令使遠於近人之物又藩以細木為之下章棘榛即是為藩之物故下傳曰榛所以為藩明棘亦然也此章言藩下章言所用之木互相足也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箋云極猶已也營營青蠅止于榛榛所以為藩也○榛士巾反又側巾反讒人罔極構我二人箋云構合也合猶交亂也【疏】箋構合合猶交亂○正義曰構者構合兩端令二人彼此相嫌交更惑亂與上章義同故云猶交亂也上言四國此云二人者二人謂人君與見讒之人也讒者每人讒之常構二人構之不已至交亂四國先多而後少故先四國也

青蠅三章章四句

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媟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液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淫液者飲酒時情態也武公入者入為王卿士○筵音延媟息列反近附近之近沈如字直林反字或作耽都南反湎莫衍反飲酒齊其色曰湎徐又莫顯反液音亦態他代反【疏】賓之初筵五章章十四句至是詩○正義曰賓之初筵詩者衛武公所作以刺時也以幽王政

敎荒亂而情廢乃媟慢親近小人與之飲酒無有節度令使天下化而效之致天下諸侯君臣
上下亦效而行之沈酗於酒湎齊顏色淫液不止遂成風俗衞武公旣入為王之卿士見其如
此而作是詩以刺之也定本集注並云飲酒無度俗本作飲食誤也刺時者卽幽王之時也以
幽王之文見於下故言刺時以目之案箸云刺時也時不親迎鄭以為直刺君身則言時者目
其時之君由可以兼見於當時矣此君臣上下文在天下化之之下則是天下諸國之君臣也
沈湎淫液卽飲酒無度之事舉化者尚沈湎淫液則王朝亦沈湎淫液可知矣言武公既入者
言作詩之早晚耳雅者言天下之事形於四方之風譚大夫尚得作詩以刺王則在國亦得作
不要待入王朝也沈湎者尚書微子曰用沈酗于酒亂敗厥德于下蕩曰天不湎爾以酒箋云
天不同爾顏色以酒酒誥注云齊色曰湎然則沈湎者飲酒過久若沈沒然使湎然俱醉顏色
齊同也此經五章毛以上二章陳古燕射之禮次二章言今王燕之失鄭以上二章陳古大射
行祭之事次二章言今王祭末之燕俱以上二章陳古以駮今次二章刺當時之荒廢卒章乃
言天下化之三章四章言賓屢舞號呶是媟近小人飲酒無度也卒章言凡此飲酒為天下之
辭是天下化也卒章無君臣淫泆之事者此天下化之效上所為效者尚然君臣可知故經舉
天下之民以明其君臣也不醉反恥是使齊醉也其設戒童羖之言出與不出之語並為沈湎
之事也或以為君臣上下沈湎淫泆倒本幽王之君臣則天下化之宜居於下非文之勢理在
不然○箋淫泆至情態○正義曰樂記說樂之遲云咏嘆之淫泆之則淫泆遲久之意也小人
未醉身有惡態強自收掩及其醉酒則舊時情態皆出莊子說察人之法曰醉之以酒以觀其
態是久飲酒則情態出也下箋云至於旅酬小人之態出亦謂久飲態出故舞不知止也定本
集注態下皆無出字毛於首章傳曰有燕射之禮二章傳曰主人請射於賓則毛以上二章皆
陳古者先行燕禮後為燕射無祭祀之事也燕禮於旅酬之後云若射則大射正為司射如鄉
射之禮是燕射之法先行燕禮而後射也首章舉酬逸逸以上八句皆說燕事舉酬卽旅酬也
燕禮旅後乃射故舉酬之下說大侯旣抗以下六句為射事也燕必有樂故二章又重說燕事
籥舞笙鼓是燕時之樂若燕樂之義得先祖之神悅故因論樂事遂引而致之言樂既和而奏
之可以進樂先祖每事得禮則神降之福至子孫其湛以來六句說燕樂得宜可使明神降福
之意燕樂得所則神明福之是不可不以禮燕射故下四句復說射事言賓主相耦入次取弓
矢而又射也此兩章皆初論燕後論射而首章言籩豆二章言笙鼓者燕以飲食為主作樂助
其勸耳故先言酒殽而後言聲樂三章四章言今王燕飲初雖重愼後則失儀至於音聲號呶
舞不休息卒章言下民化之亦荒於酒皆刺當時沈湎之事鄭以將祭而射謂之大射大射之
初先行燕禮首章上八句言射初飲燕之事下六句言大射之事二章言作樂以祭盡章皆賓
說祭時之事三章四章言今王祭末與族人私燕小人為賓威儀昏亂唯卒章與毛同耳
賓

之初筵左右秩秩秩秩然肅敬也箋云筵席也左右謂折旋揖讓也秩秩知也先王將祭必射以擇士大射之禮賓初入門登堂卽席其趨翔威儀甚審知言不失禮
也射禮有三有大射有賓射有燕射○秩直乙反鄭智也折之舌反知音智下同籩豆有楚殽核維旅楚列貌殽豆實也核加籩也旅陳也箋云豆實菹醢
也籩實有桃梅之屬凡非穀而食之曰殽○肴核上戶交反下戶革反菹側俱反酒既和旨飲酒孔偕箋云和旨酒調美也孔甚也王之酒已調美衆賓之
飲酒又威儀齊一言主人敬其事而衆賓肅愼○偕音皆鍾鼓既設舉醻逸逸逸逸往來次序也箋云鍾鼓於是言既設者將射故縣也○醻市由反縣音玄
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大侯君侯也抗舉也有燕射之禮箋云舉者舉鵠而棲之於侯也周禮梓人張皮侯而棲鵠天子諸侯之射皆張三侯故君侯謂之
大侯大侯張而弓矢亦張節也將祭而射謂之大射下章言烝衎烈祖其非祭與○抗若浪反
斯張如字鵠戶沃反鵠鵠也說文云卽鵠也小而難中又云鵠者覺也直也射者直己志棲音
西著也梓音子衎苦旦反祭與音餘本作乎又作也並非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箋云射夫衆射者也獻猶奏也既比衆耦乃誘射射者乃登射各奏其發矢中
的之功○發如字餘音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的質也祈求也箋云發發矢也射者與其耦
廢比毗志反中丁仲反拾發發矢之時各心競云我以此求爵女爵
射爵也射之禮勝者飲不勝所以養病也故論語曰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勺音的本亦作的同祈音其拾其劫反更也飲於鴆反下同爭爭鬭之爭
疏○賓之至爾爵○毛以爲古
之將行燕射先爲燕禮燕禮之時其賓之初入門以至於升筵其折旋揖讓隨其左右趍翔威
儀甚肅敬而秩秩然而不失禮也其升筵之時則王之籩豆有楚然而陳列之矣又葅醢之殽
與有核桃梅維旅而陳之於籩豆之上矣其王之酒既又和調旨美時衆賓之飲酒者威儀甚
偕言其齊一而順禮也及其將射鍾鼓既已改設舉相酬之爵逸逸然往來而有次序也既旅
之後止飲而行射事君之所射大侯既舉而張之其衆射之弓矢於斯舉侯之時又亦張之矣
弓矢既張衆射之夫既同登於堂而在射位遂各呈奏爾之射者發矢中的之功此射者發矢
射彼有射與其耦拾發之時則各心競云我發必使中以求不飲汝養病之爵今不能然故舉
以刺之○鄭唯行燕至安賓之後而行大射爲異其文義則同○傳秩秩然肅敬○正義曰箋
依釋訓云秩秩智也傳言肅敬者以序刺媟慢由有智而能肅敬理亦通也○箋筵席至燕射
○正義曰春官司几筵注云筵亦席也鋪陳曰筵藉之曰席然其言之筵席通也左右謂折旋
揖讓者以賓與主人爲禮隨其左右之宜其行或方折或迴旋相揖而辭讓也今大射禮諸侯
與其臣行禮使宰夫爲主人案其經擯者納賓及庭公降一等揖之公外席賓列自西階主人

從之賓右北面再拜賓荅拜主人降洗賓降主人辭降主人取觚洗賓辭洗主人卒洗賓揖升筵前獻賓賓拜受爵於筵前然後賓升筵是賓初入門至卽筵以來每折旋揖讓之事也折旋揖讓則或左或右故知左右謂折旋揖讓也射義曰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故此言升筵薦酒行燕禮也射義又曰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宮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宮然後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是先王將祭必射以擇士也先於澤宮後於射宮是將祭再爲射。禮澤宮言習射則未是正射射於射宮乃行大射云公入驁注云此公出而言入者大射於郊鄉射記曰於郊則閭中注云於郊謂大射於學則射宮者西郊之學也澤宮之所在則無明文言賓之初筵左右秩秩則從爲賓以至於卽筵皆秩秩也以其言廣故云大射之禮賓初入門登堂卽席其趍翔威儀甚審智言其不失禮也審智言其安審而有智與毛肅敬同也毛以此篇爲燕射鄭則爲大射因辨禮射之數言已不同之意也故云射禮有三有大射有賓射有燕射大射者將祭擇士於射宮賓射者謂諸侯來朝與之射於朝燕射者因燕賓客卽與射於寢此三者其處不同其侯亦别冬官梓人云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張獸侯則王以息燕三者别文皮侯卽大射也五采之侯賓射也獸侯燕射也不言鄉射者鄉射是州長與其民射於州序之禮天子諸侯無之故不言也○傳楚列至旅陳○正義曰此言籩豆之設故知楚爲陳列貌也此經二句自相充配殽核卽籩豆所盛殽則實之於豆核則加之於籩故言殽豆實核加籩也先殽後核不依籩豆次者便其文耳祭祀有加豆籩傳言加籩豆知非加豆籩者以此非祭無取加豆之義而又天官籩人加籩之實蔆芡栗脯非核物且以殽豆實類之知加之於籩非爲籩加之也旅陳釋詁文楚是陳列之貌旅又爲陳者謂陳殽核於籩豆之上也○箋豆實至曰殽○正義曰天官醢人掌四豆之實非葅醢之等皆實之於豆實謂葅醢籩人云饋食之籩其實棗栗桃乾䕩注云䕩乾梅也內則有桃諸梅諸是其乾者也桃梅有核之物申傳說加籩之義故云籩實有桃梅之屬故稱核也言之屬者以燕之物多非止桃梅故稱屬也旣以豆實爲葅醢恐殽名唯施於此故云凡非穀實而食之曰殽明殽是總名以此文殽核與籩豆相對故分之耳其實核亦爲殽魏風曰園有桃其實之殽是在籩之物亦爲殽也醢人云羞豆之實酏食糝食酏糝皆以稻米爲之則豆實之殽亦有穀實矣言非穀實者穀實謂爲飯食者也今變爲雜用不同穀實之限○箋主人至肅愼○正義曰偕者俱也言其俱相類故言衆賓之飲酒又威儀齊一也言主人敬其事而衆賓肅愼明賓主皆得其宜所以爲美也○傳逸逸往來次序○正義曰燕禮旅酬之後乃云若射此將射而言舉酬行旅也旅者以長幼次序之言故知逸逸往來有次序也燕禮初則云樂人宿縣注云縣鐘磬也國君無故不徹縣言縣者爲燕新之然則於此言鐘鼓旣設者亦爲將射改縣也以天子宮縣階間妨射位故改縣以避射也鄉射禮將射乃云樂正命弟子贊工遷樂于下注云當

避射位彼琴瑟之樂尙遷之明鐘鼓之懸改之矣。箋鐘鼓至改懸。正義曰大射諸侯之禮云樂人宿懸厥明乃射明天子亦然今至於舉酬始言鐘鼓既設故知將射改懸也大射不言改懸者國君與臣行禮略三面而已不具軒懸東西懸在兩階之外兩階之間有二建鼓耳東近東階西近西階又無鐘鼓不足以妨射不須改也大射注云國君於其羣臣備三面耳無鐘磬有鼓而已其爲諸侯則軒懸是由階間無懸故不改也鄭言諸侯爲諸侯則軒懸明天子於其臣備宮懸將射而改之故於此言既設也。傳大侯至之禮。正義曰傳唯言大侯君侯不言侯之所用梓人云張獸侯則王以息燕是燕射射獸侯則毛意亦當然矣燕射之禮自天子至士皆一侯上下共射之無三侯二侯故鄉射記云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注云此所謂獸侯也燕射則張之鄉射及賓射當張采侯二正而記此者天子諸侯之燕射各以其鄉射之禮而張此侯是以云焉白質赤質者皆謂采其地不采者曰布也熊麋虎豹鹿豕皆正面畫其頭象於正鵠之處君畫一臣畫二陽奇陰耦之數也燕射射熊虎豹不忘上下相犯射麋鹿豕志在君臣相養也其畫之者皆毛物也又曰凡畫者丹質注云賓射之侯燕射之侯皆畫雲氣於側以爲飾必先以丹采其地丹淺於赤又曰鄉侯中十尺侯道五十弓弓二寸以爲侯中如此則天子燕射唯射一侯耳侯身一丈其中三分居一以白地畫熊於外則丹地畫以雲氣唯此一侯君臣共射而云大侯君侯者以君所射故謂之大傳解言大之意故以君侯釋之非謂與君臣別侯也大射禮云大侯九十弓彼張三侯其九十弓者最高大故云名大侯亦以君之所射故也言有燕射之禮者以上文謂燕此下說射故言禮有燕射之禮故此詩得言之若然燕禮言若射如鄉射之禮案鄉射初則張侯此舉酬之下始言大侯既抗者鄉射之初雖言張侯而以事未至經云不繫左下綱中掩束之至於將射以司正爲司馬乃云司馬命張侯弟子脫束遂繫左下綱是將射始張之故於此言既抗也。箋舉者至祭與。正義曰案大射前射三日司馬命量人巾車張三侯夏官射人云若王大射則以貍步張三侯則天子亦前射三日其侯射人張之矣此將射而言大侯既抗明非始張侯體言舉鵠而棲之於侯中也知者鄭既云周禮梓人張皮侯而棲鵠是鵠在侯復別棲之棲即舉也彼注云皮侯以皮所飾之侯也其上文云梓人爲侯廣與崇方三分其廣而鵠居一焉注云高廣等謂侯中天子射禮以九爲節侯道九十弓弓二寸以爲侯中高廣等則天子侯中一丈八尺諸侯於其國亦然鵠所射也以皮爲之各如其侯也居侯中三分之一則此鵠方六尺唯大射以皮飾侯故言張皮侯而棲鵠也天官司裘注亦云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爲質謂之鵠著於侯中所謂皮侯也又解名曰大侯之意天子諸侯之射皆張三侯故云君侯謂之大侯鄭以此爲大射故云張三侯若燕射則張一侯而已無三侯也射人云王大射張三侯司裘王大射供虎侯熊侯豹侯設鵠天子之射張三侯也大射巾車張三侯是諸侯之射

張三侯也司裘又曰諸侯供熊侯豹侯不三侯者注云諸侯謂三公及王子弟封於畿內者是畿內諸侯屈於天子故二侯也謂之侯與鵠者司裘注云謂之侯者天子中之則能服諸侯以下中之則得為諸侯謂之鵠者取名鳱鵠也鳱鵠小鳥而難中是以中之為儁也亦取名鵠之言較較者直也射所以直已志也大射注云或曰鵠鳥名也淮南子曰鳱鵠知來然則所云正者正也亦鳥名也齊魯之間名題肩為正正鵠皆鳥之捷黠者也此因大射之鵠而又解賓射之正故言然也射人注云正之言正也射者內志正則能中焉是取鳥為名又取正為義亦猶鵠也既已棲鵠便即射之故云侯張而弓矢亦張節也辭抗侯之下言張弓之意弓可言張而并言矢者矢配弓之物連言之耳既言大射之禮而毛以此為燕射故破之云將祭而射謂之大射下章言烝衎烈祖其非祭乎既烝衎烈祖是為祭事則此時祭為大射明矣故難之也鄭異於毛多矣唯禾蘋及此難之者出於當時之意耳王肅述毛云幽王飲酒無度故言燕禮之義其奏云言燕樂之義得則能進樂其先祖猶孝經說大夫士之行曰然後能守其宗廟而保其祭祀非唯祭之日然後能保而行之以此故言烝衎非實祭也孫毓以為燕禮輕祭事重幽王無度無不慢也舉重可以明輕輕不足以明重又錫爾純嘏子孫其湛非燕飲之文所得及也一篇之旨箋義為長○箋射夫至之功○正義曰大射所以擇士當助祭者莫不在焉既同非一之辭故知射夫眾射者也獻奏皆奉上之言以發矢能中是呈奏已功故以獻為奏也大射禮選羣臣為三耦若大夫不足以士充之三耦之外其餘眾士與射者各自取匹謂之眾耦射人說賓射之禮云王以六耦則天子大射亦六耦也故周禮夏官大司馬職云若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此其義也射人云諸侯四耦大射唯三耦者賓射對鄰國之君尊故四耦大射與已之臣子卑故降之天子尊無與敵其與射者皆是諸侯來朝及在朝公卿無所差降明矣大射賓射但六耦之外亦當有眾耦矣言既比眾耦乃誘射者眾耦正謂王之六耦之外眾耦也何者大射於司射誓射之下云遂比三耦司射命三耦取弓於次司射升堂誘射既誘射然後三耦登堂而射三耦既射乃云遂比眾耦是比眾耦在誘射之後今此箋云既比眾耦乃誘射射者乃登堂而射各奏其發矢中的之功言比眾耦文在誘射之上誘射之下始云登堂而射故知眾耦非如大射之眾耦也必知然者射以正耦為主故禮定其尊卑之數其餘眾耦纔廁末而已鄭何當舍其正耦而言及眾乎正以六耦非一故稱眾也言誘射者大射注云誘教也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傳的質○正義曰毛氏於射侯之事正鵠不明唯猗嗟傳云二尺曰正亦不言正之所施周禮鄭眾馬融注皆云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寸曰質則以為侯皆一丈鵠及正質於一侯之中為此等級則亦以此質為四寸也王肅亦云二尺曰正四寸曰質又引爾雅云射張皮謂之侯侯中者謂之鵠鵠中者謂之正正方二尺也正中謂之槷方六寸也槷則質也舊云方四寸今云方六寸爾雅說之明宜從之此肅意唯改質為六寸其餘同

鄭馬也賈逵周禮注云四尺曰正正五重鵠居其內而方二尺以爲正正大於鵠鵠在正內雖內外不同亦共在一侯鄭於周禮上下檢之以爲大射之侯其中制皮爲鵠賓射之侯其中采畫爲正正大如鵠皆居侯中三分之一其燕射則射獸侯侯中畫爲獸形卽鄉射記所謂熊侯白質之類矣三射之侯皆不同也射人注說畫正之法云其外之廣居侯中三分之一中言二尺與毛傳二尺曰正同也射義云孔子曰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旣言正鵠卽引此的則詩人之意以的爲正鵠之謂也司裘注說皮侯之狀云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爲質謂之鵠是鄭意以侯中所射之處爲質也此傳唯言的質也不言質之大小不必同於諸儒四寸六寸也且的者明白之言若廣纔四寸不足以爲明矣蓋亦爲所射處與鄭同也毛以此爲燕射則的者謂熊侯白質者也。箋發發矢至君子。正義曰言射事故知發爲發矢大射禮曰上射旣發挾矢而後下射射拾發以將乘矢是射者與其耦拾發也彼注云拾更也將行也然則四矢謂之乘言射者更代發以行此四矢使四矢徧射也上言獻爾發功謂其行射時此又本其發時之心故云發矢之時各心競云我以此求汝爵謂求不飲也射義引此詩卽云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所以養病求中以辭養也注云欲求中之者以求不飲汝爵是矣故此云射之禮勝者飲不勝者所以養病是辭養也大射禮曰司射命設豐司宮士奉豐由西階升坐設於西楹西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散南面坐奠于豐上司射命三耦及衆射者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皆襲脫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遂執弣勝者先升堂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與少退立卒觶坐奠於豐下三耦卒飲衆皆繼飲射爵如三耦是飲射爵之禮故論語曰下而飲其爭也君子引此者明祈爾爵爲心中之爭也此飲於西階上言下而飲者謂飲射爵時揖讓而升下意取而飲與爭故引彼文不盡耳射義又曰射者仁之道也射者求正諸己己正而後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是各心爭之事也。

籥舞笙鼓樂旣和奏烝衎烈祖以洽百禮秉籥而舞與笙鼓相應箋云籥管也殷人先求諸陽故祭祀先奏樂滌蕩其聲也烝進衎樂烈美洽合也奏樂和必進樂其先祖於是又合見天下諸侯所獻之禮。籥余若反衎若旦反洽戶夾反應應對之應滌徒歷反樂音洛下樂其湛樂喜樂下文曰樂並同

百禮旣至有壬有林壬大林君也箋云壬在也謂卿大夫也諸侯所獻之禮旣陳於庭有卿大夫又有國君言天下偏至得萬國之歡心。偏音遍

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嘏大也箋云純大也嘏謂尸與主人以福也湛樂也王受神之福於尸則王之子孫皆喜樂也。錫音析嘏古雅反湛荅南反

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室人入又手取也室人主人也主人請射於賓賓許諾自取其匹而

射主人亦入于次又射以耦賓也箋云子孫各奏爾能者謂旣湛之後各酌獻尸尸酢而卒爵也士之祭禮上嗣舉奠因而酌尸天子則有子孫獻尸之禮文王世子曰其登餕獻受爵則以上嗣是也仇讀也鄭室人有室中之事者謂佐食也又復也賓手挹酒室人復酌爲加爵○能如字徐奴代反又奴來反仇毛音求匹也鄭讀爲㪺音俱謂挹取酒餕子峻反復扶又反下皆同挹一入反

酌彼康爵以奏爾時酒所以安體也時中者也箋云康虛也時謂心所尊者也加爵之間賓與兄弟交錯相醻卒爵者酌之以奏其所尊亦交錯而已又無次也○中張仲反人無次也一本人作又

疏籥舞至爾時○毛以爲古之行燕禮也作樂以助歡心使人秉籥而舞與吹笙擊鼓音節相應樂旣和奏之音聲甚得其所旣賓主有禮八音和樂如是則德當神明可以進樂其先有功烈之祖以合其酒食百衆之禮以獻之也祭有酒食聲樂可歆神因言合獻衆禮以是俱是事神之物卽乘而言之此酒食百衆之禮旣獻而至於祖時則有祭祀之大禮有孝子之人君可以當於神明爲神所歆祐賜汝孝子以大大之福令子孫其皆耽樂而歡喜也燕樂之和可使神明降福子孫耽樂其此耽者乃曰由燕飲之樂是燕之不可以已也故燕末將射賓則自取其匹耦以其發而居室之主人亦入於次故取弓矢又射以耦賓也賓主射畢而有勝否乃酌彼安體之養爵以奏進於汝之射中者令以飲其不中而行罰也此皆燕射之正禮疾今不行○鄭以爲旣大射擇士與祭故於此言其祭事爲祭之初先秉籥而舞吹笙擊鼓聲音滌蕩節度相應其樂旣和而俱奏詔告天地之間進樂功烈之祖以合百國所獻之禮而薦之宗廟百國所獻之禮旣至陳於庭又有卿大夫矣有諸侯君矣是天下之徧至得萬國之歡心所以事其先祖也先祖於是饗而祐之錫爾王大嘏之福令得保其家邦則王之子孫蒙神之福其皆耽而喜樂矣子孫所以其耽者曰由喜樂於神之福是子孫亦當敬事神明於嘏之後乃各奏見爾子孫奉進之能酌酒而獻尸以事神也子孫旣獻於是賓則手自㪺挹其酒室中佐食之人又入而酌爲加爵以獻尸也旣加爵之後欲使神惠徧行而賓之弟子及已弟子酌彼空虛之爵以進汝之此時心中所尊敬者此皆先王祭祀之禮疾今幽王不能然至於洗酒而無度故舉以刺之○傳秉籥至相應○正義曰簡兮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是執籥以舞也舞在笙鼓之上明其與之相應樂器多矣燕之所用不止於此作者舉鼓舞而言耳此皆燕時樂也或以此爲節射之樂案射禮主於射略於樂大射云司射命曰不鼓不釋言射不與鼓節相應不釋筭也樂正命太師曰請奏貍首間若一言調其䟽數以節射也然則射之樂者擊鼓作歌與射者爲節而已不必大作諸樂此云鼓舞相應非射樂矣且傳意以此樂和奏可以進樂先祖安得捨燕初之盛作而指節射之略者乎以此知不然矣○箋殷人至之禮○正義曰殷人先求諸陽郊特牲文。以人死也。體魄則降智氣在上祭義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

鬼其氣發揚于上神之著也又曰二端既立報以二禮注云二端既立謂氣也魄也由人死有二者故作樂揚其聲音之號使詔告天地之間令魂氣聞而以降此求諸陽之義陽謂魂氣分散者也又臭鬱合鬯以灌令體聞而以出是求諸陰之義陰謂體魄存在者也祭者皆爲此二者但行之有先後耳故郊特牲曰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凡祭愼諸此魂氣歸於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注云此其所以先後異也由此言之殷周先後雖異皆行二禮殷人之臭味未成滌蕩其聲則成臭味而作樂臭味成而行祼其相去亦幾也宗廟當九闋殷於樂闋迎牲周既灌迎牲則殷之爲灌不可在迎牲之後當亦三闋之前矣以氣魄不甚相遠求之亦先後耳故知作樂與灌不得相懸也昭七年左傳稱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則魂魄小異耳礼記注云復招魂復魄是魂魄相將之物也然人死精氣有遺而留者有發而升者相對故留者爲魄發者爲魂聖人制作二礼以求之此詩說祭祀之礼不言酒食唯言樂故解之由殷人先求諸陽故祭祀之礼先奏樂滌蕩其聲以是之故此詩主言鼓舞而已此武公周之子孫而言殷禮者鄭志荅趙商云衛殷之畿內君子行礼不求變俗祭祀之礼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法故衛稱殷礼是解武公言殷礼之事也鄭之此荅皆下曲礼文案彼注云重本也謂去先祖之國居他國則是不變本國之俗而荅志以爲不變民之俗者以禮記說大夫士去國之去故知不變父祖之俗至於人君則與民爲政故順民之俗以不變事同故取礼記爲言耳必知人君當不變民俗者以秦襄公居周之故地故兼葭刺襄公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定四年左傳命伯禽以商奄之民命康叔封諸殷墟皆啓以商政皆言因其故也行其舊俗故知武公行殷之禮故舉殷法而言也此因詩文唯言奏樂故解武公之意也其實詩人之作出於本情不必殷人皆言樂周人皆言祼也烈祖言既載清酤玄鳥云大糦是殷人之作言酒食也執競說武王之祭言鼓鐘管磬是周人之作言聲樂也以此知作者各言其志立文不常箋知以洽百禮合見天下諸侯所獻之禮者以下經云百禮既至是自外而至故知諸侯所獻之禮也○傳壬大林君○正義曰釋詁文毛不解百禮之義載芟文與此同傳曰百禮言多則是君所進祭祀之禮多非諸國之所獻百禮宜爲所薦之酒食殽羞之百種也毛以此詩正論燕樂之和其言遂及先祖皆非實祭之事則百禮既至不得爲諸侯非百國之禮自外至也然則有壬有林皆異於鄭當謂有祭祀之大禮有孝子之人君耳○箋任至心○正義曰鄭以此爲實祭既至外來之辭則君爲諸侯之君君爲國君則任是君所任者故爲卿大夫也以百禮既至則禮從外來故云所獻之禮既陳於庭謂九州諸侯採其美物以當邦賦各獻國之所有而陳之王庭也禮器曰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

注云此饌諸侯所獻則王者之祭致遠物以助之故知陳天下諸侯獻之禮陳於庭其禮物之外又有卿大夫又有國君也國君之來臣必從焉亦有君不來朝使臣聘者故任林並言先任後林便其文耳必陳此物及卿大夫與國君者見天下徧至得萬國之歡心孝經曰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是其事也經言百禮而箋云萬國者皆舉大數箋因成文耳○箋嘏謂至喜樂也○正義曰嘏言既與少牢特牲受嘏文同少牢之嘏有辭是皆尸假神意與主人故言尸與主人以福王受神之福於尸也以王之受嘏其辭有匆替引之是福及子孫故喜樂也○傳手取至耦賓○正義曰毛以此爲行燕射之禮故以手爲取言室人以對賓故云室人主人以主自居於室故謂之室人也大射云司射請於公鄉射云司射請於賓則射法立司射以請之非主人自請此云主人請射於賓賓許諾者以詩之所陳畧舉大綱非如記注禮儀曲言節數此揔陳賓主之黨不獨陳主與正賓二人也禮從主人而起故主人請而賓許諾也又射禮耦者有司所比不是賓自取之云賓自取匹者雖配之由於有司其技藝敵與不敵亦強弱素定自相牽引而爲耦也大射司射及三耦等皆云取弓矢於次此云主人亦入於次謂取弓矢也言又射以耦賓者賓爲上射主爲下射故言又射以耦賓也次者大射注云次若今更衣帳張席爲之○箋子孫至加爵○正義曰以此論祭事而云子孫各奏爾能故知謂旣耽之後各酌獻尸也尸尊神之象子孫敢獻之是其能也禮獻必有酢故知尸酢而卒爵也以天子祭禮亾約士之祭禮有嗣子舉奠因酌尸天子則有子孫獻尸之禮特牲禮云上嗣舉奠入北面再拜稽首注云上嗣主人將爲後者舉猶飲也使嗣子飲奠者將傳重累之也又曰尸執奠進受復位祭酒啐酒尸舉肝進受肝復位坐食肝卒觶是士之祭禮嗣子舉奠也又曰舉奠洗爵入尸拜受舉奠拜尸祭酒啐酒奠之舉奠出復位是因酌尸也言奠者謂迎尸之前親酌奠於鉶南嗣子於此乃舉而飲之故言舉奠自是以後因號嗣子爲舉奠也不引少牢禮者少牢無嗣子舉奠之事特牲注云大夫之嗣子無舉首奠避諸侯然則士卑故不嫌也特牲酌尸不卒爵又無酢直啐而奠之與此不同引之者以有洗酌入事其節相當故引之又引文王世子者與此相當故云其登引餕獻受爵則以上嗣彼據世子之禮正當此事故言是也不直引文王世子而先引士之禮者以文王世子記文無行事之次約士禮準之而後明故并引之彼注云上嗣君之適長子以特牲少牢饋食禮言之受爵謂嗣子舉奠也獻謂舉奠洗爵入也餕謂宗人遣舉奠盥祝命之餕也言登以三者皆登堂行之文逆者便文且令受爵文承上嗣明受之者嗣子也鄭以特牲禮文有次故順而解之與經反也天子有奠斝諸侯有奠角在於饋獻之前至祭末世子乃舉奠也郊特牲云舉斝角詔妥尸彼謂陰厭之時設饌於奥奠斝鉶南迎尸主而入郎席東面尸舉所奠之斝祭之至九獻之後嗣子舉所奠之斝飲而卒爵所謂受爵也既稱爲獻固當有酢而卒爵所以爲異故此云天子則有子孫獻尸之禮以明士禮無也以祭無取於匹

故曰仇讀曰𣪠謂𣪠挹取酒也室人有室中之事謂佐食者特牲注云佐食賓佐尸食者也謂於賓客之中取人令佐主人爲尸設饌食之人其名之曰佐食特牲佐食一人少牢佐食二人未知天子諸侯當幾人也特牲三獻之後長兄弟洗觚爲加爵又曰衆賓長爲加爵注云大夫三獻而禮成多之者爲加是賓手挹酒室人復酌爲加爵也特牲止有賓長爲加爵不及佐食此言賓與室人俱爲加爵者天子之禮大故佐食亦爲加也案特牲加爵在嗣子舉奠前此賓與室人文在各奏爾能之下者此因子孫其耽先言子孫之事令與上連故賓與室人在其後耳不以酌獻先後爲次也。傳酒至中。正義曰言酒所以安體者射義曰酒所以養病所以養老是由安體故可以養也上章言以祈汝爵慮其耦與已爵也言以奏爾中謂勝者之黨酌以進中者令以飲彼不中者也各從其所而言之故王肅云奏中者以飲不中者是也大射禮云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散南面坐奠於豐上是豐上之觶勝者所酌又言養是自勝者往養不勝者之辭故知以奏爾中欲令飲不中者或以投壺云正爵既行請爲勝者立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謂此以奏爾中爲慶勝之爵知不然者大射鄉射皆訖卽行飲酒之禮以至於終無慶勝之事故也。箋康至次。正義曰康虛釋詁文時者謂時而存在乎意故云心所尊者箋又解酌虛爵奏所尊之節故云加爵之間賓與兄弟交錯相酬卒爵言自此以前爵未虛也特牲禮加爵之前賓酬長兄弟加爵之後長兄弟酬賓是加爵之間賓與兄弟交錯其酬也酬賓之下云卒爵者實觶於篚是卒爵也於是以後爵乃虛矣又曰賓弟子及兄弟弟子各酌於其㪯中庭北面舉觶於其長是奏所尊之事也故云酌以獻其所尊交錯而已無次序以旅未故知無次序也言交錯而已者謂弟子舉觶之交錯非上交錯其酬也特牲注云弟子後生者也

賓之初筵溫溫其恭箋云此復言初筵者既祭王與族人燕之筵也王與族人燕以異姓爲賓溫溫柔和也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舍其坐遷屢舞僊僊反反言重愼也幡幡失威儀也遷徙屢數也僊僊然箋云此言賓初卽筵之時能自勑戒以禮至於旅酬而小人之態出言王既不得君子以爲賓又不得有恒之人所以敗亂天下率如此也。反如字韓詩作昄昄音蒲板反善貌曰既音越下是曰皆同下章放此幡孚袁反舍音捨坐如字徐才卧反屢力具反注及下同本作婁僊音仙屢數音朔態他代反率音類又所律反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怭怭是曰既醉不知其秩抑抑愼密也怭怭媟嫚也秩常也。抑於力反怭毗必反又符筆反說文作佖媟嫚也媟息列反下音慢

【疏】賓之至其秩。毛以爲幽王既不能如古之禮故陳其燕之失禮言幽王所與燕賓失禮之事其賓之初入門及登堂升筵矣於時尙溫溫然其貌和柔而恭敬也至飲酒旅前其未醉止之時威

儀猶能反反然重愼也至於旅酬之後曰旣醉止之時威儀幡幡然失其所矣又舍其本坐遷
徙他處數數起舞僊僊然失所也此賓爲王所敬其失如此故武公疾之又重言之云此本旅
前其未醉止尚守威儀抑抑然愼密至旅後曰已醉止乃威儀怭怭然而媟嫚至於旅末是曰
旣醉不自知其常禮言其昏亂禮無次也由此故民皆化之敗亂天下可疾之甚○鄭唯王祭
末與族人燕爲異其文義則同○箋此復至和柔○正義曰此與上章雖古今不同而相承爲
首尾再言賓之初筵故解之云此復言初筵者旣祭王與族人燕之筵也卽楚茨所謂諸父兄
弟備言燕私是也以文王世子云若公與族人燕則異姓爲賓明王亦然彼注云同宗無相賓
客之道以是賓必異姓○傳反反至僊僊然○正義曰此言自重而謹愼與下抑抑愼密一也
謂愼禮而密靜卽爲美之義故假樂傳曰抑抑美也幡幡失威儀亦由媟慢故下傳曰怭怭媟
慢也僊僊舞貌也傳直云僊僊者是貌狀之辭下僛僛傞傞俱是貌狀亦宜然矣○箋此言至
如此○正義曰鄭以章句相接故因上經言初卽筵之時能自勑戒以禮未醉之前謂獻酢酬
之時也旣醉謂至於旅酬而小人態出故失威儀也下章無筭爵時故音聲號呶又甚於舍坐
是爲文次也論語云聖人吾不得而見之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又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得見
有恒者斯可矣故言王旣不得君子以爲賓又不得有恒之人卒章云凡此飮酒爲天下所化
是由此賓之失而然故言所以敗
亂天下率如此言率者非一之辭

賓旣醉止載號載呶亂我籩豆屢舞僛僛是曰旣醉不知其郵側弁之俄屢舞傞傞

號呶號呼讙呶也僛僛舞不能自正也傞傞不
止也箋云郵過側傾也俄傾貌此更言賓旣醉
而異章者著爲無筭爵以後也○號胡毛反注同呶女交反僛起其反注本正或作止按下傞
傞是舞不止此宜爲正說文云醉舞也郵音尤俄五何反廣雅云哀傞素多反一音倉柯反呼
火故反讙
呼端反

旣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飮酒孔嘉維其令儀

箋云
出猶
去也孔甚令善也賓醉則出與主人俱有美譽醉至若此是誅伐其德也飮酒
而誠得嘉賓則於禮有善威儀武公見王之失禮故以此言箴之○箴之林反

【疏】賓旣至令
儀○正義
曰前章言燕初及旅酬之事此述無筭爵之後言爵行無筭賓旣醉於酒止於是則號呼則讙
呶而唱叫也錯亂我籩豆之行列數起舞僛僛然不能自正也又疾而重言之是此言賓曰旣
已醉則不自知其過失傾傾其弁使之俄然數起舞傞傞然又不能止以此荒醉敗亂天下故
武公爲言陳作賓之禮若旣醉而出則賓與主人並受其得禮之福賓則身爲知禮主則用得
其人是並受其福也若至於醉而不出是謂誅伐其德醉前無失爲有德旣醉爲愆以喪之是
伐其德也戒王若飮酒而誠能得嘉善人之賓與之燕則維其於禮有善儀也王何不擇而賓

之乎上言曰既醉止與此是曰既醉曰者斷絕更生事之辭言醉而復益醉也上言僊僊是舞之形貌猶能自正僛僛則不能自正傞傞則非徒不正又不能止爲差降也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　立酒之監佐酒之史箋云凡此者凡此時天下之人也飲酒於有醉者有不醉者則立監使視之又助以史使督酒欲令皆醉也彼醉則已不善人所非惡反復取未醉者恥罰之言此者疾之也○令力呈反惡烏路反　**式勿從謂無俾大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　箋云式讀曰慝勿猶無也俾使由從也武公見時人多說醉者之狀或以取怨致讎故爲設禁醉者有過惡女无就而謂之也當防護之無使顛仆至於怠慢也其所陳說非所當說無爲人說之也亦無從而行之也亦無以語人也皆爲其聞之將恚怒也○式徐云毛如字又云用也鄭讀作慝他得反惡也大音泰徐勑佐反語魚據反又如字故爲于僞反下同顛都田反本作傎仆何音赴一音蒲北反說文云頓也語魚據反恚一瑞反怒也　**由醉之言俾出童羖**　羖羊不童也箋云女從行醉者之言使女出無角之羖羊脅以無然之物使戒深也羖羊之性牝牡有角○出如字徐尺遂反羖音古脅許業反　**三爵不識矧敢多又**　箋云矧況又復也當言我於此醉者飲三爵之不知況能知其多復飲乎三爵者獻也酬也酢也○矧失忍反

【疏】凡此至多又○毛以爲言王燕失所故天下化之凡此天下之人聚共飲酒初時或有醉者或有不醉者復設法以逼之既立酒之監或復佐之爲史令催不醉之人亦使醉也彼醉者則已不善爲人所非惡不醉者此監與史反恥而罰之是使小大盡醉舉坐皆猶狂也俗既然矣武公無如之何故禁戒時人無令相說言用此醉時勿得從而謂之以言其醉狀又當防護醉者無使顛仆大至怠慢汝之所陳說者非所當言勿爲人言而又當自善非得見彼皆然遂從而行之亦勿以彼惡行而語他人以人姓諱短聞將恚怒故教之言教之猶恐不從故又脅以重禁汝若從醉者之後言其過失我則使汝出童首無角之羖羊脅其無然之物欲使息也既禁其勿言恐人問之不已又教之云人若問汝彼醉之狀汝當云我於此醉者三爵之時已自不識知況敢能知其多而復飲乎但以此荅彼問自息將愼其已然而爲之立大法也○鄭唯以式爲慝謂見醉者之過惡無就而謂之餘同○傳立酒之監佐酒之史○正義曰毛以經直云立監佐史不知是何監何史贊其不足故言酒也立監是衆所推舉佐史是彼自佐之故立文不同此刺其立酒之監燕禮鄉射並立司正鄉射注云解倦失禮者立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卽引詩云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則祇法自當立監此刺者彼則監其失禮此乃督之使醉名同而實異以其俱是監察故鄭於鄉射引此耳○箋式讀曰慝○正義曰以上文未有醉惡之事而云勿從謂之故以式爲慝訓之爲惡毛不爲

傳但毛無改字之理必不與鄭同王肅云用其醉時勿從而謂之傳意當然也○箋當言至酢酬○正義曰何知非已自飲之而云彼醉者飲三爵者以問彼之狀宜以彼飲荅之且言矧敢多又是不敢知他之辭故知三爵者亦他飲也禮有獻酢與旅酬及無筭爵旅與無筭不止三爵而已故知三爵是獻也酢也酬也若然禮主人獻賓賓飲而又酢主人主人飲而又酌以酬賓賓則奠之而不舉則賓主皆不飲三爵矣而指獻酢酬爲三爵者言於飲三爵禮之時非謂人飲三爵也

賓之初筵五章章十四句

甫田之什十篇三十九章二百九十六句

毛詩注疏挍勘記（十四之三）

○青蠅

詩人喻善使惡 閩本明監本毛本詩作讒案所改是也

○賓之初筵

飲酒時情態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淫液下云飲酒時情態也正義云定本集注態下皆無出字標起止云至情態當是合併時不知正義本有出而删之耳考二章箋云至於旅酬而小人之態出當以有者爲長

卒章無君臣淫泆之事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泆作液案所改是也以下皆當作液

和旨酒調美也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酒作猶考文古本同案猶字是也

下章言烝衎烈祖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烈誤列 其非祭與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其非祭與音餘本作乎又作也並非考正義云故破之云云其非祭乎是其本作乎標起止云至祭與當是後改

我以此求爵女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正義云故云發矢之時各心競云我以此求汝爵是其本作女爵考文古本有女字采正義但又以句末女字别屬下爵讀非也 公外席賓列自西階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外字列字皆升字之誤山井鼎引儀禮元文公升下有即字乃正義引不備耳 是將祭

再爲射禮澤宮言習射則未是正射射於射宮乃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上射至下宮剜添者二字此當云正射於射宮乃行句首仍脫一正字 傳言加籩豆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豆字當衍 淩茨栗脯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芡誤茨是也 皆實之於豆實謂菹醢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實上浦鏜云當脫故云豆三字是也 不忘上下相犯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鄉射記註下作不誤也不是今本儀禮譌字耳

正鵠皆鳥之捷點者也閩本明監本毛本捷誤棲案山井鼎云點恐黠誤是也今大射注作黠不誤 衆耦正謂王之六耦之外衆耦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六耦下當脫非謂六耦四字是也 又引爾雅云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爾當作小此在孔叢小雅廣物 司射命設封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大射禮封作豐浦鏜云豐誤封是也正義下文皆作豐

卒爵者酌之以其所尊小字本相臺本同案當作酌以之其所尊倒者誤正義云故云酌之獻其所尊以義言之耳考文古本其上有獻字采正義而爲之 又無次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人無次也一本人作又正義云以旅末故并無次序也當是其本作又而以并釋之也

郊特牲文以人死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也字當在文字下 其相去亦幾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亦當作無 有孝子之人君耳○箋任至心○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有至下。剜添者二字此當云箋壬任至歡心仍脫二字 採其美物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採作采案采字是也 故知陳天下諸侯獻之禮陳於庭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侯下脫所字是也知下陳字衍 次若今更衣帳張席爲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彼注作次若今時更衣處帳張席爲之之非也正義無時字處字引不備耳又今大射注帳張席作張幃席 又曰舉奠洗爵入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酌誤爵以特牲考之浦校是也 少牢無嗣子舉奠之事特牲注云大夫之嗣子無舉首

奠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上𠛬至下子剜添者二字山井鼎云特牲注無作不無首字浦鏜云首行字是也故云其登引餕獻受爵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引字應刪是也不直引文王世子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引文王剜添者一字此因初刻引字錯入上文而然也但上仍未刪耳以特牲少牢饋食禮言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少牢二字衍是也注云大夫三獻而禮成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夫下浦鏜云驗士字是也

遷徙屢數也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無也字案無者誤也

僛僛舞不能自正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注本正或作止又云此宜為正正義本是正字考文古本作止采釋文

彼醉則已不善小字本相臺本同案六經正誤云彼醉則已不善作已誤此毛居正誤改也箋意已字與下復字相對無取於已之義

匪由勿語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段玉裁云觀箋亦無從而行之也鄭時經文作勿由勿語詳見詩經小學今考正義云非得見彼皆然遂從而行之是正義本已如此唐石經所自出也

鄭唯以式為惡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慝誤惡是也

皇清嘉慶二十年重栞
宋本用[illegible]藏本校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之十四（十四之三）

魚藻之什詁訓傳第二十二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魚藻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萬物失其性者王政教衰陰陽不和羣生不得其所也將不能以自樂言必自是有危亡之禍。藻音早鎬胡老反樂音洛篇內雅注八音之樂一字音岳餘並同

疏魚藻三章章四句至武王焉。正義曰作魚藻詩者刺幽王也言時王政既衰致令天下萬物失其生育之性而不得其所由此王居鎬京將有危亡之禍將不能以自燕樂故詩人君子覩微知著思古之武王焉以武王之時萬物得所能以自樂今萬物失性禍亂將起不以為憂亦安而自樂故作此魚藻之詩陳武王之樂反以刺之幽王之詩思古多矣皆不陳武王此獨言之者此言將喪鎬京其居鎬京武王為始刺王將喪其業故特陳武王也既言思古故反經以序之萬物失其性經三章上二句是也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三章下二句是也。箋萬物至之禍。正義曰言萬物所以失其性者由王政既衰以致陰陽不和水旱蟲災死喪疫病害加草木殃及飛走羣衆生長之物悉皆不得其所是萬物失其性也羣生不得其所易乾鑿度文將者未至之辭故云言必自是有危亡之禍謂從是得禍不復更能與也

魚在在藻有頒其首頒大首貌魚以依蒲藻為得其性箋云藻水草也魚之依水草猶人之依明王也明王之時魚何所處乎處於藻既得其性則肥充其首頒然此時人物皆得其所正言魚者以潛逃之類信其著見。頒符云反說文同韓詩云衆貌見賢遍反王在在鎬豈樂飲酒箋云豈亦樂也天下平安萬物得其性武王何所處乎處於鎬京樂八音之樂與羣臣飲酒而已今幽王惑於褒姒萬物失其性方有危亡之禍而亦豈樂飲酒於鎬京而無悛心故以此刺焉。豈本亦作愷同苦在反樂也下同悛七全反改也洗又七旬反

疏魚在至飲酒。正義曰言明王之時魚何所在乎在於藻也然藻者是水中之草乃是魚之常處既得其性故能肥充有頒然其大首也魚之潛逃尚得其性則水陸之物莫不盡然是萬物皆得其所矣既萬物得所天下無事爾時武王何所在乎在於鎬京樂此八音之樂與羣臣飲酒而已今幽王方有危亡之禍將以喪滅鎬京反亦愷樂飲酒故刺之。傳頒大至其性。正義曰釋詁云墳大也頒與墳字雖異音義同以序言萬物失其性則

在藻依蒲爲得性也故探下章而揔之云魚以依蒲藻爲得其性。箋魚之至著見。正義曰物之潛隱莫過魚顯見者莫過人經舉潛逃箋舉著見則萬物盡該之矣故以人類之魚之依水草猶人之依明王變武王言明王者見人之所依取其明也又言人物者物卽魚也

魚在在藻有莘其尾莘長貌。莘所巾反王在在鎬飲酒樂豈

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箋云那安貌天下平安王無四方之虞故其居處那然安也。那乃多反王多也

疏箋那安至然安。正義曰那然爲安之狀故那安貌也無四方之虞昭四年左傳文

魚藻三章章四句

采菽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幽王徵會諸侯爲合義兵征討有罪既往而無之是於義事不信也君子見其如此知其後必見攻伐將無救也。菽本亦作叔侮亡甫反朝直遙反篇內皆同數色角反音朔爲于僞反

疏采菽五章章八句至思古焉。正義曰作采菽詩者刺幽王也以幽王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徵召而會聚之而無誠信之義事無故召之而無信義後若實有義事將召而不來詩人見其徵知其著而思古昔明王焉故作采菽之詩言古之明王能敬待諸侯錫命以禮反以刺幽王也序皆反經爲義侮慢諸侯首章上二句是也不能錫命以禮首章下四句是也其餘皆是錫命之事序揔而略之君子見微而思古敘其作詩之意於經無所當也。箋幽王至無救。正義曰天子之會諸侯必爲四方有不順服者將征討之乃會以爲謀焉不然不會之也今幽王徵會諸侯若爲合會義兵以征討有罪者故諸侯聞其召而皆會既而無此征討之義事是於義事不信故言無信義也以寇徵之而實無寇後實有寇徵將不來君子見其如此其後必見攻伐將無救之事未然而已知之是見微也易曰幾者動之微君子見幾而作是君子皆見微也周本紀曰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幽王爲烽燧大鼓有寇至則舉烽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欲悅之數舉烽火其後不信益不至幽王之廢申后去大子申侯怒乃與繒西夷犬戎其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盡取周賂而去是義事不信見伐無救之事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興也菽所以芼大牢而待君子也羊則苦豕則薇箋云菽大豆也采之者采其葉以爲藿三牲牛羊豕芼以藿王饗賓客有生俎乃用鉶羹故使采之。筐音匡筥音舉芼亡報反薇音微藿火郭反鉶音刑羮古衡反君

予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君子謂諸侯也箋云賜諸侯以車馬言雖無予之尚以爲薄。乘繩證反下注車乘驂乘皆同又何予之玄袞及黼玄袞卷龍也白與黑謂之黼箋云及與也玄袞玄衣而畫以卷龍也黼黼黻謂絺衣也諸公之服自袞冕而下侯伯自鷩冕而下子男自毳冕而下王之賜維用有文章者。袞古本反玄袞冕服黼音斧徐又音補卷眷勉反下同本又作袞黻音弗絺知里反本又作黹同雉知反鷩必滅反冕也毳尺銳反【疏】及黼。

毛以爲言古之明王待諸侯使人采此菽藿得菽藿則筐盛之筥盛之以爲牛汁之芼筐筥所以受所采之菜以與牢禮所以待來朝諸侯故於此君子諸侯之來朝也乃云有何物而當錫予之乎於時雖爲無可予之尚與之路車及所乘之駟馬其車馬之外又以何物予之又以玄衣而畫以袞龍下及絺冕之黼裳言無予之尚得車馬袞黼今王何以反侮慢之曾無錫命之禮乎故刺之。鄭唯以不與爲異其文義則同。傳與也至則薇。正義曰傳既言羊則苦豕則薇則菽不摠芼三牲而言菽所以芼太牢者舉牛之芼則羊豕之苦薇從之可知故云太牢以摠之公食禮云鉶芼牛藿羊苦豕薇皆有滑注云藿豆葉也苦苦荼也滑堇荁之屬是也王述毛云筐筥受所采之菜牢禮所以待來朝諸侯。箋菽大豆至采之。正義曰以菽各指大豆之體而言采故云采其葉以爲藿言三牲牛羊豕者傳解言大牢之意明舉菽以見三牲牛不獨爲大牢也定本三牲之下無牛羊豕字王饗賓客則有牛俎謂以鼎煑牛取其骨體置之於俎其汁則芼之以藿調以鹹酸乃盛之於鉶謂之鉶羹故言乃用鉶羹也即公食記鉶芼是也以草菜地之毛故謂之芼地官牛人云凡賓客之事共其牢禮積膳之牛又云饗食賓射共其膳羞之牛注引燕禮膳宰設折俎王之膳羞亦猶此知王饗賓客則有牛俎也彼食亦供牛獨云饗者以饗爲尊且舉饗而食可知矣。箋賜諸侯至爲薄。正義曰諸侯來朝而得車馬之賜是於禮事足矣而言雖無予之是古者明王其意猶以爲薄箋深駮今王薄亦不爲也其雖無予之言通及玄袞及黼爲文但以車服之別故分言之耳覲禮曰天子賜諸侯氏以車服注云賜車者同姓以金路異姓以象路服則袞也鷩也毳也是服同賜之矣。傳玄袞至之黼。正義曰玉藻云龍卷以祭卽卷龍也白與黑謂之黼冬官繢人文。箋玄袞至章者。正義曰傳雖云玄袞卷龍而義未明故申之玄袞者玄衣而畫以袞龍玉藻注云龍袞畫龍於衣卷字或作袞然則以龍首卷然謂之袞龍袞是龍之狀也黼黼黻者引類以明之非黼黻爲一也謂絺衣絺謂刺之言此黼黻絺刺之於衣袞黼之在衣也袞則畫之黼則刺之故言謂絺衣以對袞畫衣故也絺在裳言衣者衣總名也諸公之服自袞冕而下侯伯自鷩冕而下子男自毳冕而下皆春官司服職文引之者明袞黼非一衣君子摠諸侯也故彼注云九章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爲繢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

黻皆絺以爲繡則衮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
毳畫虎蜼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絺衣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玄
冕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之玄焉凡冕服皆玄衣纁裳由此言毳冕絺冕其裳皆以黼
爲首唯玄冕無文耳言子男自毳冕而下則逼及絺冕此黼宜絺冕之裳矣箋言謂絺衣者自
取絺繡之義非謂冕名但差失偶同耳裁以爲衣舉衮裳舉黼正是衮冕之服知不然者以經
言及則非一之辭又君子來朝非獨上公一人何得獨言衮龍之衣乎故知黼文下及絺冕之
裳也賜法下不得兼上而上得兼下則五等所賜下皆及於絺冕矣所以獨言衮黼不及玄冕
者鄭卽解之云王之賜服唯用有文章故也案終南美秦襄公之受顯服云黻衣繡裳是得玄
冕也又曰錦衣狐裘是得皮弁服也然則天子之賜諸侯無文亦賜之言王賜唯用有文章者
解詩人特舉衮黼之意諸侯之得王賜以有文章者爲榮故詩人言王之賜服唯用有文章者
言之故其辭不及玄冕此解作者之意耳非謂玄
冕以下王不賜之且作者黼亦取與莒馬爲韻也

觱沸檻泉言采其芹 觱沸泉出貌檻泉正出也箋云言我
也芹菜也可以爲菹亦所用待君子也我使采其水中芹者尚絜清也周禮芹菹鴈醢○觱音
必沸音弗檻泉銜覽反徐下斬反爾雅云正出涌出也芹巨斤反菹側魚反清如字一音才性
反○

君子來朝言觀其旂其旂淠淠鸞聲嘒嘒載驂載駟君子所届 淠淠動也嘒嘒中節
也箋云届極也諸侯來朝王使人迎之因觀其衣服車乘之威儀所以爲敬且省禍福也諸侯
將朝于王則驂乘乘四馬而往此之服飾君子法制之極也言其尊而王今不尊也○旂巨機
反淠匹弊反徐孚蓋反又芳計反嘒呼惠反驂七南反騑馬曰驂駟音四届音界中丁仲反諸
侯將朝于王一本無于字皆以王字絕句一讀諸侯將朝絕句以王字下屬乘乘上音承證反
下音繩○

疏 觱沸至所届○毛以爲觱沸然者是正出之檻泉我明王使人於此水中采其芹菜
以爲菹以待諸侯以與富有者是王家之府藏我明王使人於此府中取其財貨以
爲車服以賜諸侯其君子諸侯至來朝之時我明王又使人迎之因觀其車服旌旂其此君子
車服旌旂則淠淠然動得宜其車馬鸞鈴之聲又嘒嘒然鳴中節至於將朝王於是親自驂騑
則乘四馬而往迎之未來則采菽爲菹以待之既來則乃使人在塗迎之既朝王則驂駟而見
之是故明王於諸侯其所尊敬法制之極今王何以不尊乎○鄭唯以不與爲異○傳觱沸至
正出○正義曰以觱沸連檻泉言之故知泉出貌釋水云檻泉正出正出涌出也李巡曰水泉
從下上出曰涌泉此章毛傳興事不明正以上章類之知此必爲興王肅云泉水有芹而人得
采焉王者有道而諸侯法焉觀此上下止言王者之待諸侯不美王者與諸侯作法肅輙言之
恐非毛旨必欲爲興不知以興車服賞賜故別爲毛說焉○箋芹菜至鴈醢○正義曰上章菽

芼美則此芹亦食之故知芹菜可以爲菹亦所以待君子也以菽爲牛之芼言菽見其有牛俎泉是芹所出言泉見其芹絜清不謂非泉即不絜也周禮芹菹鴈醢者醢人云加豆之實芹菹兎醢箈菹鴈醢是也彼鴈醢與芹菹別文而連引之者因其尙絜清芹鴈俱是水物故連言之○箋諸侯至不尊○正義曰上言采其芹爲我明王則此言觀其旂亦爲我明王故云王使迎之也此陳王尊諸侯既使人迎之又自親迎因見諸侯車服之得禮故言其旂鸞之事與下章相首引是一文而有二意故云因觀其衣服車乘之威儀也此直有車乘而兼云衣服者逆探下章是相互之意明皆因迎而觀之耳言觀則人迎可知案覲禮去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注云郊謂近郊去王城五十里小行人職曰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則郊勞者大行人也書傳畧曰天子太子十八曰孟侯孟侯者於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則小行人迎於畿大行人迎於郊此直云迎理兼於此也又解所以必使迎而觀其威儀者迎之所以爲敬觀之且以省察其禍福也成十四年左傳曰古之爲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彼雖云饗理可相通故箋據而言之以諸侯至當行朝禮故言將朝於是王則驂乘駟馬而往迎之知驂駟非諸侯之物者以上云言采其芹又曰言觀其旂皆王於諸侯之事既言旂鸞乃云載驂載駟故知非諸侯所乘明王所乘以往也夏官齊僕云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各以其等爲車送逆之節注云謂王乘車迎賓客上公九十步侯伯七十步子男五十步是也又言此服飾君子法制之極者謂古者明王待君子諸侯法制所爲之至極言其可尊而今王不尊故刺之○

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紓天子所予

諸侯赤芾邪幅幅偪也所以自偪束也紓緩也箋云芾大古蔽膝之象也冕服謂之芾其他服謂之韠以韋爲之其制上廣一尺下廣二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脛本曰股邪幅如今行縢也偪束其脛自足至膝故曰在下彼與人交接自偪束如此則非有解怠紓緩之心天子以是故賜予之○芾音弗股音古邪似嗟反注同幅音福紓音舒予音與偪彼力反大音泰韠音必廣光曠反下同長值亮反脛胡定反縢徒登反解古賣反

樂只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

申重也箋云只之言是也古者天子賜諸侯也以禮樂樂之乃後命予之也天子賜之神則以福祿申重之所謂人謀鬼謀也刺今王不然○樂只上音洛下音止重直用反下同樂樂上音岳下音洛

疏 赤芾至申之○正義曰言古之諸侯非直鸞旂有禮又服赤芾在於股又著邪幅在於股之下而當膝彼古之諸侯與人交接服芾著幅自偪束如此則非有解怠舒緩之心天子由是之故所以賜予之車馬衣服也以諸侯偪束如此故又以禮樂樂是君子諸侯天子乃命予之以禮樂樂是君子諸侯則神又以福祿申重之古之王者命賜諸侯如此今王不能然故刺之○傳諸侯至偪束○正義曰以赤芾對朱爲異故云諸侯赤芾也桓二年左傳曰帶裳幅舄內則亦單云

偪則此服名偪而已杜鄭皆云今之行縢然則邪纏於足謂之邪幅故傳辨之云邪幅正是偪
也名曰偪者所以自偪束也○箋芾太古至予之○正義曰箋本其有芾之由故言太古蔽膝
之象易乾鑿度注云古者田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猶存
其蔽前者重古道不忘本是亦說芾之元由也繫辭云包犧氏之王天下作結繩而爲網罟以
佃以漁則佃漁而食伏犧時也禮運曰飲其血茹其毛衣其羽皮是因衣其皮也以人情而論
在前爲形體之褻宜所先蔽故先知蔽前後知蔽後且服芾於前明是重其先蔽而存之也禮
運又曰後聖有作治其絲麻以爲布帛繫辭又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則易之以布帛
自黃帝以後推此則太古蔽膝伏犧時也後王爲芾象太古之蔽膝故云芾太古蔽膝之象垂
衣裳服布帛必始於黃帝其存此象未知起自何代也明堂位曰有虞氏服韍注云舜始作之
以尊祭服言始尊祭服異其名未必此時始存象也知冕服謂之芾其他服謂之韠者以士之
有爵弁猶大夫以上有冕也士有韎韐猶大夫以上有芾也士冠禮陳服於房中爵弁韎韐皮
弁素韠玄端爵韠雜記云士弁而祭於公即爵弁也士服爵弁以韎韐配之則服冕者以芾配
之故知冕服謂之芾士服皮弁玄端皆服韠是他服謂之韠以冕爲主非冕謂之他也韍韠俱
是蔽膝之象其制則同俱尊祭服異其名耳古者衣皮此存其象故知以韋爲之故禮記玉藻
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上云韠下據以韋結之故知以韋上廣一尺下廣二尺長三尺其頸五
寸肩革帶博二寸此玉藻文也彼論韠此言韍而引之者明此二者色異而制同也又言脛本
曰股者明邪幅在下在服之下古今名異欲以今曉人故云邪幅如今行縢說文云縢緘也名
行縢者言行而緘束之故云偪其脛也又解在下之義故云自足至膝故曰在下因在下之文
從下而上言之故云自足足即脚踧也彼交匪舒文在邪幅之下明非舒之義出於邪幅之下
故云彼與人交接自偪束如此則非有解怠舒緩之心天子以其如此故賜予之言上章所得
車服由諸侯非有舒緩故也此芾幅說諸侯服之而來非天子賜以芾幅也天子所賜之服亦
必有芾幅隨之要此據諸侯自服爲文非天子所賜故云自偪束如此此芾幅之服禮之所制
縱使心實解惰亦將服之而以其服幅即云自偪束者作者欲美其事因其衣服而美之能依
禮不失亦是自偪束矣○箋古者至不然○正義曰古者天子之賜諸侯必設饗禮則以禮作樂
故云以禮樂樂之乃後命予之即上車服是也天子既已賜之神則以福祿申重之謂使之君
臣同心人安國治此則由神祈祐是神申重之以福祿是神祐之辭故知申之者神也以天子
賜之即人謀神又重之即鬼謀故言所謂繫辭也祭統曰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
必賜爵祿於太廟示不敢專也則賜或在廟故神得福之言古能如是以刺今王不然 **維柞**
之枝其葉蓬蓬 蓬蓬盛貌箋云此興也柞之幹猶先祖也枝猶子孫也其葉蓬蓬喻賢才
也正以柞爲興者柞之葉新將生故乃落於地以喻繼世以德相承者明

也。柞子洛反又音昨 木名蓬步公反注同。**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 殿鎮也。殿多見反注同鎮陟
愼反又音珍本作塡 **平平左右亦是率從** 平平辯治也箋云率循也諸侯之有賢才之德能辯治其連屬之國使得其所則連屬之國亦循順之。平婢
延反韓詩作便便云閑雅之貌 疏 維柞至率從。正義曰言維此柞木幹上之有枝條其生葉蓬蓬然茂盛新將生故乃落之於地以葉相承無衰落以興維此諸侯先祖之有子孫其有
才智亦茂盛繼世以德相承無乏絕由其諸侯世賢如此是以古之明王以禮樂樂是君子則
鎮撫天子之邦萬福所同聚而歸之由古者明王尊重之如此故諸侯之有賢才者乃平平然
辯治其連屬左右之國使之得所此連屬之國亦如是相與循順而從之故天下所以安定今
諸侯亦有繼世賢才者王不命賜使之辯治相從以安天子之國也故刺之。傳蓬蓬盛貌。
正義曰述柞葉而言蓬蓬故知是盛貌毛於此章無異鄭之傳故爲同也。箋此興至者明。
正義曰箋以下云樂只君子是上刺君子之美下所樂之故知此宜陳君子諸侯之事枝生於
幹猶子孫生於先祖故云柞之幹猶先祖枝猶子孫也以陳諸侯可樂之美故以其葉蓬蓬喻
賢才木枝莫不生葉正以柞爲興者由柞葉新將生故乃落於地其枝常有葉似前君賢者死
後君賢者生落君常有賢也以詩人舉柞葉相代爲興知其意喻繼世以德相承者明也又天
保云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彼取葉相承爲義故取柞爲興亦然也。傳殿鎮。正義曰軍
行在後曰殿取其鎮重之義故云殿鎮也天子以天下爲家諸侯爲天子守土故樂是諸侯則
得鎮安天子之國也。傳平平辯治。正義曰堯典云平章百姓書傳作辨章則平辨義通而
古今之異耳故云平平辯治服虔云平平辯治不絕之貌則平平是貌狀也。箋諸侯至循順
之。正義曰箋以上云賢才相承故此云諸侯之有賢才之德能辯治連屬之國使得其所也
諸侯來朝其連屬者亦至焉至則亦當賞之不唯連屬之長上獨言其賢才者賞以得賢爲貴
故特舉賢而言不謂連屬小國至而不賞也襄十一年左傳說晉悼公受魏絳之謀先和戎狄
霸功既成以賜魏絳之樂卽引詩云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
同便蕃左右亦是率從雖引詩斷章彼以晉悼爲霸長連屬之國與此同也。**汎汎楊舟紼**
纚維之 紼繂也纚緌也明王能維持諸侯也箋云楊木之舟浮於水上汎汎然東西無所定舟人以紼繫其緌以制行之猶諸侯之治民御之以禮法。汎芳劒反紼音弗爾雅
云紼繂也繂音律纚力馳反韓詩云筰也筰音才各反緌如誰反。**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祿膍之** 葵揆也膍厚也
。葵其維反膍頻尸反韓詩作肶注同 **優哉游哉亦是戾矣** 戾至也箋云戾止也諸侯有盛德者亦優游自安止於是言思不出其位 疏 汎汎至戾矣。

毛以爲汎汎然浮於水上者楊木之舟舟人以紼纚繫而維持之使不得東西也以興居於民上者諸侯之君也明王以礼法約而制禦之使不得違叛也諸侯旣不得違叛供職順命故於來朝明王以禮樂樂是君子諸侯天子於是揆度其功德之多少而命賜之以礼樂樂是君子諸侯又以福祿厚賜之明王旣以賜祿諸侯優饒之哉遊縱之哉明王之德能如此亦如是至美矣古之命賜諸侯所以爲美今王不能然故刺之。鄭云汎汎然浮之於水上者楊木之舟而舟人以紼繫而維持之使有所屬以興國中者諸侯之人而諸侯以礼敎制禦之使有所法中四句與毛同下二句言諸侯旣得賜祿故優柔哉遊息哉亦是於自安止矣而思不出其位無復擾叛今王何以不樂賜賢侯令之治人自安反侮慢不信而令之違叛乎故刺之。傳紼繂至諸侯。正義曰釋水云紼縭維之紼繂也縭緌也孫炎曰繂大索也李巡曰繂竹爲索所以維持舟者郭璞曰緌繫也孫炎曰舟止繫之於樹木戾竹爲大索然則紼訓爲繂繂是大組縭訓爲緌緌又爲繫正謂舟之止息以組繫而維持之以喻明王能維持諸侯定本及集注以毛云紼弗也與爾雅不同。箋楊木至礼法。正義曰箋亦以下樂只君子明此言諸侯可樂故以舟喻人舟人喻諸侯以紼喻礼法也舟人以紼繫舟而制行之喻人亦得依礼法而行不以舟止爲喻。傳葵揆。正義曰釋言文揆者以天子於諸侯命賜有多少或以恩或以功當須揆度多少而與之。箋戾止至其位。正義曰以承上言諸侯能治人以礼法是有盛德者也自安止是思不出其位故引論語以足之襄二十一年左傳叔向引詩云優哉游哉聊以卒歲下句與此不同則所引逸亡此非也鄭亦約彼優游爲居止自安之義故與毛不同

采菽五章章八句

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故作是詩也 好呼報反 疏 角弓八章章四句至是詩。正義曰角弓詩者王之宗族父兄所作以刺幽王也以王不親九族之骨肉而好讒佞之人令骨肉之內自相憎怨使人傚之故父兄作此角弓之詩以刺之也此經八章上二章言王當親九族是爲不親而發言也旣不親九族則疏遠賢者自然而好讒佞事勢所宜言於文無所當也骨肉相怨卽三章四章是也由其相怨故五章本其王慢族親宜燕食之事卽亦不親九族之經矣旣相怨不親是上敎之失故下三章言其可敎而反之無使爲驕如蠻如髦也

騂騂角弓翩其反矣 興也騂騂調利也不善紲檠巧用則翩然而反箋云興者喻王與九族不以恩礼御待之則使之多怨也。騂息營反沈又苦營反說文作弲音火全反翩匹然反紲息列反弓鞁也檠音景弓匣也說文云榜也謂輔也 **兄弟**

昏姻無胥遠矣箋云胥相也骨肉之親當相親信無相疏遠相疏遠則以親親之望易以。【疏】騂騂至遠矣。正義曰以王不親九族故先述御待之難言騂騂然調利者角弓此角弓雖則調利當善用之若不善置細檠而巧用之則翩然而其體反房矣是用角弓之難也以與和順者宗族也此宗族雖則和順當善待之若不善設食燕而恩御之則亦憤然而其心怨恨矣是待宗族之難也下二句義具在箋。傳騂騂至而反。正義曰騂騂文連角弓卽是角弓之狀也故云調利也既巳調利復云翩其反矣不善用之可知故言不善紲檠巧用。翩然而則反矣冬官弓人以六材爲弓謂幹角筋膠絲漆也又曰角之中恒當弓之隈杜子春云隈謂弓之淵角之中央與淵相當如彼文弓有用角之處不得卽名角弓此言角弓蓋別有角弓如今北狄所用者於古亦應有之但弓人所不載耳今北狄角弓弛則體反若不紲檠則不復任用也檠者藏弓定體之器謂未成弓時內於檠中此弓巳調利而言檠者蓋用訖內於竹閉之中恐損其體亦謂之檠紲卽緄縢也傳言巧用明是既巳成弓非未定體也故知檠義爲然不以恩礼御待定本待作侍。箋骨肉至成怨。正義曰骨肉謂族親也以其父祖上世同稟血氣而生如骨肉之相附陏謂之骨肉然則骨肉唯謂同姓耳此經兼言昏姻箋通言骨肉者以昏姻之親與宗族同頍弁云兄弟甥舅連言之是其同也孟子云兄弟關弓而射我我則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其親親之也是親親之望易以成怨。

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傚矣箋云爾女女幽王也胥皆也言王女不親骨肉則天下之人皆如之見女之敎令無善無惡所尚者天下之人皆學之言上之化下不可不愼。傚戶敎反【疏】箋爾女至胥皆。正義曰以言人傚之故知汝幽王也上章胥爲相此章胥爲皆者胥相皆並釋詁文也上以王於族親故爲相於之辭此言天下之人非一故爲皆觀文之勢而爲訓也。

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瘉綽綽寬也裕饒瘉病也箋云令善也。綽處若反寬大也裕羊樹反瘉羊主反【疏】此令至爲瘉。正義曰上言人隨上化此又申言須化之由以人性有善惡其不善者須化之故言天下若此令善之人於兄弟恩義相與綽綽然有饒裕也其不善之人於兄弟則無恩義唯交更相詬病而已是天下善人少惡人多惡人相病須上化之故欲令王教之。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箋云良善也民之意不獲當反責之於身思彼所以然者而怨之無善心之人則徙居一處怨恚之。處昌慮反恚一瑞反。

受爵不讓至于巳斯亡爵祿不以相讓故怨禍及之比周而黨愈少鄙爭而名愈辱求安而身愈危箋云斯此也。比毗志反鄙爭爭鬭之爭。【疏】民之至斯亡。正義曰上既言惡人兄弟相病此又申而成之言天下之人無善心也不但於兄弟相病又不能反之於己以情相恕徙然相怨於一方彼非可怨而怨之是小人之愚惑也此言無良之人

不但遥則相怨又對面則受其官爵不以相讓由此為彼所怨至於己身以此而致滅亡是不教
之大禍也王何不親宗族以化之乎章首先言人之無良乃云相怨一方并受爵不讓皆是無良
之行末言至於己斯亡以此二事而至亡也以人初不善兄弟又於外遥則相怨爵則不讓由此
以亡○箋民之至怨恚○正義曰欲解無良之意先言良事以反之言人之善者其意有所不得
於彼心則當反而求之於己身思彼所以於我而然者而以情恕之不即相怨也其無善心之人
有不獲於彼則徒居一方而相怨恚徒空也彼不可怨而怨之是空也○傳爵祿至愈危○正義
曰由爵不讓彼而為彼所怨是以禍及於己王制云使以德爵以功則己有功德當自受之而必
須讓者以凡稟血氣皆有爭心在上者可量功校能受之者當先人後己故禮設辭讓之法禮記
曰爵祿可辭又曰爵位相先文王之朝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舜命羣官禹讓稷契之類皆先
聖典謨有相讓之法也論語注云士辭位不辭祿言爵祿可辭者以辭爵則祿亦辭之可知故并
言之傳又因述不可讓之意為阿黨比周而望黨援者而其黨愈益少也以人與正不與枉故曲
比者黨少也為鄙耻之爭而望榮名者而其名愈益辱也以鄙爭可耻故名辱也苟望求安於己
而危他人者而其身愈益危也人各求安則彼以危己故身危也然則求
黨求名在於不爭求安在於不安是猶求爵在於讓爵故言此以類之○

老馬反為駒不顧其後

已老矣而孩童慢之箋云此喻幽王見老人反侮慢之遇之如幼稚不自顧念後
至年老人之遇己亦將然○駒音拘孩本作咳戶才反許慎云小兒笑也稺音稚

如食宜。饇如酌孔取

饇飽也箋云王如食老者則宜令之飽如飲老者則當孔取孔取謂度其所
勝多少凡器之孔其量大小不同老者氣力弱故取義焉王有族食族燕之
禮○食音嗣注同宜如字本作儀注同韓詩云儀我也饇於據反徐又於
具反取如字沈又音娶令力呈反飲於鴆反度待洛反勝音升量音亮○

【疏】老馬至孔取○正
義曰此又言王之
不怨言老馬反為駒而用之猶王於老人反為童而遇之王慢老如是則為不復自顧其後已至
年老人之遇己亦將然是猶王之不怨故天下傚之皆無良相怨也因教王尊老之宜言王如食
老者之食則宜令之飽而已如酌老者之酒則當如孔之有取孔者器中之所受也器之所受有
大小滿則止猶老者所勝有多少亦足則停是王於老者當節敬如是今王何以不然而反慢之
○傳已老至慢之○正義曰此經舉馬以喻人故言已老矣而孩童慢之說文云咳小兒笑也內
則云子生三月父咳而名之謂指其頤下令之笑而為之名此言咳童慢之亦當然也此詩刺王
不親九族所以偏言老者以老是王者所宜貴故祭義曰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其年
者況其宗族之老人乎故九族不宜慢之○箋王如至之禮○正義曰王如食老者食則令之飽
謂有嘉味勸助之也經言酌當酌酒以與人是飲之酒也食則苦其不飽酒則唯恐過度故食言
宜饇酒言孔取孔取謂器中空虛受物之處老子所謂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也以比於

老人所勝氣力多少是如孔之取也言王有族食族燕之禮者解經所以有食酌之事則族食酌卽族燕矣以食禮無飲燕法無食故如二事也王於宗族大事亦有饗但經所不言食燕可以兼之也大宗伯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文王世子曰若公與族人燕則以異姓爲賓膳宰爲主人族食世降一等大傳云綴之以食而弗殊是王有族食族燕之禮也鄭知孔非物所由出言凡器之孔者以物所由出之孔於人飲酒容受之喻不宜又若一禮不可以喻多少故爲凡器之孔老子云孔德之容唯道是從亦謂器之受實爲孔也○

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 猱猨屬塗泥附著也箋云毋禁辭猱之性善登木若教使其爲之必也附木桴也塗之性善者若以塗附其著亦必也以喻人之心皆有仁義教之則進

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 徽美也箋云猷道也君子有美道以得聲譽則小人亦樂與之而自連屬焉今無良之人相怨王不教之

疏 毋教至與屬○毛以爲上言小人敎上之化無良相怨此又言可反之使善王宜教之言王之不教小人如人之禁彼云無得教猱之升不若教之升木則如以塗泥塗物必附著也何者猱之性善登木今教之使登必能登木矣又喻塗之性善附著以之塗物必著矣以與王自不教小人以仁義者若教小人以仁義則必從矣何者以人性皆有仁義因其性而道之故教之必從也又言小人所以易教者以君子之人有美道以得聲譽小人則慕樂之美其榮名欲得與之而自連屬也是天下之人皆樂善而棄惡但無人啓教耳王何不教之乎鄭唯以附爲木桴言以塗泥塗木桴則易著餘同○傳猱猨至附著○正義曰猱則猿之輩屬非猨也陸機疏云猱彌猴也楚人謂之沐猴老者爲玃長臂者爲猨猨之白腎者爲獑胡獑胡猨駿捷於彌猴然則猱猨其類大同故樂記注云猨彌猴也是其類故也傳言附著也是訓附爲著故王肅云教猱升木必也如以塗之必著○箋毋禁至則進○正義曰說文云毋止之也從女象有好之者言止其好而稱毋故毋爲禁辭以猱升木類之則附爲有形之物不得爲著故易傳以塗之易著必是物之蹤者故爲木桴桴謂木表之麤皮也以猱之性善登木泥之性善著物因其所善而教用之故言必也以顧下小人與屬故知喻人心皆有仁義教之則進此章先言人心易教王不教之下章乃言其樂善故言毋爲禁止之意言小人之易教故反辭以體之非禁王不聽教小人孫毓難鄭云若喻人心皆有仁義教之則進何爲禁之而云毋乎是未得立言之意耳

雨雪瀌瀌見晛曰消 晛日氣也箋云雨雪之盛瀌瀌然至日將出其氣始見人則皆稱曰雪今消釋矣喻小人雖多王若欲與善政則天下聞之莫不曰小人今誅滅矣其所以然者人心皆樂善王不啓教之○雨于付反注及下同瀌符嬌反徐符彪反又方苗反雪盛貌見如字下文同韓詩作曣音於見反云曣見日出也晛乃見反曰音越下同韓詩作聿劉向同始見賢遍反又如字

莫肯下遺式居婁驕 箋云莫無也遺讀曰隨式用也婁斂也今王不以善政啓小人之心

則無肯謙虛以禮相卑下先人而後己用此自居處斂其驕慢之過者○下遐嫁反注卑下同
又如字遺王申毛如字鄭讀曰隨婁王力住反數也徐云鄭音樓斂也爾雅云裒鳩樓聚也沈
力俱反 疏 雨雪至婁驕○毛以爲上言人心易進此言易化之事言天之雨下此雪雖瀌瀌然而盛
至於見天晛然之日氣人皆稱之曰此雪今消釋矣以與小人雖皆行此惡之甚至於
見王之善政人皆言之曰小人今誅滅矣人惡小人而欲滅之是其心皆好善矣王何不教之
乎必須教之者以此小人皆爲惡行莫肯自卑下而遺去其惡心者用此之故其與人居處數
爲驕慢之行故須化之鄭唯以下二句爲異言小人不爲王所啓教故莫肯自謙虛以禮相卑
下隨從於人者又無用此卑下隨從行自居處婁斂其驕慢之過者由王不教使然欲王教之
也此莫肯之文并統下句爲義○傳晛日氣○正義曰說文云晛日見也此詩之意言雪見之
而消消雪者日也序又從日故知晛是日氣也○箋雨雪至教之○正義曰以曰者人言之辭
若日出則雪消不復須言矣明言者於日未出而言之故知至日將出其氣始見人則皆稱之
曰雪今消釋矣以瀌瀌雪之盛貌故知喻小人之多也以日將出以比王政則王未有政故言
王若與善政則天下聞之莫不皆曰小人今誅滅矣以雪比小人日能消雪故喻王誅小人也
論語曰子爲政焉用殺而言誅小人者以王與政則天下有賞有罰天下喜王爲善而言小人
誅滅見疾惡之情深有樂善之意耳非即盡誅滅之也此上成猱升木之事欲王之教人故言
人心皆樂善王何不啓教之乎○箋遺讀至過者○正義曰箋以遺棄之義不與謙下相類故
讀曰隨隨從於人先人後己以相卑下之義也釋詁云婁斂聚也俱訓爲聚則義得通故云婁
斂也言用此者用此下隨之行自居處收斂其驕慢之過爲敬順謙恭也此二句毛不爲傳但
毛無改字之理又婁之爲數乃常訓也故別爲毛說焉 雨雪浮浮見晛曰流 浮浮猶瀌瀌也流流而去也 如蠻如髦我是用
憂 蠻南蠻也髦夷髦也箋云今小人之行如夷狄而王不能變化之我用是爲大憂也髦西
夷別名武王伐紂其等有八國從焉○髦舊音毛尋毛鄭之意當與尚書同音莫侯反行
下孟反 疏 如蠻至用憂○正義曰言由王不以善政啓小人之心令如南國之蠻如西方之我
髦行如夷狄王不能變我是用爲大憂之欲令王與善政而不能由此以刺之也○傳
蠻南蠻髦夷髦○正義曰爾雅八蠻在南故爲南蠻髦對而言之不在中國故爲夷髦髦雖在
西夷揔名也○箋今小至從焉○正義曰言如以此之是小人之行比如夷狄也傳言夷髦不
辨其方之所在故云西夷之別名知者正以武王伐紂其等有八國從之其中有髳故知在西
方也牧誓曰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又曰逖矣西土之人是西方也彼髳此髦音義同也

角弓八章章四句

菀柳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欲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菀音鬱徐於阮反中丁仲反下注不中同朝直遙反篇內同 疏 菀柳三章章六句至朝事。正義曰經三章毛鄭雖有小異皆以上二章次二句爲暴虐下二句及卒章下二句爲刑罰不中其上二章上二句及卒章上四句言王無美德心無所至言王者不可朝事之意揔三章之義也

有菀者柳不尚息焉興也菀茂木也箋云尚庶幾也有菀然枝葉茂盛之柳行路之人豈有不庶幾欲就之止息乎興者喻王有盛德則天下皆庶幾願往朝焉憂今不然上帝甚蹈無自暱焉蹈動暱近也箋云蹈讀曰悼上帝乎者愬之也今幽王暴虐不可以朝事甚使我心中悼病是以不從而近之釋已所以不朝之意。蹈音悼鄭作悼病也暱女栗反又女筆反徐又乃吉反俾予靖之後予極焉靖治極至也箋云靖謀俾使極誅也假使我朝王王留我使我謀政事王信讒不察功考績後反誅放我是言王刑罰不中不可朝事也。俾必爾反本作卑後皆同極毛如字鄭音棘 疏 有菀至極焉。毛以爲有菀然者枝葉茂盛之柳行路之人見之豈不庶幾就之而息止焉誠欲就之而止息以興有道德茂美之王諸侯見之豈不庶幾往之而朝事今諸侯不往朝王由無美德故也諸侯既不朝王又相戒曰上帝之王甚變動而其心不恒刑罰妄作汝諸侯無得自往親近之若自往親近之必將得罪又恨王者不任已以事言王之有事若使我治之於後則使我更至焉今有事不使我治之動輒加我以罪我所以不欲朝王也。鄭以上二句與毛同言我不欲朝者以王暴逆故訴之于天言上帝乎今幽王行其暴虐不可朝事甚使人心中悼傷我是以無得從而近之由王爲惡故已不欲朝也非直暴虐如是刑罰不中假我朝王王留我有政事使我謀之王信讒不察功考績我雖無罪於後必罪我而誅放焉由此我所以不往朝事之也。箋尚庶至不然。正義曰釋言云庶幾尚也以心所念尚卽是庶幾義相反覆也以行人之欲息於茂蔭似諸侯之顯朝於有德故以茂喻盛德而願往焉反陳古義以刺今故言憂今不然。傳蹈動暱近。正義曰蹈者踐履之名可以蹈善亦可以蹈惡故爲動言王心無恒數變動也故王肅孫毓述毛皆以上帝爲斥王矣暱近釋詁文毛於下章瘵焉病也言王者躁動無常行多逆理無得自往近之則爲王所病與此互相接也。箋蹈讀至之意。正義曰以上言庶幾朝之下句言無自暱焉是其蹈爲惡之狀故讀爲悼言使人心中悼病若蹈履則非惡之狀故易傳也言王無美德下訴其不可朝事於理爲切故以上帝爲天而訴之也序言王者不可朝事故云釋已所以不朝之意。傳靖治極至。正義曰並釋詁文此言王不可朝而云使我治之後我至焉則毛意以爲恨王不使已治事故後不至也此恨王不任已事則居以凶危是又恨王使已皆由王之無常有

事不任之讒任卽加罪是不可朝事。箋靖謀至朝事。正義曰靖謀俾使皆釋詁文極誅釋言文以序云刑罰不中卒章云居以凶矜反以類此則極邁皆罪事故言假使我朝王王留我使謀政事王信讒反誅放我也以凶矜之文與此相類故易傳也

有菀者柳不尚愒焉 愒息也。愒欺例反徐丘麗反 **上帝甚蹈無自瘵焉** 瘵病也箋云瘵接也。瘵側界反鄭音際 **俾予靖之後予邁焉** 箋云邁行也行亦放也春秋傳曰予將行之 疏 箋瘵接。正義曰毛依釋詁云瘵病也鄭以上暱類之讀爲交際之際故言接也。箋邁行至行之。正義曰邁行釋言文以罪而使之行於外故言行亦放也引傳曰予將行之者昭元年左傳文時鄭之大夫游楚有罪子產將放之子大叔者游楚之宗傳曰將行子南子產咨於大叔大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是行爲放之義故引證之也吉大叔之名子南游楚之字。

有鳥高飛亦傅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 箋云傅臻皆至也彼人斥幽王也鳥之高飛極至於天耳幽王之心於何所至乎言其轉側無常人不知其所屆。傅音附 **曷予靖之居以凶矜** 曷害矜危也箋云王何爲使我謀之隨而罪我居我以凶危之地謂四裔也。裔延世反 疏 有鳥至凶矜。毛以爲鳥飛無定之物人心有定之主今鳥有所至人心反無至故以喻之言有鳥高飛謂其終無所至亦至于天而止也今彼人幽王之心于何其所至乎言其心轉側無常人不知其所止乃鳥之不如由此不可朝事也我若朝王王使我治事旋卽罪我故恨王云何由使我治之尋復居處我以凶危之地也使卽罪之是刑罰不中不可朝事也。○鄭唯以靖謀爲異餘同。傳曷害。正義曰傳雖曷爲害亦訓爲何故害澣害否皆爲何也。○箋王何至四裔。正義曰以誅放類之故知凶危是凶危之地謂四方荒裔遠處卽九州之外也文十八年左傳曰投諸四裔以禦魑魅是四裔之文卽羽山東裔崇山南裔三危西裔幽州北裔是也九州之外而言幽州者以州界甚遠六服之外仍有地屬之故繫而言焉

菀柳三章章六句

毛詩注疏挍勘記（十五之二）

○魚藻

有那其居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那字磨改其初刻不可辨或與商頌同見彼下

○采薇

數徵會之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數字磨改其初刻不可辨

采其葉以爲藿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故云采其葉以爲藿釋文以爲藿作音段玉裁云藿當是芼 王饗賓客有生俎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生作牛考文古本同案生字誤也正義可證

傳解言大牢之意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傳解二字當誤倒是也 天子賜諸侯氏以車服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諸衍字是也 是服同賜之矣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是下當有車字 絺衣粉米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刺誤衣是也 裁以爲衣舉衮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裁當或字誤是也

諸侯將朝于王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一本無于字皆以王字絕句一讀諸侯將朝絕句以王字下屬考正義云以諸侯至當行朝禮故言將朝於是王則驂乘四馬而往迎之是正義本無于字讀朝字絕句與一讀同也 不知以與車服賞賜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知當如字誤是也 上章菽芼美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羹誤美是也 箈菹鴈醢 明監本毛本箈誤落閩本不誤○按康成以前正作落菹

邪幅幅偪也所以自偪束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故傳辨之云邪幅正是偪也名曰偪者所以自偪束也是其本作邪幅偪也偪所以自偪束也各本皆誤

俱尊祭服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俱當但字誤是也 此則由神祈祐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祈疑所字譌是也

落君常有賢也 補 毛本落作其案其字是也

優哉游哉 明監本優誤優各本皆不誤 李巡曰韡竹爲索 閩本明監本毛本韡誤繂案依此正義引爾雅并注皆當作韡今作繂者乃依此傳改耳

○角弓

騂騂調利也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利誤和正義中字同釋文騂騂下云調利也本亦或誤今正詳後考證

則以親親之望易以小字本相臺本閩本明監本毛本皆以下有成怨二字案此十行本誤脫　則翩然而其體反房矣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戾誤房是也　翩然而則反矣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則字當在翩字上浦鏜云譌在下是也　閉謂之骨肉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閉當作因形近之譌

綽綽有裕毛本裕誤裕明監本以上皆不誤餘同此

至于已斯亡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已作己案己字是也音紀正義云至於己身以此而致滅亡可證坊記引此詩鄭彼注云以至亡己是鄭義自作己也已誤作巳經注正義中所在多有考六經正誤則宋時固然唐石經二字無誤者餘同此

述不可讓之意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不可下浦鏜云疑脫不字是也　此又申而成之補案成當戒字之譌毛本正作戒　傳又因而孩童慢之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孩本作咳戶才反考正義云此言咳童慢之是其本作咳也　老子所謂埏埴以爲器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挻誤埏是也　如食宜饇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宜如字本作儀注同正義本是宜字　又若一禮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禮當孔字誤是也因禮作礼而致譌耳

若敎使其爲之必也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無之字必下有能字案相臺本誤也沿革例云依疏增一能字考此正義云必能登木矣乃自爲文非其本注有能字也下箋云其注亦必也二必字義同正義引王肅云教猱升木必也又云因其所善而教用之故云必也皆可證沿革例讀正義誤耳

無得敎猱之升不若敎之升木補案不當作木屬上句讀毛本不誤　猱彌猴也補考陸疏彌作獼毛本亦作獼彌字省譌也　故樂

記注云猨獼猴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猨當作獶正義引經籍有用其本書之字而不復言其字異義同者於所易知例如此也今每有爲人因經注不見其字而改去者此其比矣必是物之蹝者補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蹝當作漇誤脫水旁序又從日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序當字字誤是也

此上戍猱升木之事補毛本戍作戒案戒字是也

如西方我髦補案我當是夷之譌傳髦夷髦也可證

○菀柳

菀茂木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菀柳下云木茂也是其本作木茂正義本今無可考

似諸侯之顯朝於有德閩本明監本同毛本顯作願案所改是也

箋云瘵接也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無瘵字案無者誤也○按箋即際之假借也不言讀爲際者省文也

春秋傳曰弖將行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弖作子案弖字誤也○補案正義弖將行之者同子南游楚之子補案子當作字毛本同誤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之十五 十五之二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之十五（十五之二）四七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傷今不復見古人也服謂冠弁衣裳也古者明王時也長民謂凡在民上倡率者也變易無常謂之貳從容謂休燕也休燕猶有常則朝夕明矣壹者專也同也○長張丈反注同貳音二從七容反復扶又反下注同倡率色類反朝夕也遂反

疏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至古人○正義曰都人士詩者周人所作刺其時人所著之服無常也以古者在上長率其民所衣之服不變貳雖從容休燕之處其容貌亦有常不但公朝朝夕而已身自行此以齊正其人則下民皆爲一德謂其德如一與上齊同亦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也傷今不復見古之人故作詩反以刺之周人者謂京師畿內之人此及白華獨言周人者蓋敘者知畿內之人所作其人或微不足錄故言周人以便文無義例也不言刺幽王者此凡在人上服皆無常故下民亦不齊一此刺當時之服無常非指刺王身故序不言刺王然風俗不齊亦王者之過卽亦刺王也服謂在體之衣德謂身之所行德服非一在上衣服有常能使下民一德正謂服有常也抑抑威儀維德之隅由德行有常故服不變既觀其服之不貳知其德之齊一不然則德在於心不可知其一否也經五章皆陳古者有德之人衣服不貳不言長民者敘言人德齊一之由故說長民不貳於經無所常也唯傷今不復見古之人是揔敘五章之義民者兼男女故經有士女之事○傳服謂至同也○正義曰冠弁在首衣裳在身皆是體之所服直云衣服刺無常明其兼之也弁者古冠之大號也冠弁揔謂在首者冕弁之類皆在其中也春官司服云凡田冠弁服謂委貌玄冠爲冠弁對其餘弁冕而立名非揔諸冠與此不同也以傷今而思之故知古者明王時也言長民則與民爲長者皆是故謂凡在人上倡率者謂爲官倡導帥領之人卽邑宰鄉遂之宜言凡語廣雖上及天子諸侯皆是也衣服衆矣當各以其事服之今云衣服不貳明各於其事不得差貳故云變易無常謂之貳也此從容承衣服不貳之下以對之矣明爲私處舉動故知謂休燕閒服之處宜自放縱猶尙有當則朝夕舉動亦有常明矣此休燕有常直謂進退舉動不失常耳卽經所云其容不改之類非據衣服故箋直云猶有常不言服明其非服也壹者齊一之義故爲專也同也言專爲一行服色齊同也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彼彼明王也箋云城郭之域曰都古明王時都人之有士行者冬則衣狐裘黃黃然取溫裕而已其動作容貌既有常吐口言

語又有法度文章疾今奢淫不自責以過差。出如字士行下孟反下文行歸注操行同衣於既反差初賣反又如字。**行歸于周萬民所望** 周忠信也箋云于於也都人之士所行要歸於忠信其餘萬民寡識者咸瞻望而法傚之又疾今不然。望如字協韻音亡。

[疏] 箋城郭至過差。正義曰都者聚居之處故知城郭之域也定本城作域正舉都邑者以都邑之士近政化有道先被其德無道先化其淫此時奢淫巧僞都邑尤甚故舉古之都邑以駮今之都邑也士者男子行成之大稱敘言則民一德是所陳者人也人而言士故知都人之有士行者非爵爲士也月令孟冬天子始裘故知冬則衣狐裘也以古之衣裘其上必有裼衣故知取其溫裕而已礼記緇衣引此詩彼注云黃衣則狐裘大蜡之服也詩人見而說焉以爲大蜡之裘則是有衣裼矣言取溫裕者以注記之時未詳此詩之意以狐裘黃者實大蜡時息民所服服則黃衣故以言焉至此觀經爲解故不與彼同也若然息民之祭服此狐裘則是尊貴之服矣庶人而得服之者彼狐之黃者多黃狐之衣非貴服也息人臘祭服之者於是草木黃落象其時物之色故服之耳郊特牲云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注云言祭以息民服象其時物之色季秋草木黃落是順時而服非同於常祭其實爲輕又不衣裼故庶人所得衣也若然玉藻云犬羊之裘不裼注云質略亦庶人無文飾則庶人止服犬羊此衣狐裘者以禮不下庶人其制不可得曲而盡此言狐裘則庶人得衣狐裘明矣礼云犬羊舉一以言之七月云一之日于貉箋云于貉往搏貉以自爲裘是庶人又以貉裘而礼無明文礼之所記不能盡也七月又云取彼狐狸爲公子裘則非公子不得衣狐裘言庶人狐裘者以狐色不等若狐白非君不服狐青及小而美者則可以供公子而庶人避其文故言于貉若黃狐及麤惡者不廢庶人亦服之且孔子云狐貉之厚以居狐連貉言之貉既庶人所服狐亦服之明矣以庶人服犬羊不裼故此狐裘亦不裼取其溫裕而已或以書傳云古者必有命民得乘飾車駢馬衣文錦彼都人士爲命民故異於其餘庶民知不然者此則思古之服則古之都邑之士則當皆然也下言緇撮不異庶人則狐裘黃黃是庶人所當服矣此思古人之善以刺今人之惡故箋揔之云疾今奢淫不自責以過差也以君子既有其服則常其容以出於言而後爲行故經以此爲文次也。箋都人士至今不然。正義曰以經言万民所望明都人爲人所法傚也知寡識者以明王之時賞不遺才若深識當爲時所用今取法於都人故知寡識者以因前經故言又疾今不然襄十四年左傳引此二句服虔曰逸詩也都人士首章有之礼記注亦言毛氏有之三家則亡今韓詩實無此首章時三家列於學官毛詩不得立故服以爲逸

彼都人士臺笠緇撮 臺所以禦暑笠所以禦雨也緇撮緇布冠也箋云臺夫須也都人之士以臺皮爲笠緇布爲冠古明王之時儉且節也。臺如字爾雅作薹草名笠音立緇側其反撮七活反夫音符本亦作扶。**彼君子女綢直如髮** 密直如髮也箋云彼君子女者謂都人之家女也其

情性密緻操行正直如髮之本末無隆殺也。綢直留反密也致直置反本亦作緻隆俗本作降殺所界反又所側反。**我不見兮我心不說**箋云疾時皆奢淫我不復見今士女之然者心思之而憂也。我不見第二章作不見後三章作弗見一本四章同作不字說音悅 疏 彼都至不說。正義曰言彼明王之時都邑之人有士行者以臺草為笠緇布為冠以撮持其髮是儉而且節此都人之行如是則為君子之人矣彼都人君子之家女其情性密緻操行正直如人之頭髮然其本末無隆殺言其性行終始不變也今既不然士女淫戀我今不復得見古之都人士女德行如是兮由此我心不歡說而憂心思古也。傳臺所至布冠。正義曰臺草名可為笠則一也而傳分之者笠本禦暑故良耜曰其笠伊糾因可以禦雨故傳分之以充二事焉以緇撮為一知臺笠不二矣。箋以臺至且節。正義曰禹貢有島夷卉服彼卉者是草之捴名但島夷居下濕而常服之此臺草之一名亦卉也郊特牲曰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諸侯貢屬焉草笠而至尊野服也則草笠野。人之服是賤者也前裘則冬所衣此笠則夏所用各舉其一而言之以臺皮為笠緇布為冠不用美物故云儉言撮是小撮持其髻而已是且節也鄭知取此義者以上言狐裘卽述其容貌言行此下不述言行故舉其冠笠以表節儉也案郊特牲云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冠而敝之可也注云此重古而冠之耳三代改制齊冠不復用布玉藻云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則此應始冠而敝之今都人以為常服者士以上冠而敝之庶人則雖得服委貌因而冠之而儉者服緇布故詩人舉而美焉故論語今也純儉注云純當為緇則緇亦得為紂帛何知非紂帛為玄冠而言緇布者以緇雖古布帛兩名但字從才者為帛從甾者為布此言緇故知非帛且若是帛為玄冠則有制度不得言撮故士冠禮云緇布冠頍項注云緇布冠無笄者著頍圍髮際結項中隅為四綴以固冠也項中有緬亦由固頍為之耳今未冠笄者著卷幘頍象之所生也是緇布冠制小故言撮以此益明非玄冠若然緇布冠制自當小言明王之時儉且節者解不著玄冠而著緇布之意故雖禮制之小亦由儉節而著之。傳密直如髮。正義曰傳變綢言密則以綢為密也綢者綢緻之言故為密也。箋彼君子至隆殺。正義曰文承於上故以彼君子女謂都人之家女也以密在於心故言情性直見於外故言操行謂所操持之行跡也能始終不虧故言本末無隆殺定本隆作降**彼都人士充耳琇實**琇美石也箋云言以美石為瑱瑱塞耳。琇音秀徐又音誘瑱他見反。**彼君子女謂之尹吉**尹正也箋云吉讀為姞尹氏姞氏周室昏姻之舊姓也人見都人之家女咸謂之尹氏姞氏之女言有禮法。吉毛如字鄭讀為姞其吉反又其乙反**我不見兮我心苑結**箋云苑猶屈也積也。苑於粉反徐音鬱又於阮反 疏 彼都至苑結。毛以為言彼明王之時都人之有士行者充耳以琇之美石實其耳是其

有節制也彼都人有君子之德其家之女謂之正直而嘉善矣我今不見古之士女德服如是
我心爲之菀然槃屈如繩索之爲結矣○鄭唯尹姞爲異餘同○傳琇美石○正義曰淇奧傳
曰琇瑩美石說文云琇美石次玉也然琇是美石之名耳而此傳俗本云琇實美石者誤也今
定本毛無實字說文直云琇石次玉則實非玉名故王肅云以美石爲瑱塞實其耳義當然也
淇奧說武公之服以琇爲充耳此都邑庶人亦用琇者禮天子以純玉諸侯以下則玉石雜衛
風自舉石言之其實玉多而石少非全用石也此則庶人無玉用石而已其用之石則與諸侯
之同名故俱言琇也○傳尹正○正義曰釋言文王肅云正而吉也易繫辭云吉人之辭寡○
箋吉讀至禮法○正義曰言謂之者是指成事而謂之故易傳也尹既是姓則吉亦姓也故讀
爲姞美其人而謂之尹姞者以尹氏姞氏周室昬姻之舊姓也知者節南山云尹氏大師常武
經曰王謂尹氏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是其世爲公卿明與周室爲昬姻也韓奕云爲韓
姞相攸言汾王之甥是姞與周室爲昬姻也又宣三年左傳云鄭石癸曰吾聞姬姞耦其子孫
必蕃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言姬姞耦明爲舊姓以此知尹亦有昬姻矣既世貴舊姓昬連
於王室家風不替是有禮法矣故見都人之女有禮法者謂之尹姞也孫毓云尹氏姞
氏衰世舊姓豈必能賢案篇義思古之人則所言皆斥明王之時不得以衰世爲難矣 **彼都**
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蠆 厲帶之垂者箋云而亦如也而厲如鞶厲也鞶必垂厲以爲飾厲字當作裂蠆螫蟲也尾末揵然似
婦人髮末曲上卷然○帶音帶本亦作帶厲毛如字鄭當作裂音列卷音權注及下同蠆勑邁
反又勑界反蠆蟲也通俗文云長尾爲蠆短尾爲蠍蠍音虛伐反鞶薄寒反螫音釋本又作蠚
呼莫反揵其言反又音虔漢書音義云揵舉也又渠偃反一音其蹇反上時掌反 **我不見兮言從之邁** 箋云言亦我也邁行也我今不見士女此飾心思之欲從
之行言已憂悶欲自殺求從古人○ 【疏】彼都至之邁○毛以爲言彼明王之時都人之有士行者垂其帶之飾而有厲然言其服飾有常也彼都人君子之家女乃曲卷其髮末如蠆
之尾言其容儀有法也今之士女皆奢淫不然我今不見古之士女如是儀飾以是故心中思
之我欲從之其當自殺以行而求古人言已憂悶不能自勝也鄭唯以垂帶如鞶裂爲異餘同
○傳厲帶之垂者○正義曰毛以言垂帶而厲爲絕句之辭則厲是垂帶之貌故以厲爲帶之
垂者○箋而亦至卷然○正義曰以言如蠆將外物以比髮曲則而厲亦將外物以比帶垂故
云而亦如也以蠆已言如故言亦如也如厲如鞶厲者謂如桓二年左傳云鞶厲游纓也彼服
虔以鞶爲大帶也鄭意則不然內則云男鞶革女鞶絲注云鞶小囊盛帨巾者男用韋女用繒
有飾緣之則是鞶裂與詩云垂帶如厲紀子帛名裂繻字雖今異意實同也以鄭彼注言之則
鞶是囊之名但有飾緣之垂而下名之爲裂鞶必垂裂以爲飾言帶之垂似之也以紀子帛名

裂繻故言厲字當作裂也昭四年左傳曰其父死於路已爲蠆尾言蠆尾有毒也故以爲螫蟲其末尾揵然似婦人髮末曲上卷然也禮斂髮無髢而有曲者以長者盡皆斂之不使有餘而短者若鬢傍不可斂則因曲以爲飾故不同也定本及集本揵下皆無然字○箋我今至古人○正義曰上言帶髮故言士女此飾也以上章有我心此言從之邁故知心思之彼人已死而欲從之行故知憂悶欲自殺求從古人○**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旟**旟揚也箋云伊辭也此言士非故垂此帶也帶於禮自當有餘也女非故卷此髮也髮於禮自當有旟也旟枝旟揚起也○旟音餘揚也**我不見兮云何盱矣**箋云盱病也思之甚云何乎我今已病也○盱喜俱反**疏**匪伊至盱矣○正義曰此承上章之文故匪伊之上闕帶髮之文見於下句以法所當然是於禮有之也禮大帶垂三尺是矣此下二句初直不悅後更莞結故欲自殺而未能所以爲病爲事之次也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

采綠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怨曠者君子行役過時之所由也而刺之者譏其不但憂思而已欲從君子於外非禮也○思息嗣反下皆同**疏**采綠四章章四句至曠者○正義曰謂婦人見夫行役過時不來怨已空曠而無偶也婦人之怨曠非王政而錄之於雅者以怨曠者爲行役過時是王政之失故錄之以刺王也經上二章言其憂思下二章恨本不從君子皆是怨曠之事欲從外則非禮故刺之○箋怨曠至非禮○正義曰婦人思夫情義之重禮所不責故知譏其不但憂思而已欲從君子於外非禮也禮婦人送迎不出門況從夫行役乎雖憂思之情可閔而欲從之語爲非故作者陳其事而是非自見也**終朝采綠不盈一匊**興也自旦及食時爲終朝兩手曰匊箋云綠王芻也易得之菜也終朝采之而不滿手怨曠之深憂思不專於事○匊弓六反注本或一手曰匊芻楚俱反草也易以豉反**予髮曲局薄言歸沐**局卷也婦人夫不在則不容飾箋云言我也禮婦人在夫家笄象笄今曲卷其髮憂思之甚也有云君子將歸者我則沐以待之○局其玉反卷音權下同又眷勉反沈其言反○**疏**終朝至歸沐○毛以爲言人有終朝采此綠葉而不能滿其一匊此采者由此人志在於他故也以興此婦人終日爲此家務而不能成其一事者此婦人由志念於夫故也故言我之憂思不暇容飾今不洗沐其髮徒曲卷而已是憂思之甚也薄知我君子之將歸我則沐髮以待之今之不沐由無君子故也○鄭唯婦人身自采綠不

興爲異餘同○傳與也至曰匊○正義曰毛以婦人不當在外故以爲興終朝者是終竟於朝
故至食時也匊物必用兩手故曰兩手曰匊○箋綠至於事○正義曰綠若難得不盈是常今
言其不盈故爲易得而不滿是其憂思不專也以田漁之婦則庶人之妻可自親采故不從毛
興也○箋礼婦至待之○正義曰解所以曲卷者礼婦人在夫家當笄此象骨之笄今曲卷其
法則去其笄而不用是憂思深也此訓言爲我我
君子也我則沐以待之此我義勢所加非經言也**終朝采藍不盈一襜**衣蔽前謂之襜箋
云藍染草也○藍
盧談反洸力甘反襜尺
占反郭璞云今之蔽膝**五日爲期六日不詹**詹至也婦人五日一御箋云婦人過於時乃
怨曠五日六日者五月之日六月之日也期
至五月而歸今六月猶不
至是以憂思○詹音占○【疏】終朝至不詹○毛以上二句與前同下二句言婦人五日一進
御於夫言常時以五日爲御之期而望之至六日而不至尚以
爲恨今日月長遠能無思乎舉近以喻遠也鄭以上二句爲賦也自與前同下二句言婦人本
與夫以五月之日爲還期今六月之日而不至是爲行役過時所以怨曠憂思○傳衣蔽前謂
之襜○正義曰釋器文也李巡曰衣蔽前衣蔽膝也○箋藍染草○正義曰以藍可以染青故
淮南子云青出於藍月令仲夏無刈藍是可以染之草○傳婦人五日一御○正義曰內則云
妾雖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是傳之所據也傳以彼文不辨尊卑則通及庶人王肅云五
日一御大夫以下之制傳意或然也其天子諸侯御之日數則傳無文焉婦人之思夫必過時
乃怨曠毛雖云五日一御不必夫行六日便卽怨也當是假御之期日以喻過時耳孔晁曰傳
因以行役過時刺怨曠也故先序家人之情而以行役者六日不至爲過期之喻非止六日毛
意當然也鄭五日之御則不然故內則注云五日一御諸侯制也諸侯取九女姪娣兩兩而御
則三日次兩媵則四日次夫人專夜則五日也是鄭以五日爲諸侯制非大夫以下御婦人之
日限也其天子則天官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注云自九嬪以下九九而御於王凡羣妃
御見之法月與后妃其象也卑者宜先尊者宜後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
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亦十五日而徧云自望後反之孔子云日者天之明月者
地之理陰契制故月上屬爲天使婦從夫故月紀是鄭差後宮之數爲天子御日之交也以御
女八十一人而言九御知當九夕以數準之故九嬪以下皆九人當一夕也夫人自然三人當
一夕是十五日一徧與望數相當故云然亦者亦望之日數以其相當故因引孔子之言以證
之后皆取其盛者故知卑者宜先謂月初也望後則月光盛故知反之是以內則之注亦先始
婦從卑者起由準此也諸侯夫人則亦望前先卑望後先尊至望而夫人三進望後亦如之以
此推之則大夫一妻二妾三日一御士有妾二日一御庶人多無妾其妻每夜而進之此所以
與毛異也○箋婦人至憂思○正義曰箋解婦人所以怨曠之意由過時故也則此過時之言

故不爲日數也雖言以日爲喻五日一御非庶人之礼又其喻懸而不極故易傳云五日六日者五月之日六月之日是期至五月而歸今六月猶不至是過時所以爲憂思也○**之子于狩言韔其弓之子于釣言綸之繩** 箋云之子是子也謂其君子也于往也綸釣繳也君子往狩與我當從之爲之韔弓其往釣與我當從之爲之繩繳今怨曠自恨初行時不然○狩尺救反韔勑亮反弢也沈治亮反本亦作鬯釣音弔綸音倫繳音灼亦作故同與音餘下同爲于僞反下同 疏 之子至之繩○正義曰婦人既思夫不見悔本不隨之共行云我本應與之俱去若是子之夫往狩與我當與之韔其弓謂射訖與之弛弓納于韔中也是子之夫往釣與我當與之綸之繩謂釣竿之上須繩則已與之作繩今不見而思故悔本不然○箋綸釣繳○正義曰釋言云緡綸也則綸是繩名弋是繫繩於矢而射謂之繳射則釣繳者謂繫。於釣竿也經云言綸之繩謂與之作繩此猶今人接綖謂之繩綖也說文云繳生絲縷也則釣與弋射其繩皆生絲爲之○**其釣維何維魴及鱮維魴及鱮薄言觀者** 箋云觀多也此美其君子之有技藝也釣必得魴鱮魴鱮是云其多者耳其衆雜魚乃衆多矣○魴音防鱮音敘觀古玩反注同韓詩作覩技其綺反○ 疏 其釣至觀者○正義曰既恨不從君子狩釣故此又說其釣之技上兼有狩此偏言釣者因上釣文在下接而申之耳此不從之行而知其獲多者言本在家之釣非謂役中時也俗本作觀覩誤也定本集注並作多

采綠四章章四句

黍苗刺幽王也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焉 陳宣王之德召伯之功以刺幽王及其羣臣廢此恩澤事業也○膏古報反下同召上照反注及下同○ 疏 黍苗五章章四句至之職焉○正義曰作黍苗詩者刺幽王也以幽王不能如陰雨膏澤潤及天下其下卿士又不能行召伯之職以勞來士衆臣之廢職由君失所任故陳召伯之事以刺之也膏潤者以君之恩惠及下似雨澤之潤於物然水之潤物又似脂膏故言膏潤也此敘君臣互文以相見言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則王不能膏潤天下謂不能如宣王也以經言召伯不言宣王故敘因而互文以見義也此皆反經而敘之首章上二句是宣王之能膏潤也下二句以盡卒章皆召伯之職也言卿士不能行則召伯時爲卿士矣故國語韋昭注云召公康公之後卿士也左傳服虔注云召穆公王卿士是也經言召伯亦作上公爲二伯以兼卿士耳○箋陳宣至事業○正義曰召伯之爲卿士宣王時也故知陳宣王之德召伯之功以刺幽王及其羣臣廢此恩澤事業也膏潤是恩澤召伯之職是事業故並言焉 **芃芃黍苗陰雨膏**

之興也芃芃長大貌箋云興者喻天下之民如黍苗然宣王能以恩澤育養之亦如天之有陰雨之潤○芃蒲東反一音扶雄反長張丈反悠悠南行召伯勞之悠悠行貌箋云宣王之時使召伯營謝邑以定申伯之國將徒南行衆多悠悠然召伯則能勞來勸說以先之○勞力報反注及下篇注同營謝一本作營謝邑將徒役一本作將師旅來音賚說音悅又始說反

疏芃芃至勞之○正義曰言芃芃長大者是黍苗也此黍苗所以得長大者天以陰雨之澤膏潤之故也以興宣王之時悅樂者是衆人也此衆人所以得悅樂者由王以恩惠之澤養育之故也以黍苗之仰膏雨猶衆人之仰恩惠是宣王能膏潤天下今王不能然故舉以刺之又其時之人在國則蒙君之恩澤其行又得臣之勞來故言悠悠衆多而南行者是營謝邑之人召伯則又能勞來勸悅以先之言知人之勞苦也今幽王之時人苦而臣不知又刺之○箋宣王至先之○正義曰以嵩高言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又曰因是謝人與四章肅肅謝功相當故知此南行謂宣王之時使召伯營謝邑以定申伯之國將徒役南行也此言南行是舉其始去而勞之故言召伯則能勞來勸悅以先之謂閔其勤勞身先其苦也我行既集蓋云歸哉謂事訖而勞之○

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任者輦者車者牛者箋云集猶成也蓋猶皆也營謝轉餫之役有負任者有輓輦者有將車者有牽傍牛者其所爲南行之事既成召伯則皆告之云可歸哉刺今王使民行役曾無休止時○任音壬注同輦力展反沇連典反餫音運輓音晚傍薄浪反爲于僞反

疏我任至歸哉○正義曰上言南行爲搃此言行中之別從召伯之南行其轉運謂有我負任者我輓輦者我將車者我牽傍牛者我召伯所爲南行之事既成謂營謝畢召伯則皆告之云可歸哉言宣王之時功役有期臣司其職今王役無休止臣廢其事故刺之○傳任者至牛者○正義曰傳言此四者明任輦車牛則各有其人故事別歷言之○箋蓋猶至止時○正義曰蓋者疑辭亦爲發端孝經諸言蓋者皆示不敢專決礼記礼器云蓋道求而未之得也檀弓云蓋有受我而厚之是發端也此詩人指事而述非有可疑事在末句不爲發端而其上歷陳四事故爲皆也下章美召伯營謝之功任輦車牛是轉運所用故營謝邑轉運之役也有負任者謂器物人所負持生民云是任是負文別爲二故箋以任爲抱此一者以相對則任在前負在背此任謂人所提荷隨其所在搃之皆爲任也輦車人輓以行故云輓輦者有將車者此轉運載任則是大車以駕牛者也有牽傍牛者秋官罪隷職云凡封國若家牛助爲牽傍鄭司農云凡封國若家謂建諸侯立大夫家也玄謂牛助國以牛助轉徙也罪隷牽傍之在前曰牽在旁曰傍此營謝即封國也宜使罪隷牽其牛也既云將車者車中有牛而將之而別云牽傍牛者此牛在轅之外不在轅中故別牽傍之地官牛人云凡軍旅行役共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傍以載公任器注云牽傍在轅外輓牛也人御之

彼雖非封國要牽傍亦在轅外以此知不與將車同也箋以召伯所勞當是勞人故歷言其事以表其名自別人又以罪隸之於參之知牛爲牽傍與車不同也此舉其歸反以刺今使人行役嘗無休止之時下章從此可知故略焉。

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

徒行者御車者師者旅者箋云步行曰徒召伯營謝邑以兵衆行其士卒有步行者有御兵車者五百人爲旅五旅爲師春秋傳曰諸侯之制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士卒尊忽反一本作士衆從才用反下同。【疏】傳徒行至旅者。正義曰傳亦見四事別而分以言之旅屬於師徒行御車還是師旅之人而經別之者以其所司各異故亦歷言以類上章也釋訓云徒御不驚以徒爲輦者也此上我輦異章故知徒行也。箋召伯至旅御。正義曰此言師旅故云以兵衆行其士卒有徒行者有御車者五百人爲旅五旅爲師夏官序文春秋傳曰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定四年左傳文彼文無諸侯之制一句鄭亦以義言之明天子之卿與諸侯同故有師也彼傳君行師從謂嘉好之事服虔云謂會同杜預云謂朝會此雖作役非征伐故同嘉好之事也。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

謝邑也箋云肅肅嚴正之貌營治也烈烈威武貌征行也美召伯治謝邑則使之嚴正將師旅行則有威武也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土治曰平水治曰清箋云召伯營謝邑相其原隰之宜通其水泉之利此功既成宣王之心則安也又刺今王臣無成功而亦心安。治直吏反下同相息亮反。【疏】傳土治至曰清。正義曰此下傳亦然五土有十等獨言原隰者以其最利於人故特言之

黍苗五章章四句

隰桑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

【疏】隰桑四章章四句至事之。正義曰君子在野經上三章上二句是也言小人在位無德於民是亦小人在位之事也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者卽上三章下二句及卒章是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

興也阿然美貌難然盛貌有以利人也箋云隰中之桑枝條阿阿然長美其葉又茂盛可以庇廕人與者喻時賢人君子不用而野處有覆養之德也正以隰桑與者反求此義則原上之桑枝葉不能然以刺時小人在位無德於民。難乃多反庇必利反又彼備反廕於鴆反

既見君子其樂如何

箋云思在野之君子而得見其在位喜樂無度。樂音洛注下皆同【疏】隰桑至如何。正義曰言隰中之桑枝條其阿然而長美其葉則其難然而茂盛其下可以庇廕人往息者得其涼也以興野中君子其身有美德可以覆養

人事之者蒙其利也旣隰中之桑盛如此則原上之桑不能然是不可以庇蔭也猶野中君子德如是則在位小人不能然爲不能覆養也由小人在位而無德故今思見在野君子而尊事之若旣得見在野之君子置之於位我則其爲喜樂知復如何乎言其樂之甚也○傳阿然至利人○正義曰阿那是枝葉條垂之狀故爲美貌難爲葉之茂沃言葉之柔幽是葉之色言桑葉茂盛而柔軟則其色純黑故三章各言其一也由葉茂而蔭厚所以庇蔭人息者得其涼之利故言難然有以利人言有此蔭涼以利人以喻君子之亦有德澤以利人也○箋隰中至於民○正義曰以有阿之下別言其葉則阿非葉狀故枝條長美菀柳云不尚息焉則知舉此茂美亦取庇蔭爲喻故與在野君子有覆養之德也知反求此義者以序言小人在位君子在野爲相對今舉隰而無原故知有反求之義以比小人無德於民矣詩中單言隰者多矣若隰有萇楚不必反以對原唯義所在故不同故夏書傳曰下濕曰隰桑非能水之木而言隰桑美者以桑不宜在停水之地宜在隰潤之所隰之近畔或無水而宜桑以今驗之實然者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沃沃柔也○沃烏酷反旣見君子云何不樂

隰桑有阿其葉有幽幽黑色也幽於糾反旣見君子德音孔膠膠固也箋云君子在位民附仰之其教令之行甚堅固也○膠音交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箋云遐遠謂勤藏善也我心愛此君子君子雖遠在野豈能不勤思之乎宜思之也我心善此君子又誠不能忘也孔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藏鄭子郎反王才郎反

疏箋孔子至誨乎○正義曰引論語者彼以中心善之不能無誨此則中心善之故心不能忘其義略同故引以爲驗

隰桑四章章四句

白華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取申女以爲后又得褎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爲妻以孽代宗而王弗能治周人爲之作是詩也申姜姓之國也褎姒褎人所入之女姒其字也是謂幽后孽支庶也宗適子也王不能治己不正故也○華音花取七與反孽魚列反爲于僞反適音的

疏白華八章章四句至是詩○正義曰白華詩者周人所作以刺幽王之后也幽王之后褎姒也以幽王初取申女以爲后後得褎姒而黜退申后褎姒妾也王黜申后而立之由此故下國諸侯化而傚之皆以妾爲妻以支庶之孽代本適之宗而幽王弗能治而正之使天下敗亂

皆幽后所致故周人爲之而作白華之詩以刺之也申后之黜幽王所爲而刺褒姒者言刺褒姒則幽王之惡可知以褒姒媚惑以至使申后見黜故詩人陳申后之被疏遠以主刺后姒也帝王世紀云幽王三年納褒姒八年立以爲后則得在三年而黜申后在八年此詩之作在見黜之後經八章皆言王遠申后是得褒姒而黜申后之事也下國化之即五章鼓鐘于宮聲聞于外是也此詩主刺王之遠申后但王爲此行則爲下國所化故經略文以見意序具述其事以明之○箋申姜至正故○正義曰欲明申爲國名故云姜姓之國褒姒褒人所入之女國語史記有其事褒國姒姓言姒其字者婦人因姓爲字也以申褒皆爲王后故辨之云是謂幽后以其被刺明褒姒矣孽者蘖也樹木斬而復生謂之蘖以適子比根幹庶子比支孽故孽支庶也中候曰無易樹子注云樹子適子玉藻云公子曰臣孽注云孽當爲枿文王曰本支百世是適子比樹本庶子比支孽也宗適子者以適子當爲庶子之所宗故稱宗也王以褒姒代申后下國化之正以妾爲妻耳并言以孽代宗者既以妾爲妻母愛者子伯服則妾之所生代適子故連言之鄭語云而嬖是女使至於爲后而生伯服又曰王欲殺太子必求之申是幽王亦以伯服代太子故爲下國所化也天子執生殺之柄所以不能治下國者以己不正故也昭四年左傳椒舉云無瑕者可以戮人是己不正不可以治人也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　興也白華野菅也已漚爲菅箋云白華於野已漚名之爲菅菅柔忍中用矣而更取白茅收束之茅比於白華爲脆興者喻王取於申申后禮儀備任妃后之事而更納褒姒褒姒爲孽將至滅國○菅音姦漚烏候反柔也忍音刃脆七歲反又音毳任妃后音壬一本作任王后

之子之遠俾我獨兮　箋云之子斥幽王也俾使也王之遠外我不復荅耦我意欲使我獨也老而無子曰獨後褒姒譖申后之子宜咎奔申○遠于願反下注遠善同又如字注及下皆同俾必爾反復扶又反譖側鴆反咎音柩

疏　白華至獨兮○毛以爲言人刈白華已漚以爲菅又取白茅纏束之兮是二者以絜白相束而成用興婦人有德已納以爲妻兮又用禮道申束之兮是二者以恩禮相與而成嘉禮者即端成絜白之謂今之子幽王遠外我申后不復荅耦我意欲使我獨老而無子兮是不以絜白恩禮相申束使已菅茅之不如也○鄭以爲言人既刈白華已漚爲菅柔韌中用兮何爲更取白茅收束之兮以白茅代白華則脆而不堪用也以興王既聘申女已立爲后禮儀充備兮何爲更納褒姒嬖寵之兮以褒姒代申后則妬而將滅國也寵褒姒以黜申后似取白茅而弃韌菅故以爲喻餘同○傳白華至爲菅○正義曰白華野菅釋草云茅菅白華一名野菅郭璞曰茅屬也此白華亦是茅之類也漚之柔韌異其名謂之爲菅因謂在野未漚者爲野菅也王肅云白茅束白華以興夫婦之道宜以端成絜白相申束然後成室家也傳意或然○箋白華至滅國○正義曰箋以序言得褒姒而黜申后明以菅茅相比故以韌脆爲喻以菅漚之明韌也茅

不漚故脆也言取白茅收束之言收束以擬用非以束白華也茅雖比菅爲脆其實茅亦不可用七月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是茅可以爲索與者以善惡相比爲喻耳○箋之子至奔申○正義

曰遠是遠申后故之子斥幽王以遠卽連言獨故以不復荅耦解之也老而無子曰獨王制文也其後褒姒譖申后之子宜咎宜咎奔申解其獨之意以申后雖有子王用褒姒之讒使之奔申是

王欲殺之而使申后無子探王此意故雖有子亦名爲獨也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 英英白雲貌露亦有雲言天地之氣無微不著無不覆養箋云白雲下露

養彼可以爲菅之茅使與白華之菅相亂易猶天下妖氣生褒姒使申后見黜○英如字韓詩作泱泱同 **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步行猶可也箋云猶圖也天行

此艱難之妖久矣王不圖其變之所由爾昔夏之衰有二龍之妖卜藏其漦周厲王發而觀之化爲玄黿童女遇之當宣王時而生女懼而棄之後褒人有獻而入之幽王幽王嬖之是謂褒姒○

夏戸雅反漦士其反沫也又尸醫反爾雅云漦盝也盝音鹿黿音元嬖補悌反又必計反【疏】英英至不猶○毛以爲上既言王不以禮已失菅茅申束之義故因言菅茅之蒙養英英然者

是鮮潤之白雲下露潤彼菅之與茅使之得長是天地之氣無微不著無不覆養然天不遺物尚養彼菅茅天何爲獨行艱難於我申后令之子幽王不可於我而見黜退不得覆養是菅茅之不

如也○鄭以爲英英之白雲降露潤養彼可以爲菅之白茅使與白華之菅相亂易猶著天下妖氣生彼可以爲后之褒姒令與申后相換代也天生褒姒以惑周若雲之養茅以亂用則爲天下

之妖然其妖本自夏世以至於周時是天行此艱難之妖久矣之子幽王何故不圖其變之所由來而寵之以代后將至於滅國乎○傳英英至覆養○正義曰以英英連白雲故爲白雲貌言露

亦有雲者以雨必有雲言亦亦雨也以今觀之有雲則無露無雲乃有露言露亦有雲者露雲氣微不映日月不得如雨之雲耳非無雲也若露濃霧合則溝且爲昏亦是露之雲也霜露所霑是

天地之氣故言天地之氣無微不著謂養萌芽以成大無不覆養巨細皆潤之故菅茅悉蒙養也○箋白雲至見黜○正義曰箋以上章言取茅而棄菅喻寵褒姒而黜申后故此章又申之言天

養彼可以爲菅之茅使與白華相亂易猶天下妖氣生褒姒使申后見黜退以此喻爲切故易傳也○傳步行猶可○正義曰舉足謂之步故爲行也猶可釋言文王肅云天行艱難使下國化

之以倡爲不可故也侯苞云天行艱難於我身不我可也如肅之言與上章不類今以侯爲毛說○箋天行至褒姒○正義曰上既以露雲養茅喻天生褒姒褒姒從來爲遠故言天行艱難以結

之言天行艱難之妖久矣責王不圖其變之所由也若然天故行妖以滅周則非所能拒而令王圖之者以天時人事理亦相符若人能改脩德行則可妖變爲祥太戊桑穀卽其事也且王與滅

實有天期要忠臣烈士不可委之上天默然不諫龍逄比干皆伏死以爭故詩人諷詠亦勸王之謀也昔夏之衰以下之事皆出外傳鄭語曰宣王之時童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於是宣王聞

之有夫婦鬻是器王使執而戮之府之小妾生女而非王子也懼而弃之此人也收以奔褒褒人有獄而以爲入天之命此久矣其何爲乎訓語有之曰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爲二龍以同于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漦而藏之吉乃布幣焉而策告之龍亡而漦在櫝而藏之及殷周莫之發也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漦流於庭不可除王使婦人下幃而譟之化爲玄黿以入于王府府之童妾未既齔而遭之既笄而孕當宣王而生不夫而育故懼而弃之爲弧服者方戮在路夫婦哀其夜號也而取之以逸逃于褒褒人有獄而以爲入于王而發是女使至於爲后而生伯服此其文也彼韋昭注曰褒人褒君也二君二先君也漦龍所吐沫龍之精氣也厲王之末流彘之歲也裳正幅曰幃譟讙呼也黿或爲蚖蚖蜥蜴也毁齒曰齔未既齔毁未畢也女七歲而毁齒孕妊身也女十五而笄也由此言之昭以黿非陸地之物故云或爲蚖蜥蜴也以其言末故爲流彘之歲若流彘之後則越去王都不得復觀之矣帝王世紀以爲幽王三年嬖褒姒褒姒年十四若然則宣王立四十六年崩是先幽王之立十一年而生其生在宣王三十六年也厲王流彘之歲爲共和十四年而後宣王立自宣王三十六年上距流彘之歲爲五十年流彘時童妾七歲則生女時母年五十六凡在母腹五十年其母共和九年而笄年十五而孕自孕後尚四十二年而生作爲妖異故不與人道同

滮池北流浸彼稻田滮流貌箋云池水之澤浸潤稻田使之生殖喻王無恩意於申后滮池之不如也豐鎬之間水北流○滮符彪反休二反浸子鴆反字亦作寖殖市力反鎬戶老反

嘯歌傷懷念彼碩人箋云碩大也妖大之人謂褒姒也申后見黜褒姒之所爲故憂傷而念之○歗音嘯本亦作嘯妖古卯反本又作妶一音於驕反○

疏箋滮池水至北流○正義曰以浸者漸潤之言稻又能水之物此刺申后見黜而以此喻之故知滮水之澤浸潤稻田使之生殖喻王無恩於申后滮池之水不如也言其北流是目所覩見此詩周人所作則此池是周地之水故云豐鎬之閒水北流文王有聲箋云豐在豐水西鎬在豐水東然則豐水之閒唯豐水耳而謂之滮者家語云今池水之大誰知非泉焉召旻曰池之竭矣不云自頻則池者下田畜水之處且言浸者不得在豐水之中則此池在豐水之左右其池汙下引豐以溉灌故言浸彼稻田也池水當得停而亦言北流者以池上引豐水亦北流浸灌既訖又決而入豐亦爲北流鄭直云水北流不指言豐明池水亦北流也○箋碩大至念之○正義曰以此嘯傷而思之是念其不當然也又言彼以外之故知謂褒姒褒姒而言大人故言爲妖大之人王肅云碩人謂申后也孫毓云申后廢黜失所故嘯歌傷懷念之而勞心毛既不爲之傳意當與鄭同○

樵彼桑薪卬烘于煁卬我烘燎也煁烓竈也桑薪宜以養人者也箋云人之樵取彼桑薪宜以炊饔饎之爨以養食人桑薪薪之善者也我反以燎於烓竈用炤事物而已喻王始以禮取申后○禮儀備今反黜之使爲卑賤之事亦猶是○

樵但焦反卬五綱反烘火東反徐又音洪說文巨凶甘凶二反孫炎音恭煁市林反燎音了又力弔力召二反烓音恚又丘弭反郭云三隅竈也說文云行竈也呂沈同音口頴反何康瑩反顧野王口井烏攜二反炊昌垂反注同饔於恭反饎尺志反爨七亂反食音嗣炤音照卑如字下又卑兮反并注同

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疏　樵彼至我心○正義曰有人樵取於彼桑木之薪不以炊爨云我用之燎於煁竈炤物而已桑薪薪之善者宜以炊爨而養人今不以炊爨反燎于煁竈失其所也以興幽王娉納彼申國之女不以爲后反黜之使爲卑賤之事而已申女之有德宜居王后之位而母養天下今不以當尊反黜爲卑賤非其宜矣申后之見黜褒姒之由故惡褒姒言彼妖大之人褒姒由此而廢申后實勞病我之心○傳烘燎至養人○正義曰烘燎釋言文舍人曰烘以火燎也釋言又云煁烓也舍人曰煁烓竈也郭璞曰今之三隅竈也然則烓者無釜之竈其上燃火謂之烘本爲此竈上亦燃火照物若今之火爐也以桑薪爲善比之申后言宜以養人猶申后宜以母養天下也○箋人之樵取至亦猶是○正義曰少儀云抱樵注云未燃曰樵則樵者薪之一名但諸事皆反其名以名其事此樵彼桑薪猶薪是穫薪也此以燎煁爲不宜明其宜炊爨也故知宜饔饎之爨饔以煑肉饎以炊飯雙言之也煑肉亦言炊者以炊燃火之名故可以通焉以爲美食故可以養人申毛義也以桑薪之善故喻申后之禮儀也申后爲后得以養人爲喻者以后正位於內則化行於外天下蒙澤而得其利是母而養之故爲喻也○

鼓鍾于宮聲聞于外

有諸宮中必形見於外箋云王失禮於外而下國聞知而化之王弗能治如鳴鼓鍾於宮中而欲外人不聞亦不可止○聞音問見賢遍反○

念子懆懆視我邁邁

邁邁不說也箋云此言申后之忠於王也念之懆懆然欲諫正之王反不說於其所言○懆七感反說文七倒反云愁不申也亦作慘慘邁如字韓詩及說文並作㤄㤄孚吠反又孚葛反又匹代反韓詩云意不說好也許云很怒也說音悅下同○

疏　鼓鍾至邁邁○正義曰言有人鼓擊其鍾于宮內其聲必聞于外擊鍾而欲外之不聞不可得也以興王既廢黜其后于宮內其化必流于天下廢后而使天下之不傚王亦不可得也言王之失德將化流天下何以廢申后乎又言申后之忠於王申后念子幽王之惡慘慘然欲諫正之是其可愍何爲王反視我申后邁邁然不悅其所言乎○箋此言至所言○正義曰邁邁是不悅之狀爲王所不悅者唯申后耳故以我爲申后反以相對故以子爲幽王慘慘非說順之辭故知欲諫正王惡是其忠也因諫而邁邁是不悅其所言也

有鶖在梁有鶴在林

鶖秃鶖也箋云鶖也鶴也皆以魚爲美食者也鶖之性貪惡而今在梁鶴絜白而反在林興王養褒姒而餒申后近惡而遠善○鶖音秋鳥名鶴呼各反秃吐木反絜音結餒奴罪反近附近之近

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疏　有鶖至我心○正義曰有秃鶖之鳥在於魚梁之上有鳴鶴之鳥在於林木之中然

鶖也鶴也皆以魚爲美食鶖之性貪惡而今在梁以食魚鶴之鳥絜白而反在林中以飢困以其有褒姒之身在於寵位有申后之身反在卑微然褒也申也皆以后爲尊貴褒姒性邪佞今在位而得寵申后備禮儀反卑賤而飢餒言王近惡而遠善非其宜也以此維彼妖大之人實勞亂我之心曲矣○箋鶖也至遠善○正義曰此舉二鳥明喻二人易稱鳴鶴在陰是善鳥也故喻申后鶖實惡鳥以興褒姒今鶖言梁鶴言林是舉鶖在梁得魚對鶴在林無魚故知皆以魚爲美食爲喻也既以食爲喻故知喻所養言王養褒姒而餒申后是近惡而遠善近者養之遠則餒之故又以近遠言之猶梁林非一處者也○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 箋云戢斂也斂左翼者謂右掩左也鳥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陰陽相下之義也夫婦之道亦以禮義相下以成家道○別彼列反下叚嫁反下同

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箋云良善也王無荅耦已之善意而變移其心志令我怨曠○令力成反

疏 鴛鴦至其德○正義曰以王非義黜后故以義責之言有鴛鴦之雄鳥在於魚梁尚斂其左翼是左翼斂在右翼之下爲雄下雌之義故恩情相好以成匹耦以與夫妻聚居男當有屈下於女爲陽下陰之義故能禮義相與以成家道今幽王何爲不卑下申后以成夫婦乎之子幽王反無荅耦我申后之善意秉心不一而二三其行以爲於德變易其心志令我申后怨曠失鴛鴦斂翼相下之義也○箋斂左至家道○正義曰言斂其左翼是左翼在下故知謂右掩左也鳥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知之右掩左雄左掩右雌皆釋鳥文也以陰陽相下故似夫婦之道亦以禮義相下以成家道也此經戢其左翼據雄者而言喻幽王當下申后耳故其言不及雌但鄭因右掩左而欲辨其雌雄故并引爾雅而解之見夫婦皆當相下也男有下女之禮者卽就而親迎之類是也周易艮下兌上咸爲夫婦之卦其象曰止而說男下女也

有扁斯石履之卑兮 扁扁乘石貌王乘車履石箋云王后出入之禮與王同其行登車以履石申后始時亦然今也黜而卑賤○扁邊顯反又必淺反○

之子之遠俾我疷兮 疷病也箋云王之遠外我欲使我困病○疷徐都禮反又祁支反○

疏 有扁至疷兮○正義曰作者以王黜申后故覩其昔日所乘之石而傷之言有扁扁然升之以乘車者此石也申后嘗履之今忽然見黜而卑不復得履之是其所以可傷也之子幽王之遠外我申后欲使我申后困病兮故傷之○傳扁扁至履石○正義曰有扁斯石文連履之故知扁乘石貌乘車之時履此石而上故謂此石爲乘石上車履石之貌扁扁然也又言王乘車履石者言乘車之得履石雖王爲然今申后履之是其貴時與王同故繫王言之夏官隸僕云王行則洗乘石鄭司農云乘石所登上車之石也卽此詩有扁斯石履之卑兮謂上車所登石是也

白華八章章四句

○都人士

無隆殺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隆作降釋文云俗本作降

士女涽慾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慾當作惄　則草笠野□人之服　閩本明監本毛本不空案此當有脫字

琇美石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俗本琇實美石者誤也今定本毛無實字考文古本有采正義

我不見兮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第二章作不見後三章作弗見一本四章同作不字考文古本作弗采釋文但在我心菀結下未明屬何章也　我心菀結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釋文云菀於粉反羣經音辨菀積也詩我心菀結正義云我心爲之菀然盤屈如繩索之爲結矣又云後更菀結標起止云至菀結是其本亦作菀十行本正義中作菀不誤菀結卽素冠之蘊結　則與諸侯之同名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同名當作名同誤倒也以菀字爲是考文古本作菀采釋文正義

○采綠

妾雖年未滿五十　明監本毛本年下衍老字閩本剜入案此正義不備引也　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上九至下人剜添者二字此當云女御八十一當九夕世婦二十七當三夕九嬪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正義引鄭注如此所剜添者皆非　婦從夫故月紀　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故恐放誤是也

謂繫於釣竿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繫下有繩字案所補是也

○黍苗

將徒南行　補　小字本相臺本徒下並有役字案釋文云一本作將師旅正義本當是徒役

營謝轉餫之役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餫音運本又作運正義云任輦車牛是轉運所用故營謝邑轉運之役也是其本作運依此大東箋有轉餫其本與此當同正義中亦是運字今本後人改也考文古本作運采釋文正義

以表其名自別人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名當各字誤是也下以其所司各異十行本誤與此同

又以罪隷之方參之 補方各本皆作文案文字是也

故故略焉 閩本明監本毛本不重故字案下故字當作箋輒删者非

○隰桑

盡心以事之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之下有也字後磨去考文古本有偶合也

言小人在位無德於民 閩本明監本毛本位下有雖經無所當而首章箋反求此義則原上之桑不能然以刺時小人在位案山井鼎云宋板脫此廿八字非也此不當有

枝條其阿然而長美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其當作甚形近之譌下則甚雖然十行本誤同

阿那是枝葉條垂之狀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葉當作長下文可證

中心藏之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同後磨改藏作臧案釋文云臧之鄭子郎反善也王才郎反是唐石經依鄭義磨改也羣經音辨艸部云藏善也鄭康成讀宋時釋文舊本新本不同賈所見本字或作藏故云然考鄭訓善自當不從艸而藏字在說文新附即王義亦未必不仍為臧有艸者非也考文古本作臧采釋文

○白華

庶子比支孽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孽當作蘗下支孽同是也

母愛者子伯服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伯服當作抱矣二字此未論伯服也伯服在下不知者所誤改也

任妃后之事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任妃后一本作任王后正義本無可考考文古本作妃后倒誤也

白華野菅釋草云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文誤云是也

亦是菅之類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之作菅案菅字誤也爾雅疏即取此正作之其

實茅亦不可用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亦當作非形近之譌

後褒人有獻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獻作獄考文古本同案獄字是也正義可證 漦龍所沫 閩本明監本毛本所下有吐字案所補是也

妖大之人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妖於驕反正義云褒姒而言大人故言爲妖大之人箇兮正義所引亦可證釋文本是妶大之人妶古卯反云本又作妖今各本釋文皆互誤毛居正易之是也此箋文承上箋故言其妖大無取妶義當以正義本爲長

始以禮取申后禮儀備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重申后二字考文古本同案有者是也

注云未燃則樵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燃下有曰樵二字案所補非也此正義不備引 故知宜㸑饎之爨 閩本明監本毛本宜下有炊字案所補非也

念子懆懆 唐石經缺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懆懆七感反說文七倒反云愁不申也亦作慘慘正義云慘慘然欲諫正之是正義本作慘慘也考釋文於正月北山抑皆云慘慘七感反北山又云字亦作懆月出云慘七感反所以與此詳略互見也五經文字云懆千到反見詩乃依此釋文而定其字當用懆也月出正月抑三篇皆作懆乃得韻考文古本作慘采正義釋文

以其有褒姒之身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其當作與形近之譌

鳥之雌雄不可別者 小字本相臺本者誤也案釋文以不別作音是其本無可字正義本未有明文今無可考

以冀知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知之二字衍非也二字爾雅本無正義所添耳考文古本依以改箋則更誤

其行登車以履石 小字本同相臺本以作亦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亦字是也 今也黜而卑賤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也作見考文古本同案見字是也

俾我疧兮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疧作疷案疷字是也見無將大車 卽此詩有扁斯石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卽當作引形近之譌

終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緜蠻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肯飲食教載之故作是詩也微臣謂士也古者卿大夫出行士爲末介士之祿薄或困乏於資財則當賙贍之幽王之時國亂禮廢恩薄大不念小尊不恤賤故本其亂而刺之。緜蠻面延反下如字飲食上於鴆反下音嗣篇內皆同注如字介音界賙音周贍市豔反。疏緜蠻三章八句至是詩。正義曰緜蠻詩者周之微賤之臣所作以刺當時之亂也以時大臣卿大夫等皆不用仁愛之心而多遺棄忽忘微賤之臣至於共行不肯飲食教載之謂在道困乏渴則不與之飲飢則不與之食不教之以事不載之以車大不念小尊不恤賤是國政昬亂所致故作是緜蠻之詩以刺之也言刺亂者不爲己困而私以責人是王法爲失故言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敘其爲亂之意於經爲揔指而言之經三章上四句是也不肯飲食教載之爲三章下四句是也由其不然故經所以反而責之不言誨之者以教誨相對則爲二散則相兼故略之以便文。箋微臣至刺之。正義曰以微臣臣之微賤者唯士爲然府史則官長辟除不在臣例大夫則爵尊祿重是爲大臣故知臣謂士也士之作詩亦應多矣此篇獨言微臣者以爲此大臣遺忘微賤而刺之義取於微故言之也又解所以怨大臣遺忘之者以古者卿大夫出行士爲末介以士之祿薄或困乏資財則當賙贍之以不賙餼爲遺忘也知士爲末介者以爲賓而作介猶爲主而作擯以聘禮及聘義皆言士爲紹擯繼於卿大夫之末爲末擯故知出行作末介也王制說班祿之法下士食九人中士十八人上士三十六人公私雜費有不足故云士之祿薄或困乏於資財也言或容有不困者也大臣不用仁心非王身之過列於王雅而言刺亂故解其所由自幽王之時國亂禮廢以下是也

緜蠻黃鳥止於丘阿興也緜蠻小鳥貌丘阿曲阿也鳥止於阿人止於仁箋云止謂飛行所止託也興者小鳥知止於丘之曲阿靜安之處而託息焉喻小臣擇卿大夫有仁厚之德者而依屬焉。處昌慮反。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箋云在國依屬於卿大夫之仁者至於爲末介從而行道路遠矣我罷勞則卿大夫之恩宜如何乎渴則予之飲飢則予之食事未至則豫教之臨事則誨之車敗則命後車載之後車倅車也。罷音皮下同倅七對反副車。疏緜蠻至載之。正義曰言緜蠻然而小者是黃鳥也此黃鳥飛行則止于丘阜之曲阿安

靜之處者而自託息焉以興微賤者小臣也我小臣之動止亦當擇大臣有仁厚愛養之德者而自依屬焉既擇大臣之仁者依屬焉至於大臣聘使則爲末介從之而行其道路之上亦云遠矣我罷勞矣則卿大夫之恩宜如何乎渴則當飲之飢則當食之事未至則敎之臨事則誨之車敗則命彼在後之倅車謂之使載之大臣之於小臣其義當然今大臣何爲遺忘已而不肯飲食敎載之○傳緜蠻至於仁○正義曰緜蠻文連黃鳥黃鳥小鳥故知緜蠻小貌釋丘云非人爲之丘李巡曰謂非人力所爲自然生爲丘也釋地云大陵曰阿則丘之與阿爲二物矣而以丘阿爲曲阿者以下丘側丘隅類之則丘阿非二物也卷阿云有卷者阿知丘阿是丘之曲中也此爲大臣無仁心而作故知鳥止於阿似人止于仁○箋止謂至屬焉○正義曰鳥必飛而後止故知止謂飛行所止託也以鳥是有畏之物故知取安靜之處而託息焉大學注云鳥知擇岑蔚安閒而止處之與此同也此黃鳥刺大臣不用仁心故知喻小臣當擇卿大夫有仁厚之德者而依屬焉小臣而得擇大臣依之者以臣雖君之所置而貴賤不等小臣當依屬大臣論語云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是得以已情擇而依之也然則此微臣自擇不得人而責之者以已本親之冀其恤已但當時國亂禮廢臣皆不仁已雖擇之猶不免困所以刺上也○箋在國至倅車○正義曰此微臣隨大臣而行言道之云遠是必聘使諸國故爲介從也聘問之介當是君所命遣而得自以已意在國依屬出則從行者或使主所自引或君知其依屬而遣之也言飲之食之敎之誨之載之四者語便之當故隨文爲次敎誨雖於人無費而無仁心亦不肯也故論語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是不愛則不誨也敎誨一也別言之事有至與未至故箋因其文之先後而分以充之云事未至則豫敎之臨事則誨之從行遠道不應初即無車故言車敗則載之以士無倅車故也後車倅車者明後爲副也夏官戎僕掌倅車之政道僕掌貳車之政田僕掌佐車之政是朝祀之副曰貳兵戎之副曰倅田獵之副曰佐此是聘問之事宜與朝祀同名當言貳車言倅者周禮以相對而異名其實貳倅皆副也散則義通故以倅言之

緜蠻黃鳥止于丘隅箋云丘隅丘角也豈敢憚行畏不能趨箋云憚難也我罷勞車又敗豈敢難徒行乎畏不能及時疾至也○憚徒旦反下同難乃旦反下同飲之食之敎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緜蠻黃鳥止于丘側箋云丘側丘旁也○豈敢憚行畏不能極箋云極至也○極如字○飲之食之敎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緜蠻三章章八句

瓠葉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饔餼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牛羊豕爲牲繫養者曰牢熟曰饔腥曰餼生曰牽不肯用者自養厚而薄於賓客。瓠戶故反牢老刀反雍於恭反字又作饔餼許氣反腥音星。【疏】瓠葉四章章四句至廢禮焉。正義曰瓠葉詩者周大夫所作以刺幽王也以在上位者棄其養賓之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饔餼之物而不肯用之以行禮故作詩者思古之人不以菹羞微薄而廢其禮焉言古之人賤者尚不以微薄廢禮則當時貴者行之可知由上行其禮以化下反駮今上棄其禮而不行也今在上者尚棄禮不行卑賤者廢之明矣舉輕以見重是作者之深意也經四章皆上二句言菹羞之薄下二句言行禮之事是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也。箋云牛羊豕至賓客。正義曰孝經云三牲之養則牲兼三畜故牛羊豕曰牲也公劉曰執豕于牢地官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於牢芻之三月牢者牲所居之處故繫養者爲牢也天官內外饔皆掌割亨之事亨人掌外內饔之爨亨煑肉之名故熟曰饔既爲熟則餼非熟矣僖三十三年左傳曰餼牽竭矣餼與牽相對是牲可牽行則餼是已殺殺又非熟故知腥曰餼謂生肉未煑者也既有饔餼遂因解牽使肉之別名皆盡於此此與牽饔相對故餼爲腥其實餼亦生哀二十四年左傳云晉師乃還餼臧石牛是以生牛賜之也論語及聘禮注云牲生曰餼而不與牽饔相對故爲生也凡言禮者皆與人行事經陳獻酢與賓客爲禮故知不肯用者自養厚而薄於賓客

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幡幡瓠葉貌庶人之菜也箋云亨熟也熟瓠葉者以爲飲酒之菹也此君子謂庶人之有賢行者也其農功畢乃爲酒漿以合朋友習禮講道藝也酒既成先與父兄室人亨瓠葉而飲之所以急和親親也飲食而曰嘗者以其爲之主於賓客賓客則加之以羞易兌象曰君子以朋友講習。幡孚煩反亨普庚反注同菹莊魚反行下孟反兌徒外反易卦名也訓悅。【疏】幡幡至嘗之。正義曰幡幡然者是瓠之葉也我君子令人采取之既得而又亨煑之釀以爲飲酒之菹也庶人農功畢君子賢者有酒令人酌此酒我當與父兄室人嘗而飲之所以相親愛也言古者不以微薄而廢禮尚亨瓠葉而用之今乃有牲牢饔餼而不肯用故以刺之也。傳幡幡至之菜。正義曰士禮有特牲豚豕此止言瓠葉與兔首明非有位之人故言庶人之菜七月云八月斷壺鄭言食我農夫彼雖瓠體與此爲類明亦農夫之菜故箋申之云庶人有賢行者。箋亨熟至講習。正義曰序云不以微薄廢禮下連君子有酒故知亨熟瓠葉者以爲飲酒之菹知爲菹者以禮飲酒有菹醢故也此美君子行禮而亨庶人之菜故知君子是庶人有賢行者也庶人而能爲酒以行禮者以其農功畢則閑而無事於此之時乃爲酒漿以合會朋友習行禮事講其道藝故也以民在田畝必無容暇故知農功畢而爲之以三時務農將闕於禮故

爲酒會朋友以講習之此酒爲朋友而釀先言嘗之則未與朋友賓客飲也故知酒旣成先與父兄室人亨瓠葉而飲之酒爲朋友所作而與父兄先飲是所以急和親親亦是爲行禮也又解飲酒而曰嘗者以其爲之主於賓客故也以此嘗之言故知爲酒將以會朋友也作酒本爲行禮和親亦是禮事欲見敬重賓客故言嘗以美之以此在獻前又無殽羞明與下章事別故知與父兄室人室人者卽家內之小大皆是也賓客則加之以羞者明重得兼輕此父兄直有菹賓客亦有菹又有兔爲之羞鄉飲酒及燕禮是爲大禮雖有牲殽尚有菹醢明賓雖有羞亦有菹故云加之也引易兌象曰君子以朋友講習者以此與賓客卽朋友也所會朋友必爲講習以易有此言以著義故知此合朋友爲習禮講藝故引以證之講習必非農時故知農功畢意亦出於此爻也。

有兔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毛曰炮加火曰燔獻奏也箋云斯白也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齊魯之間聲近斯有兔白首者兔之小者也炮之燔之者將以爲飲酒之羞也飲酒之禮旣奏酒於賓乃薦羞每酌言言者禮不下庶人庶人依士禮立賓主爲酌名。○兔他故反下同斯首毛如字此也鄭作鮮音仙白首也炮本作炰白交反燔音煩近附近之近下遐嫁反

【疏】有兔至獻之。○毛以爲古人行禮有兔之斯首謂唯有一兔雖微耳尚并毛而炮之加火而燔之以爲飲酒之羞君子之賢者有酒令酌之我當以此酒奏獻之於賓以行禮也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今乃有牲牢而不用故刺之鄭唯斯首謂白頭爲異餘同。○傳毛曰至獻奏。○正義曰地官封人云毛炮之豚注云爓去其毛而炮之唯肉炮肉則炮取豚若將編萑以苴之故去毛炮之此述庶人之禮傳直言毛曰炮當是合毛而炮之未必能如八珍之食去毛炮之也毛無改字之理斯字當訓爲此王肅孫毓述毛云唯有一兔頭耳然案經有炮之燔之臣有炙之則非唯一兔首而已既能有兔不應空用其頭若頭旣待賓其肉安在以事量理不近人情蓋詩人之作以首表兔唯有一兔卽是不以微薄廢禮也爲肉至薄明是并毛炮之不可爓矣箋言鮮者毛炮之亦當然也加置於火上是燔燒之故言加火曰燔以獻酒者必奏進於賓故言獻奏也。○箋斯白至酌名。○正義曰鄭以斯首以見兔小與毛爲異斯爲兔首之色故言斯白也又解斯得爲白之意今俗斯白之字當作鮮以鮮明是絜白之義故也鮮而變爲斯者齊魯之間其語鮮斯聲相近故變而作斯耳宣二年左傳曰于思于思服虔云白頭貌字雖異蓋亦以思聲近鮮故爲白頭也畜獸小則毛悅長則色重故言有兔白首兔之小者明其微薄也炮之燔之者將以爲飲酒之羞羞進也謂旣飲酒而進此兔肉於賓也飲酒之禮旣奏酒於賓乃薦羞者因此酒羞竝有言先後之宜且辨經雖先爲羞進則在後也今禮鄉飲酒燕禮大射皆先進酒乃薦脯醢乃羞庶羞故知然也經言不以微薄廢禮故先述菹羞酒無厚薄之異故後言之四章皆云酌言言我也其意云酌酒我當用之若是禮合當然不應每事言我今每言我則是行用他法故解之言每酌言言者以禮旣不下及庶人而爲之制庶

人依準士禮立賓主爲酌名以行之故每酌道我與賓相亢爲禮以行獻酢酬之名也不於上章解之者以前直言嘗之無獻酢之名此有獻之故就而言焉然則嘗之亦云酌言者以酒爲賓作嘗亦行禮故亦云酌言也禮不下庶人不制篇卷耳其庶人執鶩庶人見國君走亦往往見於禮焉

有兔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炕火曰炙酢報也箋云報者賓既卒爵洗而酌主人也凡治兔之宜鮮者毛炮之柔者炙之乾者燔之。炙音隻酢才洛反炕苦浪反何沈又苦郎反。疏傳炕火曰炙。正義曰炕舉也謂以物貫之而舉於火上以炙之。箋報者至燔之。正義曰申傳酢報之義故言報者賓既卒爵洗而酌與主人是得主人之獻酌而報之也於一兔之上而經有三種故辨之言凡治兔之所宜若鮮明而新殺者合毛炮之若割截而柔者則臠貫而炙之若今炙肉也乾者謂脯腊則加之火上炙之若今燒乾脾也柔謂殺已多日而未乾也。

有兔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醻之醻道飲也箋云主人既卒酢爵又酌自飲卒爵復酌進賓猶今俗之勸酒。醻市周反道徒報反本亦作導同復扶又反俗之一本作俗人。疏傳醻道飲。正義曰以醻者欲以醻賓而先自飲以導之此舉醻之初其賓飲訖進酒於賓乃謂之醻也。箋主人至勸酒。正義曰傳以醻爲導飲嫌其謂主人自飲爲醻故辨之主人既卒酢爵又酌自飲卒爵復酌以進賓如此乃謂之醻猶今俗人勸酒者俗人亦先自飲而後勸人故云醻之箋皆準鄉飲酒燕禮而爲說也。

瓠葉四章章四句

漸漸之石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乃命將率東征役久病於外故作是詩也荆謂楚也舒舒鳩舒蓼舒庸之屬役謂士卒也。漸漸士銜反沈時銜反亦作嶃嶃下同翟徒歷反本或作狄叛音畔將率上子亮反下所類反注及後篇將率放此役久病於外一本作役人久病人衍字鄝音了本又作蓼士卒尊忽反下篇士卒同。疏漸漸之石三章章六句至是詩。正義曰漸漸之石詩者下國所作以刺幽王也以幽王無道西戎北狄共違叛之荆楚之羣舒又不來至乃命將率東行征伐之其役人士卒已久而疲病勞苦于外故作是漸漸之石詩以刺之下國諸侯之言對天子爲上故稱下國也言下國者此詩下國之人所作未必即諸侯之身作之幽王之役人自病而下國作詩刺之者王師出征亦使諸侯從已諸侯之人亦病故刺之也定本集本役下無人字其箋注亦無人字俗本有者誤也毛

以戎狄叛之經三章上四句是也荆舒不至下二句是也乃命將率東征役人久病于外副上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之言爲六句之揔三方皆有征伐而久病獨言東征者以經有東征之文因言以廣之其實戎狄亦伐之也鄭以戎狄叛之經上二章上二句是也荆舒不至上二章次二句及卒章上四句是也乃命將率東征役人久病於外三章皆下二句是也以詩言命將東征無伐戎狄之事則不伐戎狄也言不至與叛之則明由叛而不至其義一也下篇言四夷交侵師旅竝起用兵不息則戎狄亦當伐之但自此篇不言之耳。箋荆謂至士卒。正義曰以楚居荆州故或以州言之春秋經賈氏訓詁云秦始皇父諱楚而改爲荆州亦以其居荆州故因諱而改之亦有本自作荆者非爲諱也春秋公羊穀梁皆言州不若國賤楚故以荆言之彼自春秋之例其外書傳或州或國自從時便非襃貶也殷武曰維汝荆楚已幷言之是楚之稱荆亦已久矣魯頌亦曰荆舒是懲是隨時之名不定也以傳有舒鳩舒鄝舒庸文有舒龍謂之羣舒此直言舒不指一國箋又引舒國不盡故言之屬既言將率别云役人故知謂士卒也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漸漸山石高峻箋云山石漸漸然高峻不可登而上喻戎狄衆彊而無禮義不可得而伐也山川者荆舒之國所處也其道里長遠邦域又勞勞廣闊言不可卒服。勞如字

武人東征不皇朝矣箋云武人謂將率也皇正也將率受王命東行而征伐役人罷病必不能正荆舒使之朝於王

【疏】漸漸至朝矣。毛以爲此時戎狄已叛將率征之與其士卒伐而不息言戎狄之地有漸漸然險峻之山石維其高大矣又山之與川其間悠悠然路復長遠我等登此高山涉此遠路維其勞苦矣不但伐戎狄而已又其武人將率以役人東征征伐荆國之國疲於軍役而病不暇脩禮而相朝矣。鄭以漸漸爲漸漸然險峻之山石維其高大不可登而上矣以與戎狄衆彊不可得而伐矣其荆舒所在之國山川其道路悠悠然而長遠維其邦域廣闊又勞勞然矣雖往征之難可卒服武人將率雖受命東征役人罷病必不能正之使朝於王矣。傳漸漸山石高峻。正義曰以漸漸文連之石爲山石之狀又言維其高矣故知爲高峻貌此傳無異鄭之文正以漸漸乃是上句而於此釋之明以四句爲一事鄭以勞爲遼遼言廣闊之意毛無改字之理必不與鄭同勞矣當爲勞苦故王肅云言遠征戎狄戍役不息乃更漸漸之高石長遠之山川維其勞苦也孫毓云篇義言役人久病於外故經曰山川悠遠維其勞病矣此皆以上四句竝爲征戎狄而言俱是述毛爲說傳意或當然也下篇苕之華序曰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竝起何草不黃序曰四夷交侵用兵不息此序言戎狄叛之明其亦伐戎狄傳又揔而注之則王孫之言非無理矣故據爲毛說若然卒章上四句毛則分之者以豕之與月天地不同故分之則此山川事類故幷之。箋山石至卒服。正義曰以漸漸高不可上故喻戎狄彊不可伐也知非戎狄之國高山者以

序唯言戎狄叛之不言征伐戎狄則不得歷其國之高山又荊舒之地山川悠遠而尚伐之不得言戎狄山高不可伐故以喻其衆彊也維其高矣還是漸漸之石高也則知維其勞矣是山川悠遠之勞勞也故曰山川者荊舒之國所處其道里長遠邦域又勞勞廣闊說此者言其不可卒服故下句言不能正之也廣闊遼遼之字當從遼遠之遼而作勞字者以古之字少多相假借詩又口之詠歌不專以竹帛相授音既相近故遂用之此字義自得通故不言當作遼也毛幷注四句則是以爲一事箋分爲二者以下云武人東征不皇朝矣必上有難征之事乃可言不能正之不得不言荊舒故知山川悠遠是荊舒之地爲下事發端也不幷以四句爲下事之端者以序云戎狄叛之經亦當有其事不得全無所陳故以上二句充之也卒章不分之者以序云命將率東征則荊舒之惡爲甚是詩所主言而下章文勢接連上言涉波下言滂沱俱是水事明其共爲一喻故皆以爲荊舒焉。箋武人至於王。正義曰以序云命將率東征故知武人謂將率也皇王釋言文朝者諸侯見王之辭序云役久病於外明其所將之人罷病不能正之使朝故言將率受王命東行而征伐役人罷病必不能正荊舒使朝於王王肅云武人王之武臣征役者言皆勞病東行征伐東國以困病不暇脩禮而相朝此自王肅之說毛意無以見其爲然正以詩中諸言不皇多爲不暇故存其說代毛耳凡諸侯邦交有相朝之法此將率當是王之公卿不得有相朝之禮且受命出征務服前敵無暇相朝自其常事不當以此爲怨而列於詠歌王氏之義不爲長矣

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卒竟沒盡也箋云卒者崔嵬也謂山巔之末也曷何也廣闊之處何時其可盡服。卒毛子卹反鄭在律反崔罪回反嵬五回反本作嵬處昌慮反下同

武人東征不皇出矣箋云不能正之令出使聘問於王。

疏 漸漸至出矣。毛以爲時遠征戎狄戍役罷勞言戎狄之地有漸漸然險峻之山石我等登之維其終竟言當徧歷此石也又山之與川其間悠悠然路復長遠我所登歷何時其可盡偏矣由行不可偏故久病勞苦也不但伐戎狄而已又其武人將率以役人東征疲於軍役而辛苦不暇出而相與爲禮也。鄭以爲漸漸然險峻之山石維其崔嵬然不可登而上矣以與戎狄衆彊不可得而伐矣其荊舒所在之國山川其道里悠悠然而長遠雖往伐之其處廣闊何時其可盡服之矣由此故武人東征之不能正之使出聘問於王矣。傳卒竟沒盡。正義曰釋詁云卒終也終亦竟之義故云卒竟也釋詁又云泯盡也李巡云泯沒之盡泯沒義同故沒爲盡也此經卒沒之義略同而維其曷其文異者維其言已行當竟之曷其憂行不可盡勢相接也。箋卒者至盡服。正義曰箋以上高矣類之則卒亦石之形也故讀爲崒釋山云崒者厜㕒郭璞曰謂山峯頭巉巖者箋云崒者崔嵬謂山巔之末雖音字小異是取爾雅爲說也上章言勞勞廣闊此言不可盡服亦勢相接故上箋云言其不可卒服意取於

此。有豕白蹢烝涉波矣豕豬也蹢蹄也將久雨則豕進涉水波箋云烝衆也豕之性能水又唐突難禁制四蹄皆白曰駭則白蹄其尤躁疾者今離其繪牧之處與衆豕涉入水之波漣矣喻荊舒之人勇悍捷敏其君猶白蹄之豕也乃率民去禮義之安而居亂亡之危賤之故比方於豕。蹢音的都歷反烝之丞反將久雨一本作天將雨能奴代反本又作耐駭戶楷反爾雅說文皆作豥古哀反躁子到反離力智反繪在陵反爾雅豕所寢曰繪方言作橧從木音同漣音連一本作瀾力安反悍下旦反。月離于畢俾滂沱矣畢噣也月離陰星則雨箋云將有大雨徵氣先見於天以言荊舒之叛萌漸亦由王出也豕既涉波今又雨使之滂沱疾王甚也。滂普郎反沱徒何反注同噣直角反又音晝本又作濁見賢遍反。武人東征不皇他矣箋云不能正之令其守職不干王命。它音他

【疏】有豕至他矣。毛以爲此時征伐戎狄役人勞苦而有豕豬之白蹄進而涉入水之波漣之處矣是在地爲將雨之徵也又直月更離歷于畢之陰星在天爲將雨之候以此徵候果致大雨使其水滂沱而盛矣已等役人過之尤以疲病不但久勞又逢大雨爲甚苦之辭也又王之武人將率以役人東征伐荊舒之國皆以勞病不暇更有他事矣故不得相朝爲禮也。鄭以爲荊舒之人似衆豕其君猶白蹄者豕之性能水又唐突難禁制以荊舒之人性好亂又勇悍難制服言有豕之白蹢者領其衆豕離其繪牧之處涉入於水波漣矣以興荊舒之君率其衆民去其禮義之安居於亂亡之危矣豕性本自能水月復離歷於畢星天又雨之使滂沱矣羣家既得此水彌唐突而難制以喻荊舒本自好亂王又爲不善之政以加陵之矣荊舒既被此政彌彊梁而難服武人雖則東征不能正之使不爲他矣干犯王命是爲他事言不能正之使不干王命。傳豕豬至水波。正義曰豕豬釋獸文釋詁云烝進也言進涉是訓烝爲進也毛以下經月離於畢爲雨徵類之則此亦雨徵也故云天將大雨則豕進涉波水矣幷以二經爲雨徵言役人遇雨之勞苦也。箋烝衆至於豕。正義曰烝衆釋詁文豕之性能水言其自好涉波非雨徵也以唐突難禁制喻荊舒之難制服也釋獸釋豕云四蹢皆白豥孫炎曰蹢蹄也傳已訓蹢爲蹄故箋卽以蹄言之經直云白蹢不云豥則白豥亦不知幾蹄白而箋引此者以爾雅主爲釋詩詩中言豕白蹢唯此而已故知本以訓此也馬驚謂之駭則駭者躁疾之言白蹢名之爲駭是躁疾於餘豕故云則白蹄其中尤躁疾者也駭與豥字異義同釋獸於豕之下所寢橧舍人曰豕所寢草名爲橧某氏曰臨淮之。謂野豬所寢爲橧李巡曰豬臥處名橧橧是所居之處牧是所食之地故云離其橧牧之處與衆豕涉入水之波漣矣繪與橧音義亦同荊舒之人勇悍捷敏者謂上俗民人勇而剽悍其舉動便捷敏速以其性輕故好叛難禁制也其君猶白蹄之豕言其民猶衆豕也乃率其臣民去禮義之安而居亂亡之危正謂叛也諸侯之朝天子上下相敬是禮義也叛違

王命以致征討是亂亡也豕者言獸之尢穢今以荆舒比之故賤之比方於豕以其餘與喻立文猶隱此云有豕正是指斥辭有憎疾之旨故知有賤之意。傳月離至則雨。正義曰以畢爲月所離而雨是陰雨之星故謂之陰星月離于畢卽言俾滂沱矣故知月離陰星則雨也洪範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者卽此畢是也春秋緯說云月離于箕風揚沙則好風者箕也所以箕好風畢好雨者鄭洪範注云風土也爲木妃雨木也爲金妃故星好焉推此而往南宮好陽北宮好燠中宮四季好寒也是由巳所克而得其妃從其妃之所好故也鄭知然者以庶徵曰雨曰陽曰燠曰寒曰風而休徵肅時雨若乂時陽若晢時燠若謀時寒若聖時風若此肅乂晢謀聖本之五事則肅由貌也爲木乂由言也爲金晢由視也爲火謀由聽也爲水聖由思也爲土故五行傳以爲貌屬木言屬金視屬火聽屬水思屬土庶徵亦依此貌言視聽思爲次鄭由此故云雨木氣也春而施生故木氣爲雨也暘金氣也秋物成而堅故金氣爲陽也燠火氣也寒水氣也風土氣也凡氣非風不行猶金木水火非土不處故知土氣爲風以此知風土雨木皆從妃所好言好是好樂他辭非巳性也此庶徵寒燠卽晦明也加之以陰則爲六氣故五行傳陰屬皇極故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是也而賈逵服虔因此及春秋緯之文卽以風東方雨西方又云陰中央晦北方明南方唯天陽不變唯晦明所屬爲當餘甚謬矣失之於書傳也。箋將有至王甚。正義曰此與上經相接爲喻言豕性本自能水又加以滂沱之雨是豕彌得性益難禁制以喻荆舒本自好叛加以王之不善是彼彌得志益難威服本言滂沱之喻唯此而巳但詩人言大雨更生一意言月離于畢然從天爲大雨是滂沱之雨萌漸由離畢也言王爲不善然後荆舒背叛是叛之萌漸亦由王出也萌者事之初猶物之萌牙漸而成大也豕旣涉波今又雨之使滂沱是疾此雨之甚言荆舒自好叛王又使之叛是疾王之甚鄭知然者正以言俾不然言雨足矣何須言使也。箋不能至王命。正義曰他者謂職分之外橫爲餘事棄其所守干犯王命是爲他矣故知不能正之令其守職不干王命卽干王命是他也

漸漸之石三章章六句

苕之華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饑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己逢之故作是詩也師旅並起者諸侯或出師或出旅以助王距戎與夷也大夫將師出見戎夷之侵周而閔之今當其難自傷近危亡。苕音條徐音韶草名華音花距音巨難乃旦反下之難同近附近之近

疏 苕之華三章章四句至是詩。正義曰言西戎東夷交侵中國不言南蠻

北狄者下篇序曰西夷交侵中國則蠻狄亦侵序於上下相互以明耳言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卽序首章上二句之事因之以饑饉卒章下二句是也閔周室之將亡卒章上二句是也傷已逢之卽首章下二句是也經序倒者序以由師旅饑饉致周室之亡所以傷之經則因文以弘義逢師旅而已傷乃覆言可傷之事故言因以饑饉於下明其彌是可傷各自為義次也。箋師旅並至危亡。○正義曰以四夷在中國之外從外內侵則緣邊諸侯被侵矣又言師旅並起者非一之辭明其非獨王室故知諸侯或出師或出旅以助王距戎與夷也周禮制諸侯從王之法云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今俱出師旅者周禮言其極耳行則隨時多少不必盡然且於時諸侯衰弱或不能備軍故纔出師旅也知大夫將師出見戎狄之侵周者以序云傷已逢之經云知我如此不如無生若非身自當之不應如此深恨故知身自將師而出見戎狄交侵而發憤閔傷也且上下皆言下國明此亦下國大夫自將其國之師故二章箋云諸侯微弱而王之臣當出見也是於時王臣未出不得逢之也逢之是身見之辭故云今當其難自傷近危亡也

苕之華芸其黃矣 興也苕陵苕也將落則黃箋云陵苕之華紫赤而繁興者陵苕之幹喻如京師也其華猶諸夏也故或謂諸夏為諸華華衰則黃猶諸侯之師旅罷病將敗則京師孤弱。芸音云沇音運夏戶雅反下同罷音皮 **心之憂矣維其傷矣** 箋云傷者謂國日見侵削

疏 苕之華至傷矣。正義曰陵苕之英華本紫赤而繁多至今亦芸然其色黃而衰矣以興周室之諸夏本兵彊國盛今其師病而微矣陵華衰則將落落則苕幹。特立矣諸侯師病則將敗敗則京師孤弱矣以周室之盛忽見如此之衰故我心為之憂愁矣維其傷病矣傷其見侵削也。傳苕陵至則黃。○正義曰釋草云苕陵苕黃華蔈白華茇舍人曰苕陵苕也黃華名蔈白華名茇別華色之名也某氏曰本草云陵蒔一名陵苕陸機疏云一名鼠尾生下濕水中七八月中華紫似今紫草華可染皁煮以沐髮卽黑如釋草之文則苕華本自有黃有白傳言將落則黃是初不黃矣箋云陵苕之華紫赤而繁陸機疏亦言其華紫色蓋就紫色之中有黃紫白紫耳及其將落則全變為黃以裳裳者華言之則芸為極黃之貌故將落乃然。○箋陵苕至孤弱。○正義曰紫赤而繁華衰則黃皆以時事驗知苕之幹喻京師華猶諸夏者以序云交侵中國卽九州之諸夏也師旅並起是諸侯之師起而助王也華之衛幹如諸夏之衛京師故知幹如京師其華猶諸夏也又解不以葉喻之意以其諸夏本亦名諸華襄四年左傳魏絳諫晉侯曰諸華必叛昭三十年左傳子西諫楚王曰吳周之冑。裔也今而始大比於諸華是或謂諸夏為諸華也謂之夏者夏大也以其中國有禮義之華可嘉大也論語曰不如諸夏之亡是也華黃落則苕幹衰故喻諸夏之師旅罷病將敗則京師孤弱也

苕之華其葉青青 華落葉青青然箋云京師以諸夏為障。蔽今陵苕之華衰而葉見青青然喻諸侯微弱而

王之臣當出見也。青青子零反注同鄭章亮反見賢遍反下同。知我如此不如無生箋云我我王也知王之爲政如此則已之生不如不生也自傷逢今世之難憂閔之甚。[疏]苕之至無生。毛以爲上言華將落故於此言已落言陵苕之上黃華今已殞落矣唯有葉青青然獨在耳以興王室之外諸夏今已喪敗矣唯有其臣當出見耳是戎夷之彊侵敗諸夏藩衛既弱周室將亡大夫傷已逢之故言知我王政之如此不能撫和戎夷使諸夏喪敗不如已之本無生也自傷生逢今世。鄭唯以華衰爲異言陵苕之上黃華其色既已衰矣唯其葉見青青然以興周室之外諸夏其師既已罷矣獨王臣當出見華已衰而葉未殞猶諸夏已病而王臣未發明鄭薇既衰出亦敗矣餘同。傳華落葉青青。正義曰事必有漸物無兩盛上言將落則此已落矣又言其葉明唯葉在耳故言華落葉青青然則毛意以華喻所出之師上章以華喻師病此落喻已敗諸侯既敗則王臣當出天下諸侯衆矣尚不能禦之王兵若出亦當敗矣故上章爲諸侯未敗此爲已敗下所以言亡爲事之漸也宣王之伐蠻狄皆出王室之兵此先諸夏後京師者王者彊盛則命將征討諸侯從之衰弱則諸侯先自禦寇王師大急乃出此則理之常也且此時戎狄從外而侵將內及王室詩人先云諸侯之敗見其危之漸耳。箋京師至出見。正義曰既言苕之華又言其葉華之映葉猶諸夏之葉京師故言京師以諸夏爲鄭薇華衰而葉見故喻諸侯微弱王臣當出也易傳者以經仍云苕之華則華猶未落且華喻諸夏時諸夏未爲皆亡不可以落喻故爲衰耳。箋我我至之甚。正義曰知我非詩人自我而以我爲我王者以逢時多難非已所爲詩人不當自責故知我爲王之政人莫不好生而云已不用生生非已所裁而以生爲恨故知已自傷逢今世也

牂羊墳首三星在罶牂羊牝羊也墳大也罶曲梁也寡婦之笱也牂羊墳首言無是道也三星在罶言不可久也箋云無是道者喻周已衰求其復興不可得也不可久者喻周將亡如心星之光耀見於魚笱之中其去須臾也。牂子桑反墳扶云反罶音柳本又作霤牝頻忍反笱音苟復扶又反人可以食鮮可以飽治日少而亂日多箋云今者士卒人人於晏早皆可以食矣時饑饉軍興之少無可以飽之者。鮮息淺反治直吏反[疏]牂羊至以飽。毛以爲諸侯既敗周室將亡今牂羊而責其大首終無是道也以興周衰而求其大興亦無此理也周不復興其亡亦速三星之光耀在於魚罶之中其去斯須不可久也以喻周室之亡期將至欲望其存亦不可久也人於亂世乏食而飢人於治世豐食而飽今亂日多故人可粗得食而治日少故少可以飽。鄭下二句爲異言時師旅既起因之以饑饉故言此士卒之人於宴早可以與之食但時乏之少無可以飽之是所以可傷也。傳牂羊至可久。正義曰釋畜云羊牡羒牝牂故知牂羊牝羊也墳大釋詁文牝小羊也首必稱身小羊而責大首必無是道理也星隨天運晝夜一周魚

筍之間蹔見心星之光曜須臾卽過故言不可久也。箋無是至須臾。正義曰以此詩主論周衰故知喻求其復興不可得也序言閔周室之將亡故知不可久者喻周將亡其去須臾也。箋今者至飽之者。正義曰鄭以幽王時恆多禍亂會無治時何得云治日少乎所以易毛

苕之華三章章四句

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用兵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背音佩 疏 何草不黃四章章四句至是詩。正義曰上言下國後云君子則作者下國君子也君子無尊卑之限國君以下有德者皆是也言四夷交侵中國背叛序其用兵之意於經無所當也用兵不息上二章是也視民如禽獸下二章是也經言虎兕及狐止有獸耳言禽以足句且散則獸亦名禽也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箋云用兵不息軍旅自歲始草生而出至歲晚矣何草而不黃乎言草皆黃也於是之間將率何日不行乎言常行勞苦之甚何人不將經營四方。言萬民無不從役 疏 何草至四方。正義曰言天下之人於草生正月之時從役去時草始生耳今至十月何草而不黃乎言草皆黃矣去草生至於草黃於是之間將率何日而不行乎言常行是勞苦之甚也又言萬民何人而不為將率所將之以經營四方乎言皆為將之以經營也是非直將率為勞萬民又甚苦焉。箋用兵至之甚。正義曰言用兵不息是用之過久何草不黃是見黃而怨若草大始去或欲黃乃行不應見草之黃嗟怨若此明草有生死之期行者覩物而思故云軍旅自歲始草生而出謂正月二月之中也至歲晚矣何草而不黃乎草皆黃矣是九月十月之中也氣則時經寒熱物則草變死生日月長久征行不息是其所以怨也故云於是之間將率何日不行乎是其勞苦之甚也知此句謂將率者以言何日不行明行者有人下云何人不將為人所將則是士卒也下句既為士卒知此為將率也

何草不玄何人不矜箋云玄赤黑色始春之時草牙孽者將生必玄於此時也兵猶復行無妻曰矜從役者皆過時不得歸故謂之矜。矜古頑反注同孽魚列反復扶又反哀我征夫獨為匪民箋云征夫從役者也古者師出不踰時所以厚民之性也今則草玄至於黃黃至於玄此豈非民乎 疏 何草至匪民。正義曰將率以草黃之時既不得歸又至明年之春言今何草不玄言衆草將生而皆玄之也於此之時何人而不為矜耳言皆矜也久而不歸失夫婦之道而皆為矜夫也既久役如此哀我征行之夫豈獨為非民乎若亦是民當休息

何爲使之從役久而不得歸也○箋玄赤至之矜○正義曰鄭於冬官鐘氏注差約之云玄色在緅緇之間其六入者與三入赤三入黑故云玄赤黑色春秋元命苞稽耀嘉皆云夏以十三月爲正物生色黑故知始春之時草牙孽者將生必玄也釋天云九月爲玄孫炎曰物衰而色玄也詩曰何草不玄與此始春之言不同者爾雅所言月名皆不以草色李巡曰九月萬物草盡陰氣侵寒其色皆黑是陰而氣寒之黑不由草玄色孫炎之言謬矣無妻曰矜書傳及王制文彼言老宜爲六十之外禮六十不與服戎自六十以下不必皆老但行役過時久不得歸與無妻者同故謂之矜也舜年三十以無室家之端書亦謂之有鰥在下矜與鰥古今字○箋古者至民乎○正義曰隱五年穀梁傳曰古者征伐不踰時是古者師出不踰時也所以厚愛民之性命恐勞苦故也今草玄至於黃黃又至於玄朞年不歸是爲非民言其不厚之也

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兕虎野獸也曠空也箋云兕虎比戰士也○兕徐履反**哀我征夫朝夕不暇**疏匪兕至不暇○正義曰言我此役人若是野獸可常在外今非是兕非是虎何爲久不得歸常循彼空野之中與兕虎禽獸無異乎時旣視民如禽獸故哀我此征行之夫朝夕常行而不得閑暇○傳兕虎野獸○正義曰傳言野獸者解本舉此之意以役人不宜在野故言視民如禽獸也許愼云兕野牛其皮堅厚可爲鎧釋獸云兕似牛某氏曰兕牛千斤郭景純云一角青色重千斤是也○箋兕虎比戰士○正義曰序云視民如禽獸則直取在野以比之而下章以狐比有棧之車則此中各自取象故云兕虎比戰士取其猛也

有芃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芃小獸貌棧車役車也箋云狐草行草止故以比棧車輦者○芃薄紅反沈又扶東反棧士板反輦者一本作輦車疏有芃至周道○正義曰有芃芃然而小者當狐也此狐本是草中之獸故可循彼幽草今我有棧之輦車人輓以行此人本非禽獸何爲行彼周道之上常在外野與狐在幽草同乎故傷之也○傳芃小至役車○正義曰以芃是狐之狀非大獸故言芃小獸貌也此言用兵不息明此車士卒供役之車故云棧車役車○箋狐草至輦者○正義曰以上言率彼曠野而此又云幽草明義取於草以狐草行草止故比輦者亦道行道止故以幽草與周道相對也故周官鄉師云大軍旅會同正治其徒役與其輦輦注云輦人輓行所以載任器止以爲藩營是行止常依於道似狐之依於草也以循草比人故知比輦者也鄉師注引司馬法曰夏后氏謂輦曰余車殷曰胡奴車周曰輜輦輦一斧一斤一鑿一梩一鋤周輦加二板二築又曰夏后氏二十人而輦殷十八人而輦周十五人而輦是軍行必有輦皆人輓以行也春官巾車王后五路有輦雖載任與此不同亦人輓以行故謂之輦也若然巾之言服車五乘有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注云服車者服事者之車棧車不革輓而漆之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供役以此言之則彼自有棧車何知此非彼者以彼棧車士之所乘以服

事非此軍旅徒役所當有以此知非巾車之棧車也若然傳云棧車役車則與彼庶人役車同又知非彼役車者以役車庶人之所乘但庶人賤以供役爲名耳非輦者也卽唐蟋蟀言役車其休是矣彼不以人輓故知不與此同此謂從軍供役之輦車耳有棧是車狀非士所乘之棧名也

何草不黃四章章四句

魚藻之什十四篇六十二章三百二句

毛詩注疏挍勘記（十五之三）

○緜蠻

止於丘阿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於作于案于字是也下二章皆作于可證此因傳作於而改經也靜女著權輿經皆有於字者用字不畫一之例

○瓠葉

掌外內饔之爨亨煑肉之名　閩本同明監本毛本外內誤倒案肉上浦鏜云當脫饔是煑三字是也

故孰曰饔旣爲孰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饔下當脫一饔字是也

飮食而曰嘗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食作酒考文古本同案酒字是也正義可證

而亨庶人之葉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葉當作菜形近之譌

故去毛炰之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去作云案所改是也

臣有炙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臣當作且形近之譌

猶今俗之勸酒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之作人案釋文云俗之一本作俗人正義云猶今俗人勸酒者是其本作人字考文古本俗下有人字采正義釋文而誤合之也

其賓飮訖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賓當實字誤

○漸漸之石

役久病於外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於誤在案釋文云一本作役人久病人衍字正義本有正義云定本集注役下無人字其箋注亦無人字俗本有者誤也考文一本作役人人病於外更誤

皇王也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王作正考文古本同案正字是也正義云皇王釋言文亦正字之誤　故經曰山川悠遠維其勞病矣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病字當衍也因衍此而下有脫故剜添之餘亦多此類

不皇出矣唐石經以下同考文古本皇作遑案鄭訓皇爲正則經字自作皇王肅以不暇說不皇亦是就皇字而異其義耳不知者乃改經爲遑誤之甚者也　戌役罷勞毛本同閩本明監本戌作戎案戎字是也　不暇出而相與爲禮也閩本同明監本毛本也作矣案所改是也

將久雨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釋文云將久雨一本作天將雨考正義但云將雨不云久雨是其本作天將雨與一本同也　四蹄皆白曰駭按釋文作駭正義則作豥二家之本不同分按其書可了然矣正義以駭說豥文理甚明　今離其繒牧之處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繒下云爾雅豕所寢曰繒方言作橧從木正義引爾雅作橧云繒與橧音義同是鄭箋無從木之本也說文木部無橧字爾雅釋文云舊本多作繒帛字是鄭讀爾雅自從糸後乃依方言改從木耳考文古本作橧采釋文正義中之字而未之考也

則白豥亦不知幾蹄白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蹢誤豥是也　白蹢名之爲駭閩本明監本毛本駭誤豥○按此作豥不誤觀上文引釋獸四蹢皆白豥下文駭與豥字異義同可見　某氏曰臨淮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爾雅疏之作人是也　然從天爲大雨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從當後字誤是也

○苕之華

下篇序曰西夷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四誤西是也

則若幹特立矣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初刻幹後改榦下同案所改非也幹卽正義今字

以諸夏爲障蔽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鄣章亮反正義中字同考此字當用鄣見五經文字

三星在罶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本又作霤誤字耳考文古本采之非也

○何草不黃

言萬民無不從役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不矜上以數起作音云所角反當在此上各本注皆無之未知其本何屬也於正義無文當是其本無此不與釋文同矣

始春之時草牙蘗者 小字本同閩本同相臺本蘗作櫱明監本同毛本牙誤芽正義中字同案釋文云牙櫱魚列反蘗卽櫱字耳

九月萬物草盡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草疑畢字誤是也

故以比棧車輦者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輦者一本作輦車以正義考之其本作者者字是也一本誤考文古本采而倒之一本采之而去棧車二字皆非也

與其輦輂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上輦當輂字音九玉反是也 一梩一鋤 閩本明監本毛本梩誤種 巾之言服車五乘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之當作車是也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五 十五之三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六 （十六之一） 兕

文王之什詁訓傳第二十三

毛詩大雅 陸曰自此以下至卷阿十八篇是文王武王成王周公之正大雅據盛隆之時而推序天命上述祖考之美皆國之大事故爲正大雅焉文王至靈臺八篇是文王之大雅下武至文王有聲二篇是武王之大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 受命受天命而王天下制立周邦。而王于況反 疏 文王七章章八句。文王至作周。正義曰作文王詩者言文王能受天之命而造立周邦故作此文王之詩以歌述其事也上文王篇名之目下文王指而說其事經五章以上皆是受命作周之事也六章以下爲因戒成王言以殷亡爲鑒用文王爲法言文王之能伐殷其法可則於後亦是受命之事故序言受命作周以揔之。傳受命至周邦。正義曰言受命作周是創初改制非天命則不能然故云受命受天命也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立周邦也無逸曰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注云中身謂中年受命謂受殷王嗣立之命彼謂文王爲諸侯受天子命也此述文王爲天子故爲受天命也按春秋說題辭云河以通乾出天苞雒以流坤吐地符又易坤靈圖云法地之瑞黃龍中流見於雒注云法地之瑞者洛書也然則河圖由天洛書自地讖緯注說皆言文王受洛書而言天命者以河洛所出當天地之位故託之天地以示法耳其實皆是天命故六藝論云河圖洛書皆天神言語所以教告王者也是圖書皆天所命故文王雖受洛書亦天命也帝王革易天使之然故後世創基之王雖無河洛符瑞皆亦謂之受命以其得有天下是命與之故此亦云受天命而王天下也文王雖未得九州以其稱王故以天下言之文王受命毛無明說鴟鴞之傳謂管蔡爲二子則毛意周公無除喪攝政避居東都罪其屬黨之事其受命之年必不得與鄭同也尚書武成篇曰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惟九年大統未集孔安國云言諸侯歸之九年而卒故大業未就劉歆作三統歷考上世帝王以爲文王受命九年而崩班固作漢書律歷志載其說於是賈逵馬融王肅韋昭皇甫謐皆悉同之則毛意或當然矣文王九十七而終終時受命九年受命之元年年八十九年其卽諸侯之位已四十二年矣故帝王世紀云文王卽位四十二年歲在鶉火文王於是更爲受命之元年始稱王矣乃引周書稱文王受命九年惟暮之春在鎬召太子發作文傳九年猶名太子明其七年未崩故諸儒皆以爲九年而崩其伏生司馬遷以爲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故尚書周傳云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訟二年伐邘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

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史記周本紀云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虞芮旣讓諸侯
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也此是受命一年之事又曰明年伐犬夷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
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明年西伯崩此雖伐犬夷與伐耆伐邘其年與書傳不次
要亦七年崩也鄭不見古文尚書又周書遺失之文雖可據信依書傳史記爲說故洛誥注云
文王得赤雀武王俯取白魚皆七年是鄭以文王受命爲七年之事中候我應云季秋之月甲
子赤雀銜丹書入豐止於昌戶再拜稽首受尚書運期授引河圖曰倉帝之治八百二十歲立
戊午蔀注云周文王以戊午蔀二十九年受命易。類謀云。文王比隆興始霸伐崇作靈臺受赤
雀丹書稱王制命示王意注云入戊午蔀二十九年時赤雀銜丹書而命之是鄭意以入戊午
蔀二十九年季秋之月甲子赤雀銜丹書而命之也鄭知然者易乾鑿度云入戊午蔀二十九
年伐崇作靈臺改正朔布王號於天下受籙應河圖注云受命後五年乃爲此改。猶如也如前
圖則二十九年之文爲受籙而發受籙者卽謂受丹書王命之籙也以此知入戊午蔀二十九
聖王所得河圖之書由此而論旣云入戊午蔀二十九年雖連以伐崇改正之事云受籙應河
年卽是赤雀所命之年也先言伐崇作靈臺改正朔布王號於天下然後始言受籙者以文王
之時所爲大事唯此而已此由天命而然故旣言受命之年卽言所爲之事下乃繼以受籙應
河圖此等之事皆由受籙而爲之故受籙之言與二十九年文不連耳是類謀亦先言伐崇然
後言受赤雀丹書亦以伐崇作靈臺是文王大事由受命而然故在赤雀之上先言之也且乾
鑿度云亡殷者紂黑期火戊倉精授汝位正昌注云火戊戊午蔀也午爲火必言火戊者木精
將王火爲之相戊土也又爲火子又火使其子爲已塞水是明倉精絕殷之象也是言文王受
命在戊午蔀之意旣言入戊午蔀二十九年受籙復說在戊午之意明以二十九年爲受命年
也受命之月已是季秋至明年乃改元故書序云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注云十有一年本文
王受命而數之是年入戊午蔀四十歲矣是鄭以受命元年爲入戊午蔀三十年故改至十年
而四十也又以歷校之入戊午蔀二十九年歲在戊午其年殷九月二十五日得甲子明年乃
改元則元年歲在已未至十三年在辛未其年正月六日得甲子譜云以歷校之文王受命十
三年辛未之歲殷正月六日殺紂是得赤雀之命後年改元之驗也又中候雒師謀云唯王旣
誅崇侯虎文王在豐豐人一朝扶老至者八十萬戶是受命六年而伐崇居豐也卽云至磻谿
之水呂尚釣崖王下趍拜曰望公七年矣所以言七年者以本丹書命云雒授金鈐師名呂故
得命卽望之今受命六年而言望公七年通得命之年數之故七是得命之後明年改元鄭所
參校於茲明矣若然鄭於金縢之末注云文王年十五生武王又九十七而終終時武王年八
十三矣若文王受命七年武王八十三至十一年觀兵得魚之時武王八十七矣至九十三而
終則通數取魚之年乃得爲七年鄭云文王得赤鳥武王俯取魚皆七年文王以明年數武王

以其年數者文王改元須得歲首爲之武王未及改元唯須正名號耳我應說文王之戒武王
曰我終之後恆稱太子河洛復告遵朕稱王故太誓說武王升冊稱皇太子得魚卽云俯取是
得告之卽須改稱故不與文王同也如上所說受赤雀之命必是歲在戊午蔀二十九年矣案
乾鑿度云歷元名握先紀日甲子歲甲寅又曰今入天元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二百八十歲昌
以西伯受命注云受洛書之命爲天子以歷法其年則入戊午蔀二十四年矣歲在癸丑是前
校五歲與上不相當者其實當云二百八十五歲以其篇已有入戊午蔀二十九年受籙之言
足以可明故略其殘數整言二百八十而不言五也知必加五年當戊午蔀二十九年者依三
統歷七十六歲爲一蔀二十蔀爲一紀積一千五百二十歲凡紀首者皆歲甲寅日甲子卽以
甲子之日爲初蔀名甲子蔀一也滿七十六歲其後年初日次癸卯卽以癸卯爲蔀首二也從
此以後壬午爲蔀三也辛酉蔀四也庚子蔀五也已卯蔀六也戊午蔀七也丁酉蔀八也丙子
蔀九也乙卯蔀十也甲午蔀十一也癸酉蔀十二也壬子蔀十三也辛卯蔀十四也庚午蔀十
五也已酉蔀十六也戊子蔀十七也丁卯蔀十八也丙午蔀十九也乙酉蔀二十也是一紀之
數終而復始紀還然今乾鑿度入天元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二百八十歲以一紀之法一千五
百二十歲除之得一千八百一十五紀餘有四百八十歲卽是入後紀之年其初年還歲甲寅
日甲子以甲子癸卯壬午辛酉庚子已卯等六蔀除之餘有二十四年卽是入戊午蔀二十四
年更加五年爲二十九年受赤雀之命若推太歲卽以六十除積年其受命之年太歲在戊午
若欲知日之所在乘積年爲積日以日行一帀六十除之得日之所在又案三統之術魯隱公
元年歲在已未其年前惠公之末年歲在戊午計文王受命是戊午之年下至惠公末年六復
戊午當三百六十年矣而雒師謀注云數文王受命至魯公末年三百六十五歲又餘五年者
本唯云三百六十耳學者多聞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因誤而加徧校諸本則無五字也或以爲
文王再受天命入戊午蔀二十四年受洛書二十九年受丹書若如此說於易緯之文上下符
合於中候之注年數又同必知不然者以讖緯所言文王之事最爲詳悉若赤鳥之外別有洛
命則應有文言之今未有聞焉明其無也所論圖書莫過中候而我應及雒師謀皆說文王之
事只言赤雀丹書不言更有所命詳撿諸緯其辭亦然易通卦驗曰有人候亓倉姬演步有鳥
將顧其意言文王得赤鳥而演易也是類謀曰受赤雀丹書春秋元命苞曰鳳皇銜丹書於文
王之都皆言丹書鳥雀而已曾無序言別有他命鄭言洛書卽丹書是也不然鄭何處得洛書
之言乎說者雖云再命既言七年而崩則亦赤雀命後始改元矣若二十四年已後受洛書所
以不卽改元而待後命何也且鄭云受洛書之命爲天子若前命已爲天子後命更何所作既
天已使爲天子猶尚不肯改元便是傲慢神明違拒天命聖人有作洪不然也又鄭於六藝論
極言瑞命之事云太平嘉瑞圖書之出必龜龍銜負焉黃帝堯舜周公是其正也若禹觀河見

長人皐陶於洛見黑公湯登堯臺見黑鳥至武王渡河白魚躍文王赤雀止於戶秦穆公白雀集於車是其變也文王唯言赤雀何得更有洛書且洛書龜負而出乃是太平正法於文王之世安得有之此其所以大蔽也然則文王所受實赤鳥銜書非洛而出謂之洛書者以其河龍圖發洛龜書感此爲正也故圖者謂雖不從河謂之河圖書者雖非洛出謂之洛書所以統名焉故元命苞云鳳皇銜圖置帝前黃帝再拜受堯坐中舟與太尉舜臨觀鳳皇負圖授是不從河者也坤靈圖云黃龍中流見於洛注云謂洛書不必皆龜負也言河圖龜書見其正耳所命文王銜丹書者我應是類謀謂之赤雀元命苞謂之鳳皇通卦驗謂之爲鳥鳥者羽蟲之大名赤雀鳳皇之雛神而大之亦得稱鳳文雖不同其實一也受命六年乃始伐崇既伐於崇乃作邑於豐則受命之時未都豐矣而我應云赤雀銜丹書入豐止於昌戶元命苞云鳳皇銜丹書遊於文王之都者鄭作我應序云文王如豐將伐崇受赤鳥是當時行往豐地未都豐也所居有屋故稱昌戶從後言之謂之文王之都太誓云至於王屋譜云周公避居東都亦此類也文王世子稱武王謂文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文王生稱王也其稱王也必在受命之後元命苞云西伯既得丹書於是稱王改正朔誅崇侯虎稱王之文在誅崇之上是類謀云稱王制命示王意乾鑿度云改正朔布王號於天下二文皆承伐崇作靈臺之下伐崇在六年則亦六年始稱王也但彼文以伐崇之等皆是文王大事故歷言之其言不必依先後爲次未可卽以爲定書傳稱二年伐邘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書序云殷始咎周注云咎惡也紂聞文王斷虞芮之訟後又三伐皆勝而始畏惡之拘於羑里又曰周人乘黎注云乘勝也紂得散宜生等所獻寶而釋文王文王釋而伐黎明年伐崇案殷傳云西伯得四友獻寶免於虎口而克耆大傳曰得三子獻寶紂釋文王而出伐黎其言既同則黎耆一物是文王伐犬夷之後乃被囚得釋乃伐耆也出車說文王之勞還帥云春日遲遲是四年遣役五年始反乃勞之當勞訖被囚其年得釋卽以歲暮伐耆故稱五年伐耆也天無二日土無二王若五年以前既已稱王改正則反形已露紂當與之爲敵非直咎惡而已若已稱王顯然背叛雖紂之愚非寶能釋也又書序周人乘黎之下云祖伊恐奔告於受作西伯戡黎若已稱王則愚者亦知其叛不待祖伊之明始識之也且其篇仍云西伯明時未爲王是六年稱王爲得其實故乾鑿度布王號之下注云受命後五年乃爲改此是鄭意以爲六年始王也但文王自於國內建元久矣無故更復改元是有稱王之意雖則未布行之亦是稱王之迹故周本紀云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皇甫謐亦云受命元年始稱王矣正以改稱元年故疑其年稱王斯言非無理矣但考其行事必不得元年稱王耳然則六年稱王七年則崩是稱王甚晚禮記大傳注云文王稱王早矣者以殷紂尚存雖於年爲晚而時未可稱故爲早也時未可稱而必稱之者我應云我稱非早一人固下注云我稱王非爲早欲以一人心固臣下是早稱之意也然則伐崇之時未稱王矣皇矣說伐崇之事而云是類是

禡王制云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禡於所征之地然則類者祭天之名未稱王而得祭天者文王於伐崇之後尋卽稱王於時天期已至崇又大敵雖未稱王已行王事故類禡也文王雖稱王改正統得行其統內六州而已禮記大傳曰牧之野武王之大事改正朔易服色謂克紂之後又復頒布使天下徧知之猶未制禮未是大定故召誥云惟二月三月注云當爲一月二月不云正月者蓋待治定制禮乃正言正月故也然則從是以後始大定矣文王之得太公無經典正文言其得之年月雖師謀注云文王既誅崇侯乃得呂尚於磻谿之崖是伐崇之年得呂尚也書傳云散宜生南宮括閎天三子相與學訟於太公四子遂見西伯於羑里是文王被囚之年得太公也史記齊世家云西伯政平及斷虞芮之訟伐崇密須犬夷大作豐邑天下三分其二歸周者太公之謀計居多則是斷虞芮之前得太公也皇甫謐以爲未受命時已得太公羣言不同莫能齊一案左傳稱呂伋爲王舅則武王之后大公女也文王受命六年武王以八十二矣不應此時方取正室且文王爲今年得之明年卽崩以人情準之未應便爲武王取其女也又書傳之美太公言其翼佐文武身有殊勳世祚太公以表東海以其有大功故也若伐崇之後方始得之則文王於時基宇已就太公無所宜其力亦何功業之有乎若武王承父舊基太公因人成事牧野一戰賢聖多矣杖鉞之勞不足稱述而使經傳之文褒揚若此六年始得深可惑矣齊世家云呂尚蓋嘗窮困年老矣以魚釣干周西伯出獵得之或曰太公嘗事紂紂無道去之游說諸侯無所遇而卒西歸周西伯或曰呂尚隱海濱周西伯拘羑里散宜生等知而招尚曰吾聞西伯善養老盍往歸焉言呂尚所以事周雖異然要之爲文武師司馬遷馳騁古今良亦勤矣尚不能知其事周所由安能知得之年月今雖考校未能正之尚書帝命驗曰自三皇以下天命未去饗善使一姓不再命然則文王已受赤雀武王又得白魚者一姓不再命謂子孫既衰之後天不復重命使與耳非謂創業之君也文王雖天意與之而仍未克紂復命武王使之統一故再受命焉○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在上在民上也於歎辭昭見也箋云文王初爲西伯有功於民其德著見於天故天命之以爲王使君天下也崩謚曰文○於音烏注及下於緝并注皆同見賢遍反下著見同著珍慮反謚音示愼也悉也生存之行終始悉錄之以爲謚也○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乃新在文王也箋云大王聿來胥宇而國於周王迹起矣而未有天命至文王而受命言新者美之也○大音泰後大王皆同○

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有周周也不顯顯也顯光也不時時也時是也箋云周之德不光明乎光明矣天命之不是乎又是矣○

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言文王升接天下接人也箋云在察也文王能觀知天意順其所爲從而行之

疏 文王至左右○正義曰言文王初爲西伯在於民上也於呼可歎美哉其時已施行美道有功於民其德昭明著見於天言治民光大天所加美以此故爲天所命周自大王

已來居此地周雖是舊國其得天命維爲新國矣以明德而受天命變諸侯而作天子是其改新也天旣命文王我有周之德豈不光明乎由有美德能受天命則有周之德爲光明矣天之命我文王豈爲不是乎皇天無親惟德是與當時天下莫若文王則天之所命爲是矣又美文王云文王升則以道接事于天下則以德接治于人常觀察天帝之意隨其左右之宜順其所爲從而行之。傳在上至歎辭。正義曰此言於昭于天是說文王治民有功而明見上天故知在上在於民上也書傳引於穆清廟乃云於者歎之是於爲歎辭也尚書注云於者鳴聲則於鳴古今字耳。箋文王至曰文。正義曰下言其命維新則此未受命時事故鄭本而言文王初爲西伯未受命之時已有功於民其德著見於天故爲天所命也言初爲西伯以對後爲王揔受命之前爲初非謂爲西伯之初耳以言在上著見于天明治民之功見也故知有功於民其德著見于天言著見者爲天所加美而知之故天命之爲王使爲君於天下至崩而謚之曰文曲禮下曰君天下曰天子檀弓上曰死謚周道也。箋大王至美之。正義曰言大王自豳來相其可居之處而爲國於周大王已來居此地是周雖舊邦也閟宮云寔始翦商是王迹起爲國語言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雖爲周興之兆而未有書文授之王位是未有天命至文王而受天命以諸侯國名變而爲天子國名是其改新之也言新者美文王能使之新也。傳有周周也時是也。正義曰以周文單故言有以助之烝民曰天監有周時邁曰明昭有周皆同也猶左傳謂濟爲有濟傳疊而解之有周正周也時是釋詁文。箋周之德至是矣。正義曰此言文王德著爲天所命故反其辭以結之言又是者言周德旣明天命復是對上句故言又也王肅云天命之是也言時天下莫若文王。傳言文至接人。正義曰人君在人之上在天之下其升降惟天人耳故知言文王升接天下接人謂與之交接天則恭敬承事以接之人則恩礼撫養以接之。箋在察至行之。正義曰此言文王之接天人而云在帝左右明是察天動作而效之言文王觀知天意解在帝也順其所爲從而行之解左右也易稱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故順其所爲而效之

亹亹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亹亹勉也哉載侯維也本本宗也支支子也箋云令善哉始侯君也勉勉乎不倦文王之勤用明德也其善聲聞日見稱歌無止時也乃由能敷恩惠之施以受命造始周國故天下君之其子孫適爲天子庶爲諸侯皆百世。亹音尾聞音問注同哉如字毛載也鄭始也左傳作載本又作載同敷音孚施始豉反適音的字或作嫡**凡周之士不顯亦世**不世顯德乎也者世祿也箋云凡周之士謂其臣有光明之德者亦得世世在位重其功也。

疏 亹亹至亦世。毛以爲亹亹乎勉力勤用明德不倦之文王以勤行之故有善聲譽爲人所聞日見稱歌不復已止文王能布陳大利以賜子孫於是又載行周道致有天下以此德澤流於後世維文王孫

之與子皆受而行之維文王孫之與子不問本宗之子皆得百澤相繼言由文王功德深厚故
福慶延長也文王之德不但德及子孫而已凡於周爲臣之士豈不有顯德乎言其皆有顯德
而亦得繼世食祿言文王德人。及朝臣所以常見稱識行。復已止也。鄭唯以哉爲始侯爲君
爲異言文王能敷陳恩惠之施合德著于天遂受天命而造始周國由此故爲天下之人君其
文王孫之與子其本適爲天子支庶爲諸侯皆得百世餘同。傳亹亹至支子。正義曰亹亹
勉也釋詁文哉與載古字通用中庸言栽者培之注引上天之載是其通也以其通用故云哉
載也釋詁哉。維侯也郭璞曰互相訓是侯得爲維也適譬本幹庶譬其枝故言本本宗支支子
也王肅云文王能布陳大利以錫予人故能載行周道致有天下維文王孫子受而行之美其
及支子孫。言文王之功德其大宗與支子相承百世之道。箋云哉始至百世。正義曰哉始侯
君釋詁文也以文王受命創爲天子宜爲造始周國君其子孫故易傳也受天之命本由明德
其用明德卽陳錫是也不。能敷陳恩惠之施故得受命造周令長世稱誦是用明德而致令聞
不已也昭十年左傳曰陳錫載周能施也夫故知去恩惠之賜以施予也宣十五年左傳亦引
此詩乃云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是造始周國也既造周國當子孫嗣之故天下之民君其
子孫爲天子庶爲諸侯皆百世也。傳不。至世祿。正義曰傳以經言不顯則爲顯也由顯而
得世故并及之不世顯德乎其世顯德也謂臣有顯德令子孫世之仕者世祿欲舉輕以明重若
子孫復有顯德爵位亦世之仕者世祿孟子文。箋凡周至其功。正義曰以士者男子成名
之大號下至諸侯及王朝公卿大夫摠稱亦可以兼士也凡爲摠辞顯爲光明故言謂其臣有
光明之德者亦得世世在位以重其功勞故也傳言世祿箋言在位者以言亦世者亦前本支
百世也百世謂繼世在位知此亦世世在位也以此知毛言世祿舉輕苞。重耳不謂不得世世
也文王之時則其功未定不得定之長在卿大夫之位若武王以後則大封羣臣或爲列士諸
侯或爲王朝卿佐維爲王朝之臣其大功亦得世之故直言世世在位而不辨其內外也郊特
牲及士冠禮云繼世以立諸侯象賢則封爲國君固當世矣其卿大夫有大功乃得世也王制
言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注云選賢置之於位其國之祿如諸侯不得世又曰大夫不世爵注
云謂縣內及列國諸侯爲天子大夫者不世爵而世祿辟賢也又曰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也
公羊傳曰世卿非禮則卿大夫正法不得世也異義卿得世又公羊穀梁說卿大夫世則權并
一姓妨塞賢路專政犯君故經譏尹氏齊氏崔氏也左氏說卿大夫得世祿不得世位父爲大
夫死子得食其故采而有賢才則復升父故位故傳曰官有世功則有官族謹案易爻位三爲
三公二爲卿大夫曰食舊德食舊德謂食父故祿也尚書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
不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絕爾善論語曰興滅國繼絕世國謂諸侯世謂卿大夫詩云凡周
之士不顯亦世孟子曰文王之治岐也仕者世祿知周制世祿也此許氏亦以卿大夫世祿爲常

雖以世祿爲常而有大功德亦得世位故裳裳者華刺幽王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鄭箴膏肓
云公卿之世立大功德先王之命有所不絕者是大功特命則得世位也白虎通曰諸侯繼世者
南面之君體陽而行陽道不絕大夫人臣北面體陰而行陰道有絕故也此託之陰陽之義其實
諸侯以大功而封故也卿大夫本以佐君欲令非賢不可所以不世也其得世者又違常法以大
功而許之耳**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翼翼恭敬思辭
也皇天楨幹也箋云猶謀思願也周之臣既世世光明其爲君之謀事忠敬翼翼然又願天多生賢人於此邦此邦能生之則是我周之幹事之臣○楨音貞爲于僞反下天爲此同**濟**
濟多士文王以寧濟濟多威儀也○濟子禮反後濟濟皆同【疏】世之至以寧○毛以爲因上不顯亦世文反而詳之言此世祿之臣豈不光明其德乎言其世世有
光明之德故也以有光明之德其爲君之謀事則能翼翼然忠誠而恭敬也所以得有此臣者天
以周德至盛欲使羣賢佐之故皇天命多衆之士生之于我周王之國我周王之國能生此賢人
收而用之則維是我周家幹事之臣臣能幹事則國以乂安故歎美之此濟濟然多威儀之衆士
文王以安寧言文王得賴此臣之力思語辭不爲義鄭以思爲願言此世顯之臣非直謀事恭敬
又推誠恕物所及弘廣乃思願皇天令其多衆之士生此我王之國得與我周家爲幹事之臣此
世顯之人謀則忠敬心則誠信故歎美之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濟濟多士還謂世顯之人與思
皇多士不同也○傳翼翼至皇天○正義曰釋訓云翼翼恭也敬是恭之類故連言之以此覆述
世顯之人不宜更有所思故以思爲辭皇與多士連文能生多士維天乃然皇者天號故皇爲天
也王肅云言天思周德至盛故爲生衆士於此周國王國能生此衆美之士維周以之爲楨幹也
○箋猶謀至之臣○正義曰猶謀釋詁文以思之爲辭止在句末今句首言之不宜爲辭故易傳
以意之所思必情之所願故以思爲願朝廷之士多妒忌賢能故嘉魚美太平之君子樂與賢者
共之朝臣之願多賢實爲美事明此思皇多士是世顯之人復思使皇天更生多賢也下濟濟多
士卽世顯之人與此多士不同也何者此思皇多士乃是世顯之人思天生之尚未知思得以否
假令得之猶是後世之事文王未得賴之以寧也以此知濟濟多士還是世顯之人傳以翼翼爲
恭敬而論語曰爲人謀而不忠乎謀者主忠故言忠敬翼翼然也言此邦能生則是生而用之故
云則是我周家幹事之臣幹事是已用之語明克生爲用之矣○傳濟濟多威儀○正義曰此多
士是上世顯之人則諸侯及公卿大夫此文皆兼之釋訓云濟濟容止也孫炎曰濟濟多士之容
止也然則濟濟揔爲在朝之儀故云威儀也曲禮下云大夫濟濟謂行容之貌與此別少儀云朝
廷之儀濟濟翔翔與此同矣○**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穆穆美也緝熙光明

也假固也箋云穆穆乎文王有天子之容於美乎又能敬其光明之德堅固
哉天爲此命之使臣有殷之子孫。緝七入反熙許其反假古雅反固也。**商之孫子其麗**
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 麗數也盛德不可爲衆也箋云于於也商之孫子其數不徒億多言之也至天已命文王之後乃爲君於周之九服之中
言衆之不如德也。麗力計反沇又力知反。【疏】穆穆至周服。毛以爲穆穆然而美者文王也既有天子之容矣於呼美哉又能於有光明之德者而敬之其敬光明之德者而甚堅固
哉言尊賢愛士心能堅固故天命之使臣有商之孫子而代殷也商之孫子其數至多不徒止於
一億而已言其數過億也雖有過億之數以紂爲惡之故至於上帝既命文王之後維歸於周而
臣服之明文王德盛之至也。鄭唯以侯爲君言商之孫子爲君於周之九服之中爲異餘同。
傳穆穆至假固。正義曰穆穆美釋詁文又云緝熙光也敬之云學有緝熙于光明故傳連明言
之假雖有別訓以言敬事有德而爲天所命宜爲堅固故爲固也。箋穆穆至子孫。正義曰於
爲歎美之辭故言於美乎言又能敬其光明之德以文王身有聖德復能敬人故言又也直言光
明之德不言止則止爲辭也大學引此詩注云敬其所以自處止緇衣亦引此注云敬其容止者
彼各有所證故與此不同也此言緝熙敬止明有緝熙之德者敬之故言敬其光明之德假哉文
雖下屬而理結於上故云堅固哉天爲此命之言能敬德堅固故能受天命使臣有商之子孫謂
使之爲臣以爲已有卽下云侯服于周是也。傳麗數至爲衆。正義曰以億是數名故知麗爲
數也德之小者猶可以衆敵之盛德不可爲衆言德盛則難爲衆故雖多而服周深美文王言非
衆所敵王肅云商之孫子有過億之數天既命文王則維服于周盛德不可爲衆毛於上章訓侯
爲維則其意如肅言也。箋商之至如德。正義曰以舉多而服文王故知不徒億也文王所得
六州而已殷之同姓未必有歸之者況其子孫乎而云不億者此作在成王之時從後見其歸周
本而美之耳非實事也言天既命文王之後乃爲君於周之九服之中言其貴者耳其數既多亦
有不爲君者也九服者大司馬大行人千里之畿外每云又其外五百里卽侯甸男采衞要夷鎮
蕃是也此亦據在後言之天命文王之時服名未定也其服名自古而有故禹貢有甸侯綏要荒五服皋陶謨所謂弼成五服是也但不知夏殷服名耳 **侯服于周天命**
靡常 則見天命之無常也箋云無常者善則就之惡則去之。**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厥作祼將常服黼冔** 殷士殷侯
也膚美敏疾也祼灌鬯也周人尚臭將行京大也黼白與黑也冔殷冠也夏后氏曰收周曰冕箋云殷之臣壯美而敏來助周祭其助祭自服殷之服明文王以德不以彊。祼古亂反黼音甫冔
況甫反字林作緈又火于反鬯敕亮反夏戶雅反。**王之藎臣無念爾祖** 藎進也無念念也箋云今王之進用臣當念女祖爲之法王斥成王。藎才刃反爲

之法一本作
爲之法度

【疏】侯服至爾祖。毛以爲商之子孫旣衆多今維乃服臣于周以商之族類變爲
周臣如是則見天命之無常去惡就善是無常也命旣無常故殷之諸臣多士
皆有壯美之德見時之疾於周祭宗廟則助其灌鬯之禮而行之於京師言其知命服周之無貳
心也因其服周之事而言文王之寬此殷士其爲祼獻行禮之時常服其殷所服黼衣而冔冠也
文王若以彊服之則當改其衣冠令之從已今仍服殷冠明其自來歸從文王以德服之不以彊
也以旣陳文王之盛德因舉以戒成王言之進用臣法可無念汝祖文王乎言當念汝祖文王之
法脩德服衆爲天下所歸是進用臣之道。鄭唯上一句言爲君列在九服于周家是天命無常
餘同。傳則見至無常。正義曰天之所爲不可得見以紂之惡文王之善致使商之孫子臣服
于周如是觀之則見天命之無常也太學引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箋
亦引彼文是無常之事也。傳殷士至曰冔。正義曰此殷士卽前商之孫子服周者故知殷侯
也膚美小雅廣訓文敏疾釋詁文王肅云殷士有美德言其見時之疾如早來服周也祼者以鬯
酒灌尸故言灌鬯也舉祼言之故取郊特牲文云周人尚臭尚臭者一代之禮文王之時未必已
然亦可據後而言也以祼是祭禮當須行之故言將行也天官小宰云凡祭祀贊祼將之事注以
將爲送則此言祼將亦宜爲送但祼時送爵亦是行之其言雖異義亦同也京大釋詁文桓九年
公羊傳曰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此京
亦謂京師故訓爲大也冬官繢人云白與黑謂之黼周冕無繢繡之飾則殷冔亦不以黼爲飾黼
自衣服之所有也禮器云冕諸侯九旒注云似夏殷制則殷之諸侯祭服亦九章而下不止於黼
而已舉一章而表之耳郊特牲及士冠禮皆云周弁殷冔夏收故知冔殷冠也旣以冔爲殷冠更
取二代以明之故言夏后氏曰收周曰冕也彼云周弁此云冕者以周自大夫以上祭服皆用冕
服故傳以冕言之實冕而謂之弁者周禮弁師注云弁古冠之大號官名弁師職掌五冕故知弁
是大名也。箋殷之至以彊。正義曰殷臣壯敏來助周祭祼將是也王肅亦云殷士自殷以其美
德來歸周助祭行灌鬯之禮也然宗廟之祭以祼爲主於禮王正祼而后亞祼則祼將主人之事
矣而云助行灌者天官小宰凡祭祀贊祼將之事注云又從太宰助王祼謂贊王酌鬱鬯以獻尸
言太宰贊王小宰贊太宰是祼將之事有臣助之矣此周人尚臭舉祼將以表祭事見殷士助祭
耳不必專助行祼也以祭言已代而服舉其本故云自服殷之服明文王以德不以彊本以德服
之而來不以威彊使至何者若爲畏威當改從其周服今服其故服是慕德而來故也武成云大
邦畏其力此言不以彊者彼美文王有威可畏耳其實文王化人先以德故言不以彊也此文王
之時故殷士仍得服殷之服若制禮之後皆從時王之法唯二王之後服其故服可也。傳藎進
無念念也。正義曰藎進釋詁文無念是反而言之故云念也。箋今王至成王。正義曰以承
上文王進臣之道而言念之文王實成王之祖故曰斥成王也此美文王之詩當以時王之意稱

述先祖之美不應篇末更戒成王而以爲戒成王者以下章云殷之未喪師宜鑒于殷是時已滅舉以爲鑒若文王之時則紂實未亡不得爲戒又卒章云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是欲使後世法文王也下言文王之道可以與後世爲法此云無念爾祖明是上念文王以文王爲祖非成王而誰也戒後世使法文王卽是述文王之美故美文王可以戒成王也傳雖不明意當同鄭

無念爾祖聿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聿述永長言我也我長配天命而行爾庶國亦當自求多福箋云長猶常也王既述脩祖德常言當配天命而行則福祿自來。聿于必反。

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 帝乙已上也箋云師衆也殷自紂父之前未喪天下之時皆能配天而行故不忘也。喪息浪反注同已上時掌反本作以紂直久反。

宜鑒于殷駿命不易 駿大也箋云宜以殷王賢愚爲鏡天之大命不可改易。駿音峻又音俊易毛以豉反不易言甚難也鄭音亦言不可改易也下文及後不易維王同。

疏 無念至不易。毛以爲作者戒成王既無不念汝祖文王進臣之法當述而脩行其德王當云長我當爲之者我所配天命而行也又當告庶國云爾庶國亦當自求多福言勤脩德教福自歸之又陳所以我當長配天命而行之者殷自紂父以前未喪失衆心之時其德皆能配上天之命而行由紂不能配天命令臣民叛而歸我我宜鑒鏡于殷觀其王之賢愚以爲已戒何則天之大命不可改易。鄭唯永言配命二句爲異以爲王常言當配天命而行則自求而歸之者多衆之福也。傳聿述至多福。正義曰聿述言我永長皆釋詁文也直言配命知是長配天命者以下云克配上帝故知配配天命也言爾國亦當自求多福者以上章說殷侯助祭還是殷侯念祖自求多福是戒人之辭故知還戒此殷侯衆多故謂之庶國也。箋長猶至自來。正義曰長雖異理通不若常爲便故猶爲以戒成王宜以多福與配天相成故不爲庶國也又言字不訓爲我。傳帝乙已上。正義曰以失衆而卒亡天下者紂也經云未喪故知帝乙以前其間雖行有善惡不喪衆心故能配天以王者爲配在位不失則能配之故酒誥云自成湯至於帝乙罔不成王畏相舉未亡以駿亡者耳其實以前非無惡者故無逸說殷之三宗之後云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是有惡者矣。傳駿大。正義曰釋詁文。箋宜以至改易。正義曰鑒鏡也鏡照物知善惡故以殷爲鏡知存亡言天下之大命不可改易者謂天意善者與之惡者去之此命一定終不變改也。

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 遏止義善虞度也箋云宣偏有又也天之大命已不可改易矣當使子孫長行之無終女身則止偏明以禮義問老成人又度殷所以順天之事而施行之。遏於葛反或作謁音同韓詩遏病也義毛音儀鄭如字度待洛反下同偏音遍下同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載事刑法孚信也箋云天之道難知也耳不聞聲音鼻不聞香臭儀法文王之事則天下咸信而順之○【疏】命之至作孚○毛以爲戒成王言天之大命旣不可改易故常須戒懼此事當垂之後世無令止於汝王之身而已欲令後世長行之長行之者常布明其善聲聞於天下又度殷之所以順天言殷王行不順天爲天所去當度此事終當順天也旣言行當順天因說天難儆儆上天所爲之事無聲音無臭味人耳不聞其音聲鼻不聞其香臭其事冥寞欲儆無由王欲順之但近法文王之道則與天下萬國作信言王用文王之道則皆信而順之矣○鄭唯宣昭義問爲異以爲汝當偏明以禮義問老而有成德之人餘同○傳遏止義善虞度也○正義曰遏止義善釋詁文虞度釋言文○箋有又至行之○正義曰以上已有所行之事下復言之故知宜爲又也蕩曰雖無老成人謂老人而有成德者也殷王之能順天者謂成湯與三宗耳前文以賢愚爲戒而不言脩其道以不亡爲配天非皆順天與此意異也此又度其殷王之中賢聖能順天者而行之故可福流於後與其宜鑒不同也此經云自天自從也從又爲順故言順天之事○傳載事刑法孚信也○正義曰以其說天之事故載爲事也刑法孚信釋詁文○箋天之至香臭○正義曰以其令法文王故知爲難知而言也凡言聞者謂耳所知也香臭非聲云鼻不聞其香臭者但以知其氣故借聞名之中庸註云無知其臭氣者聞卽知也

文王七章章八句

毛詩注疏挍勘記 十六之一

○文王

言文王之能伐殷 閩本明監本毛本伐作代案所改是也 年八十九年其卽諸侯之位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下年字當衍文是也讀九字斷句

二年伐邘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邘當作邢下二邢字十行本不誤

易類謀云 毛本同閩本明監本易作是案皆誤也當作易是類謀曰

乃爲此改猶如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猶上當有應字讀以改字斷句

得魚卽云俯取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云下浦鏜云脫王字是也

終而復始紀還然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重紀字紀紀還然者每紀還甲子等二十部比前爲然也浦鏜云紀還然三字疑衍誤甚矣

有人侯牙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牙當互字誤與下步顧相叶是也

湯登堯臺見黑鳥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鳥誤鳥非也節南山正義云若湯得黑鳥是其證

故

圖者謂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云故得圖者錯誤耳

其命維新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惟後改維案初刻誤

也者世祿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上也字作士案士字是也正義云仕者世祿易士爲仕而說之耳考文一本采之非也 不問本宗之

子皆得百澤相繼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支誤之澤當世字誤是也 言文王德人及朝臣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人當作乂形近之譌 所

以常見稱識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識當作誦正義下云令長見稱誦是其證也 行復已止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行作不案所改是也此互易而誤見下 釋詁

哉維俟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哉作文案皆誤也此當作云與下云互易 美其及支子孫 閩本明監本毛本及作本案所改是也 箋云始至百世

閩本明監本毛本云始作令善案所改誤也此云當作哉與上哉互易 不能敷陳恩惠之施 閩本明監本毛本不作以案所改非也此不字當與上行字互易山井鼎

云宋板作亦當是剜也 舉輕苞重耳 閩本明監本毛本苞作包案所改是也 故經譏尹氏齊氏崔氏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齊下當衍氏字齊

崔氏在春秋經宣十年也王制正義無引不備耳 予不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絕爾善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上不字衍掩

誤絕皆非也正義引自如此

則是我周之幹事之臣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之作家案正義云則維是我周家幹事之臣又云故云則是我周家幹事之臣未知其本作

家或自爲文也輒改者非

祼將于京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同明監本毛本祼誤祼下同

言之進用臣法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言當作主 如早來服周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如作知案所改是也

故不忘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忘作亡考文古本同案亡字是也

言爾國亦當自求多福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爾下當有庶字舉未亡以驗亡者耳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驗疑驗字誤是也

大清嘉慶二十年重栞宋本用文選樓藏本校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六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六

毛詩大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二聖相承其明德日以廣大故曰大明。復扶又反 疏 大明八章首章二章四章七章皆六句三章五章六章卒章皆八句至武王。正義曰作大明詩者言文王有明德由其德當上天故天復命武王焉言復更命武王以對前命文王言文王有明德則武王亦有明德互相見也此經八章毛以爲從六章上五句長子維行以上說文王有德能受天命故云有命自天命此文王是文王有明德天命之事也馬生武王以下說武王有明德天復命之故云保祐命爾燮伐大商是武王有明德復受天命之事也但說文王之德則追本其母述武王之功則兼言其佐文王則天生賢配武王則帝所降臨皆是欲崇其美故辭所汎及鄭唯以首章并言文王武王俱有明德故能伐殷與下爲揔目餘同。箋二聖至大明。正義曰以經有明無大故解之也聖人之德終始實同但道加於民化有廣狹文王則纔及六州武王徧被天下論其積漸之功故云日以廣大以其益大故曰大明。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明明察也文王之德明明於下故赫赫然著見於天箋云明明者文王武王施明德于天下其徵應炤晢見於天謂三辰效驗。赫呼伯反恐也應應對之應炤章遙反本或作灼晢之設反見賢遍反

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忱信也紂居天位而殷之正適也挾達也箋云天之意難信矣不可改易者天子也今紂居天位而又殷之正適以其爲惡乃棄絕之使教令不行於四方四方共叛之是天命無常維德是予耳言此者厚美周也。忱市林反適音的注同挾子燮反一作子協反 疏 明明至四方。毛以爲文王施行此明明然光顯之德在於下地其徵應赫赫然著見之驗在於上天由此爲天所祐棄紂命之故反而美之云若是則天之意難信斯不可改易者維王位耳以其身爲天子謂天必歸之更無異意何則紂居天之大位而又殷之正適以其爲惡之故天乃絕而棄之使其教令不通達於四方爲四方所共叛而天命歸文王是爲天命難信也以天之難信而文王能得天之意言此所以厚美周也。鄭於文義大同以此章以下揔爲明明赫赫辭兼武王言二聖皆能然餘同。傳明明至於天。正義曰明明察也釋訓文以此文上下相對謂施德於下能感上天。箋明明至效驗。正義曰以下言紂之政教不達四方爲天下所棄是武王時乃然則此章爲揔目其辭兼文武矣故曰文王武王施明德於天下也以其理當兼之故并言武耳不以兩明赫赫之文分之使有所屬也謂三

辰有效驗者周禮春官神仕職曰掌三辰之法注云日月星辰其著位也桓二年左傳曰三辰旂旗昭其明也服虔云三辰日月星也謂之辰者辰時也日以照晝月以照夜星則運行於天民得取其時節故謂之辰也有效驗者謂日月揚光星辰順軌風雨以時寒暑應節乃知君德能動上天民皆見其徵應所以言赫赫在上也○傳忱信至挾達○正義曰忱信釋詁文微子之命及左傳皆謂微子爲帝乙之元子而紂得爲正適者鄭注書序云微子啓紂同母庶兄紂之母本帝乙之妾生啓及衍後立爲后生受德然則以爲后乃生受故爲正適也挾者周通之義故爲達周禮所謂浹日浹即今之匝義同也○箋天之至美周○正義曰自古已來無不易之代云不可易者以諸侯以下廢立由人是其可改易也至於天子之位則非人力之所能變改言不可改易所以見其難難而能改所以美周德也紂爲天子而復言使明是天之使也教令不行自由紂惡而云天使之者天將令殷滅故生玆愚主亦天使之也故云天使見天人相將之義○

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摯國任姓之中女也嬪婦京大也王季大王之子文王之父也箋云京周國之地小別名也及與也摯國中女曰大任從殷商之畿內嫁爲婦於周之京配王季而與之共行仁義之德同志意也○摯音至仲字任音壬注同下大任皆放此嬪毗申反中丁仲反下同大任音泰後大任大姒大姜皆同

疏

摯仲至之行○毛以爲旣言文王明德爲天所與故本其所由言有摯國之中女其氏姓曰任從彼殷商之畿內來嫁于周邦旣配王季爲妻曰能盡婦道於大國乃與王季維於仁義之德共之而行所以同志意○鄭唯爲婦於周京之地爲異餘同○傳摯國至之父○正義曰以文勢累之任姓仲字故知摯爲國也以下言大任婦人稱姓故知任爲姓仲者中也故言之中女此言仲任下言大任者此本其未嫁故詳言其國及姓字下言已嫁以常稱言之禮婦人從夫之謚故頌稱大姒爲文母大任非謚也以其尊加于婦尊而稱之故謂之大姜大任大姒皆稱大明皆尊而稱之唯武王之妻左傳謂之邑姜不稱大蓋避大姜故也嬪婦釋親文下曲禮云生曰妻死曰嬪此生而言嬪者周禮立九嬪之官婦人有德之稱妻死其夫以美號名之故稱嬪也若非夫於妻傍稱女婦有德雖生亦曰嬪故書曰嬪于虞亦是生稱之也京大釋詁文王肅云唯盡其婦道於大國耳述毛爲說也○箋京周至志意○正義曰箋易傳者以言於京是於其處所不得漫言於大國述王肅以爲大國近不辭矣上篇述文王受命之事而云祼將于京可得以爲京師此王季時爲諸侯之子孫耳追崇其號得謂之王不得即以其居爲京師也孫毓以爲京師又不通矣思齊曰思媚周姜京室之婦此云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下章云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皆周京並言明俱是地矣周是大名明京是其中小別也當時殷商爲天下大號而言自彼爲有所從來之辭以商對周故知自其畿內也乃及者相與之辭德者

揔稱所行者仁義也故言配王季而與行仁義之德同其志意見婦人佐夫故言同耳周本紀云大王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則王季未爲世子而生昌矣此則從後而言主於王季故其辭若王季爲君之時言也，

大任有身生此文王大任仲任也身重也箋云重謂懷孕也○重直勇反又直龍反廣雅云有娠也下同孕以證反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回違也箋云小心翼翼恭慎貌昭明聿述懷思也方國四方來附

疏 大任至方國○正義曰大任既嫁於周今有身而懷孕矣至終月而生文王維此文王既生長之後小心而恭慎翼翼然明事上天之道既維恭慎而明事上天述行此道思得多福其德不有所違以此之故受得四方之國來歸附之言文王有德亦由於父母○傳身重○正義曰以身中復有一身故言重箋申之云謂懷孕也易曰婦孕不育是也○箋小心至由父母○正義曰釋訓云翼翼恭也故知恭慎貌人度量欲其心之大謹慎欲其心之小見其終常戒懼出於性然表記引此詩乃云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是也言受方國故知四方之國來附之此篇主美文王有明德而上述大任之配王季故解之云此言文王有德亦由父母也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集就載識合配也洽水也渭水也涘厓也箋云天監視善惡於下其命將有所依就則豫福助之於文王生適有所識則爲之生配於氣勢之處使必有賢才謂生大姒○洽戶夾反一音庚合反案馮翊有郃陽縣應劭云在郃水之陽郃戶荅反渭音謂涘音士妃音配字亦作配下皆同爲于僞反下天爲亦爲同處昌慮反○

疏 傳集就至涘厓○正義曰鳥止謂之集是集爲依就之義故以集爲就也文王初載謂其幼小始有識知故以載爲識也釋詁云妃匹合也妃合對也轉以相訓是合爲妃義也洽與渭連文又水北曰陽渭是水名則洽亦水也釋丘云涘爲厓郭璞曰謂水邊也○箋天監至大姒○正義曰於文王有所識則不過二三歲也大戴禮稱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十五生武王發明大姒之小於文王纔一二歲耳若然文王初生已有天命之意皇矣乃眷西顧明是紂惡之後天始視文王與此乖者帝王之命定於冥兆唐堯之受河圖昌名已在其錄明天歸文王在於久矣但作詩之人意各有主皇矣辭爲沮勸作與奪之勢故言見紂之惡乃歸文王此則美文王之聖有賢妃之助故言天將有命爲生大姒所述意異故言天命有早晚耳氣勢之處正謂洽陽渭涘是也名山大川皆有靈氣嵩高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水亦靈物氣與山同詩人述其所居明是美其氣勢故云爲生賢妃於氣勢之處使之必有賢才也思齊云大姒嗣徽音則文王之妻爲大姒也此云天作之合下言文王親迎故知謂生大姒所言居河之湄雅言有微

尰之疾者小人不得其氣勢唯居下濕故生疾耳辭各有意不得同也

文王嘉止大邦有子 嘉美也箋云文王聞大姒之賢則美之曰大邦有子女可以為妃乃求昏

大邦有子俔天之妹 俔磬也箋云既使問名還則卜之又知大姒之賢尊之如天之有女弟。俔牽遍反磬也徐又下顯反說文云譬諭也韓詩作磬磬譬也

文定厥祥 言大姒之有文德也祥善也箋云問名之後卜而得吉則文王以禮定其吉祥謂使納幣也

親迎于渭 言賢聖之配也箋云賢美配聖人得其宜故備禮也。迎魚敬反

造舟為梁不顯其光 言受命之宜王基乃始於是也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造舟然後可以顯其光輝箋云迎大姒而更為梁者欲其昭著示後世敬昏禮也不明乎其禮之有光輝美之也天子造舟周制也殷時未有等制。造七報反又七道反毛云天子造舟方言云浮梁也廣雅作艁音同說文艁古造字一音才早反輝音暉

【疏】文王至其光。毛以為此篇主美文王雖王季尚存皆以文王為主上既言天為生配此言成昏之礼故言文王既聞大姒之賢則嘉美之曰大邦有子女可求以為昏姻媒以行納采也既納采問名將加卜之又益知大姒之賢言大邦之有子女言尊敬之磬作是天之妹然言尊重之甚也卜而得吉行納吉之後言大姒之有文德文王則以礼定其卜吉之善祥謂使人納幣則礼成昏定也既納幣於請期之後文王親往迎之於渭水之傍造其舟以為橋梁敬重若此豈不明其礼之有光輝乎言其明也。鄭唯文定厥祥文一字為異餘同。箋文王至求昏。正義曰上既言大姒之生此言文王嘉止則文王美大姒矣大邦有子文在嘉止之下是文王美之辭明矣既美其賢謂之可以為妃故知乃求昏也下箋云既使問名則此求昏謂納采時也案士昏礼納采問名同日行事是其礼相因遣納采即問名也。傳俔磬。正義曰此俔字韓詩文作磬則俔磬義同也說文云俔諭也詩云俔天之妹謂之譬喻即引此詩箋云尊之如天之有女弟與譬喻之言合蓋如今俗語譬喻物云磬作然也。箋既使至女弟。正義曰以此既主文王之事下言親迎于渭是指文王身之親迎則文王嘉止文定厥祥皆謂文王身自美之身自定之也始於聞而美之終以造舟親迎則此章文有倫次揔述昏礼故箋準行六礼之事而結之以嘉止有子承上在渭之涘故為聞而美之既美其賢自然求昏行納采也下言文定厥祥祥者徵祥之美即卜吉之謂上言納采下言卜吉明此是問名之後還卜得吉兆益尊美之故言文王既使問名還則卜之又知大姒之賢尊之如天之有女弟也釋親云男子謂女子先生為姊後生為妹妹即女弟天者無形之物非如人有親族言天妹者繫之於天見尊之耳初嫁必幼故以妹言之易有歸妹之卦亦此意也。傳祥善。正義曰釋詁文。箋問名至納幣。正義曰祥者吉祥之事而言定之是問名之後卜而得吉昏以納幣為定定此吉祥唯納幣耳故知文王以礼定其吉祥謂納幣也幣由卜吉行之故昏礼

謂之納徵注云徵成也是亦爲卜吉而言與此祥意協也春秋莊二十二年冬公如齊納幣不言納徵者禮以著義而爲之立名故謂之納徵春秋君及大夫之行當指其所爲之事故言納幣何休因此言春秋質也此箋上有問名卜而得吉即納吉也定其吉祥爲納幣也下有親迎是四禮見矣無納采與請期者詩人之作舉其大綱非如記注能備言其事上箋云求昬者即是納采也雖請期之文不見耳既親迎明請之可知也六禮納采納吉納徵三禮言納餘不言納者以問名請期親迎皆須復名而後可言其名既復不須以納配之采也吉也徵也三者皆單是夫氏於女之禮故加納見行之於彼也箋以此章言取大姒之事皆文王身爲主孫毓云昬禮不稱主人母在則命之此時文王纔十三四孺子耳王季尚在豈得制定求昬之事如毓之言非無理矣鄭必以文王之娶時實幼少但聖人有作動爲模範此詩歌之大雅以爲正法主於文王之身不復繫之父母耳非謂其時不是父母制之也下所言親迎造舟皆出文王之意故得後世遵之以爲王者之禮若王季使之然則是王季行王法無所美於文王也親迎造舟既文王所專則嘉止定祥亦是文王身矣復何所嫌而云文王不可哉○傳言賢聖之配○正義曰此解本之親迎意以賢聖宜相配故備禮而親迎之是言親迎亦明大姒之有德故箋申之言賢女配聖人得其宜故備禮也六禮唯親迎爲重迎尚身自親之餘禮行之可知故言備也文王雖人子時事在雅則天子法天子當親迎故異義公羊說天子至庶人娶皆當親迎左氏說王者尊無體敵之義故不親迎鄭駮之云大姒之家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王親迎于渭即天子親迎明矣天子雖至尊其於后猶夫婦也夫婦判合禮同一體所謂無敵豈施於此哉禮記哀公問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此言親迎繼先聖之後爲天地宗廟主非天子則誰乎是鄭意以此爲天子之法故引之以明天子當親迎也○傳言受至光輝○正義曰昬禮人倫之本禮始於正夫婦然則周有天下王業之基皆始迎於大姒矣故云文王受命之宜及周家王業之基乃初始於是不可不敬重之故造舟也因解舟尊卑之制天子造舟至特舟皆釋水文李巡曰比其舟而渡曰造舟中央左右相維持曰維舟併兩船曰方舟一舟曰特舟孫炎曰造舟比舟爲梁也維舟連四舟也然則造舟者比船於水加板於上即今之浮橋故杜預云造舟爲梁則河橋之謂也維舟以下則水上浮而行之但船有多少爲等差耳禮天子乃得造舟文王欲盛其昬事必極物盡禮用天子之制然後爲榮故云造舟然後顯其光輝解本用造舟之意王肅云造舟爲梁然後可以顯著其光輝明文王之聖德於是可以王也○箋迎大姒至等制○正義曰此美大其事而造舟若禮先有之不應特述明是文王所創制也云迎大姒更爲梁者欲其昭著示後世敬昬禮也不明乎其禮之有光輝言其實明禮之有光輝反其言所以美之也以傳歷言舟之等級故申之云天子造舟周制也殷時未有等制知

者若先有等制則下不僭上文王雖欲重昏禮豈得僭天子乎若僭天子爲罪則大於時人主誰肯聽之以此知殷時未有等制文王敬重昏事始作而用之後世以文王所用故制爲天子法耳故王基云自殷以前質略未有造舟方特之差周公制禮因文王敬大姒重初昏行造舟遂即制之以爲天子禮著尊卑之差記以爲後世法是也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長子維行纘繼也莘大姒國也長子長女也維行大任之德焉箋云天爲將命文王君天下於周京之地故亦爲作合使繼大任之女事於莘國莘國之長女大姒則配文王維德之行。纘子管反莘所巾反長張丈反注同。

篤生武王保右命爾燮伐大商篤厚右助燮和也箋云天降氣于大姒厚生聖子武王安而助之又遂命之爾使協和伐殷之事協和伐殷之事謂合位三五也。右音祐字亦作佑注同燮蘇接反協戶頰反

【疏】有命至大商。毛以爲既言迎得大姒此又言其能與文王行德生聖子以克殷也言教命乃從天而來歸將命此文王于彼周國于其京師也則爲生善美之匹使繼先姑大任之女事維在於莘國是莘國處長之子女則以配文王與之維德之行共行仁義於周京以此夫妻聖賢其行德義之故爲天降氣於大姒遂厚生聖子武王言武王得美氣之厚天既降氣生之亦安保而佑助又遂命汝武王使汝協和其伐大商之事當靖以待時天道協會而後伐之言其伐又爲天助也。鄭唯於彼周京之地爲異餘同。傳纘繼至德焉。正義曰纘繼釋詁文此莘猶上莘也婦人所繫國姓而已姒是其姓則莘是其國故云莘大姒國也纘女者言能繼行女事故知長子長女喪服注云言子兼男女是也婦之所繼唯繼姑耳繼姑而言維行故知能行大任之德也上章述大任之事云乃及王季維德之行今大姒言大任之德則亦與文王維行矣故箋申之云配文王維德之行是取上章爲說也。箋天爲至之行。正義曰經言有命自天何知不時已受命而言天爲將命文王者以此申結上章之事有命自天猶有命既集也纘女維莘猶在渭之涘也下乃言篤生武王是述新娶之事不得爲受命之後故言將命文王也以大姒之德自在於性故本之維莘言在父母之國已能繼大任之德經之維莘爲纘女所在而言與長子別句而理則下通故又言莘國之長女以明之。傳篤厚右助燮和也。正義曰篤厚燮和皆釋詁文釋詁又云左右助也介尚右也轉而相訓是右爲助也。箋天降至三五。正義曰厚生謂聖性感氣之厚故言天降氣於大姒也聖人雖則有父而聖性受之於天故言天降氣也保右命爾文承厚生之下則安助命之皆是天也故箋於天降氣之下即連言之安而助之者使之身體康彊國家無虞是安之也多生賢輔年壽九齡是助之也文王之受丹書已云降德滅殷發誅紂及渡盟津白魚入舟是又遂命之也燮伐大商文在命爾之下則協和伐商之事天命使然故云使和伐殷之事言天所使也又解和伐殷之事正謂合位於三五是也言正合會天道於五位三所而用

之歲月日辰星五者各有位謂之五位星日辰在北歲在南月在東居三處故言三所此事在於外傳周語伶州鳩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顓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黿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太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憑神也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韋昭云五位歲月日辰星也三所逢公所憑神也周分野所在也后稷所經緯也案其文云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歲之所在月之所在言五位三所謂五物在三處當以此五在爲三所不得以所字充之若必以所字充之則周之分野不言所也又正合五位則五物皆助若三所唯數逢公則日之與辰不助周矣韋昭之言非也周語雖有此言而古歷廢滅劉歆作三統歷以考之頗有其交故韋昭王肅等皆據而言焉漢書律歷志曰三統上元至伐紂之歲十四萬二千一百九歲歲在鶉火張十三度故傳曰歲在鶉火師初發以殷十一月戊子日在析木箕七度故傳曰日在析木是夕也月在房五度房爲天駟故傳曰月在天駟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斗柄也故傳曰辰在斗柄明日壬辰辰星始見癸巳武王始發丙午逮師戊午渡于盟津盟津去周九百里師行三十里故三十一日而渡明日己未冬至辰星與婺女伏歷建星及牽牛至於婺女天黿之首故傳曰星在天黿是劉歆所考之事也此天之五位所以得助周者以辰星在須女八度日在箕七度日月合辰斗前一度謂在箕十度也此三者皆在東北維此北水木交際又辰星所歷建星及牽牛皆水宿顓頊水德而王帝嚳以木受之今周亦木德當受殷水星與日辰在其位當如帝嚳之代顓頊是一助也又天黿一名玄枵齊之分野大姜之祖有逢伯陵者殷之諸侯封之齊地逢公之死其神憑焉我周出於姜姓爲外祖所佐是二助也歲星在張十三度鶉火之次周之分野歲星所在利以伐人是三助也月在房五度房心爲大辰大辰農正而農事起謂之農祥后稷播殖百穀月在農祥之星則月亦佑周是四助也以於伐紂之時有此五物助周武王能上應天意合而用之故謂協和也此五位所在星宿度數自非用筭無以推之又鄭注尚書爲文王受命武王伐紂時日皆用殷歷劉向五紀論載殷歷之法唯有氣朔而已其推星在天黿則無術焉。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旅衆也如林言衆而不爲用也矢陳興起也言天下之望周也箋云殷盛合其兵衆陳於商郊之牧野而天乃予諸侯有德者當起爲天子言天去紂周師勝也。**上帝臨女無貳爾心**言無敢懷貳心也箋云臨視也女女武王也天護視女伐紂必克無有疑心。

疏 殷商至爾心。毛以爲上既言佑命武王協和伐殷故言伐殷爲天所佑之事殷商之兵衆其會聚之時如林木之盛也此衆雖盛列於牧地之野維欲叛殷而歸我維欲起我而滅殷言皆無爲紂用盡望周勝也非直敵人之意嚮周如此又上天之帝既臨視汝矣其所將之衆

皆無敢有懷貳心於汝之心言皆一心樂戰故周所以勝也。鄭唯下三句爲異言殷衆盛天
命有歸天乃維予其爲諸侯而有德者當起爲天子言天去紂而與周也天意旣欲與周其從
武王之人莫不勸樂戒武王言上天之帝護視於汝矣伐紂必克無有疑貳於汝伐紂之心當
知其必克無貳心伐之是人又樂戰也伐殷者武王之所欲衆人應難之今衆人不以巳勞唯
恐武王不戰是勸樂之甚天予人勸所以能克也。傳旅衆至望周。正義曰旅衆釋詁文木
聚謂之林如林言其衆多而不爲紂用武成曰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周本紀云紂聞武王
來亦發兵七十萬人拒武王武王使師尚父以大卒馳紂師紂師雖衆皆無戰之心欲武王之
亟入紂師皆倒戈以戰以開武王武王馳之紂兵皆崩是衆而不爲用也矢陳釋詁文與起釋
言文毛氏於詩予皆爲我無作取予之義上篇侯皆爲維言天下之望周解維予侯與之意王
肅云其衆維叛殷我與起而滅殷傳意當然也。箋殷盛至師勝。正義曰牧誓云至于商郊
牧野乃誓書序注云牧野紂南郊地名禮記及時作坶野古字耳今本又不同此陳師交戰予
宜爲授予之義武王於紂乃是諸侯有德者當起爲天子明爲王而行惡者當廢黜是言天意
去紂而予周故師勝也士無二王對紂名武王爲諸侯也史記伯夷叔齊諫武王曰以臣弑君
可謂仁乎伯夷謂武王爲臣詩人稱之爲侯亦可矣。傳言無敢懷貳心。正義曰言無敢則
是軍衆之人不敢也泰誓上曰予有臣三千惟一心故傳以無貳爾心爲衆人無敢懷貳心即
左傳所謂同心同德是也。箋臨視也女女武王也至伐紂必克無有疑心。正義曰臨視釋
詁文閟宮云致天之届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汝彼無貳之文在臨汝之上是戒武王使
無貳心此文與彼大同明亦戒武王言伐紂必克無有疑心也伐紂之事本出武王之心詩人
反言衆人之勸武王見其勸戰之甚太誓曰師乃鼓譟前
歌後舞格於上天下地咸曰孜孜無怠是樂勸武王之事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彭彭

洋洋廣也煌煌明也騵馬白腹曰騵言上周下殷也箋云言其戰地寬廣明不用
權詐也兵車鮮明馬又強則暇且整。洋音羊檀徒丹反煌音皇騵音原駵音留

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

師大師也尚父可尚可父鷹揚如鷹之飛揚也涼佐也箋
云尚父呂望也尊稱焉鷹鷙鳥也佐武王者爲之上將。
涼本亦作諒同力尚反韓詩作亮云
相也大音泰鷙之利反將子匠反。

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肆疾也會甲也不崇朝而天
下清明箋云肆故今也會合
也以天期已至兵甲之強師率之武故今伐殷合兵以清明書牧誓曰時甲子昧爽
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肆音四師所類反亦作率坶音牧本又作牧昧音妹

疏 牧野至清明。毛以爲上言將戰爲天人所歸此又述戰時之事言所戰之處牧地之野洋洋然甚寬而
廣大於此廣大之處陳檀木之兵車煌煌然皆鮮明又駕駟騵之牡馬彭彭然皆強盛維有師

尚父者是維勇略如鷹之飛揚身爲大將時佐彼武王車馬鮮强將帥勇武以此而疾往伐彼大商會値甲子之朝不終此一朝而伐殺虐紂天下乃大清明無復濁亂之政。鄭唯下二句爲異言天期已至兵甲之强將帥之武故令往伐此大商會合兵衆以朝旦昧爽淸明之時伐之也。傳洋洋至下殷。正義曰洋洋文連牧野述戰地之貌故宜爲廣大煌煌言車之鮮故爲明也騵馬白腹曰騵釋畜文郭璞曰騵赤色黑鬣也檀弓說三代乘馬各從正色而周不純赤明其有義故知白腹爲上周下殷戰爲二代革易故見此義檀弓亦言戎事乘騵明非戎事不然因此武王所乘遂爲一代常法夏殷不下其先代之色時王之意異。箋言其至且整。正義曰詩辭所發理不徒然言戰地寬廣必當有意故知明當時不用權詐也少儀曰軍旅思險隱情以虞是設權必依險阻故寬廣之地不用權詐車之鮮明馬之强盛車固馬肥不慮不克則心不忽遠閑暇於事且齊整也成十六年左傳欒鍼說晉國之勇云好以衆整又曰好以暇牧誓注云好整好暇用兵之術是兵法貴閑整也此說武王之師尚父爲佐則牧野之戰不用權詐矣而維師謀說太公受兵鈐之法云踐爾兵革審權矩應詐縱謀出無孔注云踐行也矩法也當親行汝兵革審其權謀之法孔道也應敵之變詐縱己之謀所出無常道善太公知權變者兵法須知彼已當預爲之備所以貴權謀故善太公能審之但武王之伐紂以至聖攻至惡敵無戰心不假權詐以不用權詐故爲美耳若前人德與己同力又相敵當設權以取勝何則與其自敗寧我敗人故僖二十二年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左氏以其不用子魚之計至於軍敗身傷所以責襄公也而公羊善之云雖文王之戰亦不是過鄭箴膏肓云刺襄公不度德不量力引考異郵云襄公大辱師敗於泓徒信不知權譎之謀不足以交鄰國定遠疆也此是譏師敗也公羊不譏違考異郵矣是德均力同當權以取勝也其在軍之士則聽將之命不得縱舍前敵曲爲小仁宣二年宋鄭戰于大棘左傳曰狂狡輅鄭人鄭人入于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爲禽也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殺敵爲果致果爲毅易之戮也何休以爲狂狡近於古道鄭箴膏肓云狂狡臨敵拘於小仁忘在軍之禮識之義合於譏是軍士當從上命也雖成湯伐桀尚書云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明軍士雖爲至德之師不可違命縱敵也。傳師大師至涼佐。正義曰史記齊世家云大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西伯出獵得之曰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爲大師劉向別錄曰師之尚之父之故曰師尚父父亦男子之美號太誓注云師尚父文王於磻谿所得聖人呂尚立以爲太師號曰尚父尊之其言皆可與尚父義同尊之爲作此號故維師謀云號曰師尚父是也如世家之文則尚本是名號之曰望而維師謀云呂尚釣厓注云尚名也又曰望公七年尚立變名注云變名爲望蓋因所呼之號遂以爲名以其道可尊尚又取本名爲號也孫子兵法曰周之興也呂牙在殷則牙又是其名字也釋詁云亮介尚右也左右亮也轉以相訓是亮爲佐也亮諒義

同。箋佐武王爲之上將。正義曰太誓司馬在前王肅曰司馬太公也司馬非上卿而云上將者周司馬主軍旅之戒命故上將爲司馬也。傳肆疾至清明。正義曰釋言云兊肆也郭璞曰輕兊者好放肆左傳云輕者肆焉是肆爲疾之義故以肆爲疾言伐者見清明之速又解會朝清明爲速疾之意言武王陳師會甲日之朝不終一朝而爲天下清明是其疾也王肅云以甲子昧爽與紂戰不崇朝而殺紂天下乃大清明無復濁亂之政傳云會甲肅言甲子昧爽以述之則傳言會甲長。讀爲義謂甲子日之朝非訓會爲甲孫毓云經傳詁訓未有以會爲甲者失毛旨而妄難說耳定本云會甲兵則與會甲子義異。箋肆故至乃誓。正義曰肆故今也釋詁文天期已至卽上變伐大商協和五位斁滅有期也兵甲之彊卽上檀車四騵舉車馬則兵甲可知也師率之武卽尚父鷹揚是也故今伐殷其合兵以朝且清明之時言於時殺紂也引牧誓證清明之時是昧爽之義牧誓注亦引此詩交相。爲證以明其事同也昧爽者爽明也言其昧。之而初明晩則塵昬旦則清故謂朝旦爲清明古詩曰清晨登隴首是清亦古今之通語也易傳曰以會者遇值之辭言會朝清明正是會清明之朝耳詩無甲子之文不當橫爲會甲且清明與昧爽文協故易之

大明八章四章章六句四章章八句

緜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 緜彌延反由一本無由字太王也序舊無注本或有注者非。疏 緜九章章六句至太王。正義曰作緜詩者言文王之興本之於太王也太王作王業之本文王得因之以興今見文王之興本其上世之事所以美太王也經九章上七章言太王得人心生王業乃避狄居岐作寢廟門社是本太王下二章乃言文王興之事叙以詩爲文王而。作故先言文王之興而又追而本之各自爲勢故文倒也。

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 興也緜緜不絕貌。瓜紹也瓞。瓝也民周民也自用土居也沮水漆水也箋云瓜之本實繼先歲之瓜必小狀似瓝故謂之瓞緜緜然若將無長大時興者喻后稷乃帝嚳之冑封於。邰其後公劉失職遷于豳居沮漆之地歷世亦緜緜然至大王而德益盛得其民心而生王業故本周之興云于沮漆也。瓜古華反瓞田節反韓詩瓞小瓜也沮七余反漆音七瓝蒲剝反長張丈反嚳苦毒反高辛氏帝也冑直又反邰他來反王于況反亦如字後王業同

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 古公豳公也古言久也亶父字或殷以名言質也古公處豳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吾土地吾聞之君子不以其所養人而害人二

三子何患無君去之踰梁山邑乎岐山之下豳人曰仁人之君不可失也從之如歸市陶其土
而復之陶其壤而穴之室內曰家未有寢廟亦未敢有家室箋云古公據文王本其祖也諸侯
之臣稱君曰公復者復於土上鑿地曰穴皆如陶然本其在豳時也傳自古公處豳而下爲二
章發。亶都但反父音甫本亦作甫陶音桃復音福注同累土於地上也說文作覆或般以名
言絕句翟音狄屬音燭岐其宜反
壞而丈反鑿在洛反爲二于僞反
【疏】緜緜至家室。正義曰緜緜然不絕者是瓜紹之瓞瓜
之本實繼先歲之瓜歲歲相繼恒小於本若將無復長
大之時也以喻后稷乃帝嚳天子之冑封爲諸侯後更遷於豳國世世漸微若將無復興盛之
時也至於大王其德漸盛得其民心而初始生此王業乃不復爲微此事在何時乎乃用居於
沮漆二水之傍巳則然矣居沮漆者復是何人乎乃是我文王之先祖久古之公號爲亶父者
於漆沮之傍其爲宅舍纔作陶復陶穴而居之所以然者以其國土未大人眾不多未敢有其
家室故且穴復而居之。傳緜緜至漆水。正義曰緜緜微細之辭故云不絕貌也釋草云瓞
瓝其紹瓞舍人曰瓞名瓝小瓜也紹繼謂瓞子漢中小瓜曰瓞孫炎曰瓞小瓜子如瓝其本子
小紹先歲之瓜曰瓞然則瓜之族類本有二種大者曰瓜小者曰瓞此則其種別也而瓜蔓近
本之瓜必小於先歲之大瓜以其小如瓝故謂之瓞瓞是瓝之別名故云瓞瓝也此時在豳言
民周民者此民自豳居周復以周爲代號此述周國之興故以周言之釋訓云由從自也由訓
爲用故自得爲用也土地人之所居故云土居也言沮水漆水者以水非可居之處見居在沮
漆之傍舉水以表土耳禹貢雍州云漆沮既從是漆沮俱爲水也或言漆沮爲二水名漢書地
理志云右扶風有漆縣云漆水在其縣西則漆是一水名與沮別矣孔安國云漆沮一名洛水
漆沮爲一蓋沮一名洛水孔連言之。箋瓜之至沮漆。正義曰瓜之本實謂瓜蔓近本之實
繼先歲之瓜必小其形狀似瓝故謂之瓞其實瓜之與瓞猶種不同也必言本實小者以其言
紹近本之實繼先歲之瓜猶長子之繼父故言繼也瓜實近本則小今驗信然近本小雖繼先
歲之瓜不能大如先歲之瓜猶若后稷封爲諸侯雖繼帝嚳之後不能如嚳爲天子瓜之相繼
者歲歲益小若將無長大之時猶后稷之後世世益微若將無興盛之時瓜以年年相承猶人
以世世相繼故取喻焉瓜實無長大之時后稷之後則至大王而盛欲言大王之興故言若將
無長大之時其實瓜雖益小終亦不能長大也后稷乃帝嚳之冑是嚳爲瓜而稷爲瓞自稷以
下祖紺以前皆爲瓞言緜緜不絕則非徒一世故箋歷陳之云封邰遷豳居沮漆之地歷世亦
緜緜然是在邰在豳皆緜緜故云歷世也箋言至大王而德益盛舉大王以約之明以前皆是
也鄭於生民之箋以姜嫄爲高辛氏之世妃而生后稷經云即有邰家室周本紀云舜封棄於
邰號曰后稷是稷爲帝嚳之冑封於邰也公劉云篤公劉于豳斯館是公劉失職遷於豳也失
職者謂失稷官之職不復得在王官也周語云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

不務我先生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于戎狄之間韋昭云不窋失官去夏而遷於豳豳西近戎北近狄周本紀亦云不窋末年夏氏政亂去稷不務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間然則失職遷豳自不窋始矣言公劉遷豳者案公劉之篇說公劉避亂適豳其言甚詳不可得而改而外傳史記皆言不窋奔於戎狄蓋不窋之時已嘗失官逃竄豳地猶尚往來郃國未即定居於豳公劉者不窋之孫至公劉而盡以郃民遂往居焉故本紀又云公劉雖在戎狄間復修后稷之業務耕種相地宜百姓從而歸保焉公劉卒子慶節立國於豳是定國於豳自公劉始也豳有漆沮之水故言居沮漆之地公劉以下常居沮漆正斷以太王而德益盛者以下言古公亶父故知得民心生王業自太王爲始周之追王上至太王而止亦以初基王業故也太王之基王業在於岐周始盛故閟宮云居岐之陽實始翦商但在岐始盛由未遷已得民心故云生王業也生者初始之辭故云本周之興自於沮漆也此沮漆謂在豳地但二水東流亦過周地故下傳曰周原沮漆之間是周地亦有漆沮也。○傳古公至家室。○正義曰以在豳爲公故曰豳公謂之古公言其年世久古後世稱前世曰古公猶云先王先公也太王追號爲王不稱王而稱公者此本其生時之事故言生存之稱也士冠禮爲冠者制字云伯某甫亶亦稱甫故知字也以周制論之甫必是字但時當殷代質文不同故又爲異說或殷以亶甫爲名名終當諱而得言之者以其時質故也中候稷起法云亶甫以字爲號則鄭意定以爲字不從或說也自古公處豳至如歸市皆孟子對滕文公之辭也雖彼云太王居豳此因古公之下即云處豳爲異耳莊子與呂氏春秋皆云太王亶甫居豳狄人攻之與之珠玉而不肯狄人之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甫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請免吾乎爲吾臣與狄人臣奚以異也吾聞之不以所養害所養杖策而去人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書傳略說云狄人將攻大王亶父召耆老而問焉曰狄人何欲耆老對曰欲得菽粟財貨大王亶甫曰與之每與狄人至不止大王亶甫屬耆老而問焉曰狄人又何欲乎耆老對曰又欲土地大王亶甫曰與之耆老曰吾不爲社稷乎大王亶甫曰社稷所以爲民也不可以所爲民亡民也耆老對曰君縱不爲社稷不爲宗廟乎大王亶甫曰宗廟吾私也不可以私害民遂杖策而去過梁山邑岐山周人束修奔而從之者三千乘一止而成三千戶之邑與此大意皆同此言不得免焉略說云每與之不止呂氏春秋言不受異人別說故不同耳此言犬馬略說言菽粟明國之所有莫不與之故鄭於稷起及易注皆云事之以牛羊明當時亦與之韓奕箋云梁山在馮翊夏陽縣西北鄭於書傳注云岐山在梁山西南然則梁山橫長其東當夏陽縣西北其西當岐山東北自豳適周當踰之也曲禮下曰國君死社稷公羊傳曰國滅君死之正也則諸侯爲人侵伐當以死守之而公。○劉大王皆避難遷徙者禮之所言謂國正法公劉大王則權時之宜論語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公羊傳曰權者反經合義權者稱也稱其輕重度其利害而爲之

公劉遭夏人之亂而被迫逐若顧戀彊宇或至滅亡所以避諸夏而入戎狄也大王爲狄人所攻必求土地不得其地攻將不止戰以求勝則人多殺傷故又棄戎狄而適岐陽所以成三分之業建七百之基雖於禮爲非而其義則是此乃賢者達節不可以常禮格之王制稱古者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故曰無曠土無遊民而公劉大王得擇地而遷又無天子之命諸侯得舉國擅徙者王制所云平世大法法不恒定世有盛衰王政既亂威不肅下迫逐良善無所控告戎狄內侵莫之抗禦故不待天子之命可以權宜避之以其政亂故有空土公劉大王得擇地而遷焉且古者有附庸閑田或可先是閑處也既往遷之人居成國後有明主因而聽之也冬官考工記曰有虞氏上陶說文云陶。瓦器竈也蓋以陶去其土而爲之故謂之陶也說文云穴土屋也覆地室也則覆。與穴俱土室耳故箋辨之云覆。者於地上鑿地曰穴皆如陶然大司徒注云壤亦土也變言耳以萬物自生焉則言土土猶吐也以人所耕而種藝則言壤壤和緩之貌然則土與壤其體雖同壤言和緩則土堅而壤濡九章筭術云穿地四爲壤五爲堅三壤是息土之名覆者地上爲之取土於地復築而堅之故以土言之穴者鑿地爲之土無所用直去其息土而已故以壤言之釋宮云宮謂之室室謂之宫其內謂之家李巡曰謂門以內也郭璞曰今人稱家義出於此是室內曰家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古公在豳之時迫於戎狄國小民少未有寢廟故未敢有宮室以是故覆穴而居也公劉始遷於豳比至古公將歷十世公劉云於豳斯館則豳有宮館也略說稱耆老謂大王曰不爲宗廟乎是豳地有寢廟也而此言未有寢廟室家者此以文王在岐而興上本大王初來之事歎美在岐新立故言在豳未有下云作廟翼翼故此言未有寢廟下云俾立室家故此言未有室家以爲立文之勢耳其實在豳之時亦有宮室也七月云入此室處卽豳事也不然豈十世之內常穴居乎但豳近西戎處在山谷其俗多復穴而居故詩人舉而言耳。箋復者至章發。正義曰以此復穴別文大車云死則同穴穴在地下則知復在地上俱稱爲陶故知皆如陶然下乃言至於岐下故知此本其在豳時也本其在豳則是未遷傳自古公處豳而下說大王遷岐之事者爲下第二章發此傳也然則傳不待二章而豫發之者以此言在豳未有室家爲下居岐作室以開原也大王所以走馬至岐乃爲狄人所逐故遡爲之傳以遹暢作者之意焉。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率循也滸水厓也姜女大姜也胥相宇居也箋云來朝走馬言其辟惡早且疾也循西水厓沮漆水側也爰於及與聿自也於是與其妃大姜自來相可居者著大姜之賢知也。朝直遙反滸呼五反辟音避亦作避後放此相息亮反知音智

【疏】古公至胥宇。正義曰文王之先久古之公曰亶父者避狄之難其來以早朝之時疾走其馬循西方水厓漆沮之側東行而至於岐山之下於是與其妃姜姓之

女曰大姜者自來相土地之可居者言大王既得民心避惡早而且疾又有賢妃之助故能克成王業。傳率循至宇居。正義曰率循胥相皆釋詁文滸水厓釋水文此說古公而及姜女則姜女太王之妃周本紀云大姜生季歷故知姜女是大姜也宇者屋宇所以居人故爲居也。箋來朝至賢知。正義曰大王與衆避狄不應早而疾驅假使淸朝走馬未是善事詩人言之必有其意故知美其避惡早且疾也上言漆沮此言循滸明是循此漆沮之側也爰於及與聿自皆釋詁文遷都自是人君之事輒言爰及姜女明其著大姜之賢智也。

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周原沮漆之間也膴膴美也堇菜也荼苦菜也契開也箋云廣平曰原周之原地在岐山之南膴膴然肥美其所生菜雖有性苦者甘如飴也此地將可居故於是始與豳人之從己者謀謀從又於是契灼其龜而卜之卜之則又從矣。膴音武韓詩同堇音謹案廣雅云堇藋也今三輔之言猶然藋音徒弔反荼音徒飴音移契苦計反本又作挈音苦結反灼之略反

曰止曰時築室于茲箋云時是茲此也卜從則曰可止居於是可作室家於此定民心也

疏周原至于茲。正義曰上言來相可居又述所相之處言岐山之南周之原地膴膴然其土地皆肥美也其地所生堇荼之菜雖性本苦今盡甘如飴味然大王見其如此知其可居於是始欲居之於是與豳人從己者謀之人謀既從於是契灼我龜而卜之龜卜又吉大王乃告從己者曰可止居於是可築室於此告之此言所以定民之心令止而不復去也。傳周原至契開。正義曰周原在漆沮之間以時驗而知之述地之良而云膴膴故爲美也荼苦菜釋草文樊光曰苦菜可食也內則曰堇荁枌榆則堇是美菜非苦荼之類釋草又云芨堇草郭璞曰卽烏頭也江東人呼爲堇晉語驪姬將譖申生寘鴆於酒寘堇於肉賈逵曰堇烏頭也然則堇者其烏頭乎箋云性苦者皆甘如飴若是堇荁之堇雖非周原亦自甘矣明堇是烏頭也契開者言契龜而開出其兆非訓契爲開也春官華氏掌共燋契以待卜事注云士喪禮曰楚焞置于燋在龜東楚焞卽契所用灼龜也燋謂炬其存火也士喪禮注云楚荊也然則卜用龜者以楚焞之木燒之於燋炬之火既然執之以灼龜故箋云契灼其龜而卜之既契乃開出其兆故春官卜師掌開龜之四兆注云開謂出其占書也是既契乃開之但傳文質略直言契開耳。箋廣平至從矣。正義曰廣平曰原釋地文閟宮云居岐之陽山南曰陽故知周之原地在岐山之南也上言胥宇是相地之辭今言地之美貌故曰大王以此可居於是始與豳人從己者謀也經云爰始爰謀當有二於如箋之言則始下一爰無所用矣王肅云於是始居之於是先盡人事謀之於衆然則箋云始與豳人從己者謀亦謂於是始欲居於是與之謀但箋文少略耳人謀既從大王於是契其龜而卜又得吉則是人神皆從矣洪範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人從是

之謂大同檢此上下大王自相之知此地將可居是謀及乃心也與從已者謀是謀及卿士庶人也契龜而卜是謀及卜也雖無筮事耳禮將卜先筮之言卜則筮可知故云皆從也○箋卜從至於是○正義曰以文承龜下故云卜從則曰可止居於是如箋之言則上曰為辭下曰為於也

廼慰廼止廼左廼右廼疆廼理廼宣畝自西徂東周爰執事慰安爰於也箋云時耕曰宣徂往也民心定乃安隱其居乃左右而處之乃疆理其經界乃時耕其田畝於是從西方而往東之人皆於周執事競出力也豳與周原不能為西東據至時從水滸言也○強本亦作壃同居良反注及後放此○

疏 廼慰至執事○正義曰上告民令止民心既定乃安隱其居乃止定其處乃處之於左乃處之於右言或左或右開地置邑以居民也乃為之疆埸乃分其地理乃教之時耕乃治其田畝從西方往東之人皆在周原於是執事而競出力言築室耕田無不勸樂也○箋時耕至滸言○正義曰以宣在疆理之下乃畝之上疆理既定乃宣於田畝時耕曰宣宣訓為徧也發也天時已至令民徧發土地故謂之宣慰止左右文在築室之下明其皆是作邑之事乃左右而處之據公宮在中民居左右故王肅云乃左右開地置邑以居其民與鄭同也疆理是一宣畝亦同但作者以乃間之而足句耳故箋遍解之云乃疆理其經界乃時耕其田畝也民性安土重遷離居或有所悔言從西方往東之人皆於周執事競出力明其勸樂於是皆無悔心也豳在周原西北而經言自西便是從其正西而來故辨之云豳與周原不能為東西據至周之時從水滸而言也鄭志張逸問豳與周原不能為東西何謂荅曰豳地今為栒邑縣在廣山北沮水西有涇水從此西南行正東乃得周故言東西云岐山在長安西北四百里豳又在岐山西北四百里如志此言發豳西南而行從沮水之南然後東行以適周也時耕曰宣無他文也鄭以義言之耳○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箋云俾使也司空司徒卿官也司空掌營國邑司徒掌徒役之事故召之使立室家之位處○處昌慮反

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言不失繩直也乘謂之縮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廄庫為次居室為後箋云繩者營其廣輪方制之正也既正則以索縮其築版上下相承而起廟成則嚴顯翼翼然乘聲之誤當為繩也○繩如字本或作乘案經作繩傳作乘箋云傳破之乘字後人遂誤改經文縮色六反廄音救廣光浪反索桑洛反

疏 乃召至翼翼○正義曰民既得安止乃立國家宮室於是乃召司空之卿令之營度廣輪乃召司徒之卿令之與聚徒役使之立公卿之室家之位處也營度位處以繩正之其繩則方正而直矣依此繩直之處起而築之以繩縮束其板板滿築訖則升下於上以相承載作此宗廟翼翼然而嚴正言能依就準繩牆屋方正也○箋司空至之處○正義曰司空之屬有匠人其職有營國廣狹之度廟

社朝市之位是司空掌營國邑也司徒之屬有小司徒其職云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是司徒
掌徒役之事也以此二卿名有所掌故召之使立室家之位處也位處者卽匠人所謂左祖右
社面朝後市之類是也后稷封邰爲上公孟子稱文王以百里而王則大王之時以殷之大國
當立三卿其一蓋司馬乎時不召者司馬於營國之事無所掌故也。傳言不至爲後。正義
曰傳以繩無不直而云其繩則直者言大王所作宮室不失繩之直也釋器云繩謂之縮孫炎
曰繩束築板謂之縮郭璞曰縮者縛束之也然則縮者束物之名用繩束板故謂之縮爾雅復
言縮之明縮用繩束之也君子將營宮室以下下曲禮文也引之者證先言作廟之意。箋繩
者至爲繩。正義曰傳言不失繩直故言用繩之意繩者營其廣輪方制之正言營制之時當
用繩也上下相承而起解載義言其相載傳言繩謂之縮出於
釋器釋器作繩而傳作乘故爲聲之誤毛公後人寫之誤耳。

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

捄虆也陾陾衆也度居也言百姓之勸勉也登登用力也削牆鍛屢之
聲馮馮然箋云捄捊也度猶投也築牆者捊聚壤土盛之以虆而投諸
版中。捄音俱呂沈同徐又音鳩陾耳升反又如之反說文云築牆聲也音而度待洛反注同
韓詩云塡也薨呼弘反沈呼萌反爾雅云衆也王云亟疾也屢力注反又力未反注同馮扶冰
反注同虆力追反沈力戈反字或作樏或作蔂音同劉熙云盛土
籠也鍛丁亂反捊薄侯反爾雅云聚也說文云引取土盛音成。

百堵皆興鼛鼓弗勝

皆俱也鼛大鼓也長一丈二尺或鼛或鼓言勸事樂功也箋云五版爲堵興起也百堵同時起
鼛鼓不能止之使休息也凡大鼓之側有小鼓謂之應鼙朔鼙周禮曰以鼛鼓鼓役事。堵丁
古反鼛音羔勝音升謂之應應
對之應小鼓也鼙薄卑反。

疏 捄之至弗勝。毛以爲掘土實之於虆謂之捄者衆多陾
陾然旣取得土送至牆上牆上之人受取而居於板中居
之亟疾其聲薨薨然築之者用力登登然牆成削之以牆堅緻土從上下打鍛削之人屢其聲
馮馮然其作此牆之時百堵皆同時而起其間欲令之食息擊鼛鼙鼓不能勝而止之民皆勸
事樂功競欲出力言大王之得人心也。鄭唯以度爲投語異意同。傳捄虆至馮馮然。正
義曰說文云捄盛土於器也捄字從手謂以手取土虆者盛土之器言捄虆者謂捄土於虆也
取土必多故陾陾爲衆王者度地以居民故度爲居也陾陾薨薨皆是衆多之義舉其衆多言
百姓相勸勉者築者用力爲多故云用力登登然上言削下言屢馮馮是聲故知削牆下土打
鍛是屢之聲馮馮然也禮謂脯爲鍛脩亦言其椎打之。箋捄捊至板中。正義曰以傳文略
故足成之說文云捊引取也故以捄爲捊言捊取壤土盛之以虆仍存虆字與傳不異也薨薨
是投土之聲者若以爲居於薨義不強故云度猶投也。傳鼛大至樂功。正義曰冬官韗人
爲皐鼓長尋有四尺八尺曰尋是一丈二尺以其長大故云大鼓也鼓是揔名鼛是鼓之別名

今鼛鼓並言則非一物故云或鼛或鼓又解不勝之義言其勸其事樂其功民欲疾作鼓欲令止二者交競鼓不能勝止人使休是其勸樂之甚也。箋五板至役事。正義曰五板爲堵定十二年公羊傳文鼛鼓不能止之使休息申說不勝之義傳以鼛鼓爲二鼓解有二鼓之意凡大鼓之側有小鼓謂之應鼙朔鼙此經鼛是大鼓也鼓謂鼙也禮法當有二鼓故鼛鼓並言之此言勸樂之甚故知鼛鼓爲二餘文則不然若韗人爲鼛鼓正謂壹鼓耳大射云一建鼓在阼階西應鼙在其東一建鼓在西階之西朔鼙在其北是大鼓之傍有小鼓也箋謂鼙爲小鼓明其不異於傳引周禮者地官鼓人文彼云鼓役事此或云止役事以上有止之文而因設耳定本云鼓役事。

迺立皐門皐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王之郭門曰皐門伉高貌王之正門曰應門將將嚴正也美大王作郭門以致皐門作正門以致應門焉箋云諸侯之宮外門曰皐門朝門曰應門內有路門天子之宮加以庫雉。皐音羔伉本又作亢苦浪反韓詩作閌云盛貌將七羊反注同朝直遥反下同。

迺立冢土戎醜攸行冢大戎大醜衆也冢土大社也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美大王之社遂爲大社也箋云大社者出大衆將所告而行也春秋傳曰蜃宜社之肉。

【疏】迺立至攸行。毛以爲大王於是之時乃立其宮之郭門後遂爲天子之皐門此皐門有伉然而高大也乃立其宮之正門後遂爲天子之應門此應門將將然而嚴正也乃立其國諸侯之社後遂爲王之大社立此社者爲動大衆所以告之而行也大王遷得人心制度之美及文王興用之爲天子之法也鄭唯以皐門應門大社自是諸侯正法爲異其文義則同。傳王之至應門。正義曰下傳云冢土大社美大王之社遂爲大社則毛意以大社者天子社名諸侯不得稱大社也冢土非諸侯之社則皐應非諸侯之門故云王之郭門曰皐門王之正門曰應門是諸侯之郭門不得名皐門諸侯之正門不得名應門也大王實非天子而以皐應言之者美大王作郭門以致皐門作正門以致應門言大王本作郭門正門耳在後文王之興以爲皐門應門雖遷都於豐用岐周舊制故云致得爲之也此言以致皐門下云遂爲大社致者自小至大之辭遂者從本嚮末之稱皆言大王所作遂爲文王之法也此時大王實爲諸侯其作門社固爲諸侯之制諸侯之法異於天子文王爲天子之法不得同於大王而云致門遂社者大王門社必不得同於天子但以殷代尚質未必曲有等級文王因其制度增而長之以爲天子之制故云致耳毛所以爲此說者蓋以明堂位云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魯以諸侯而作庫雉則諸侯無皐應故以皐應爲王門之名也郭門者宮之外郭之門以應門不言宮明與郭門皆爲宮門也正門謂之應門釋宮文孫炎曰謂朝門也毛以諸侯之門不名皐應與鄭別耳而郭門爲宮之外門正門爲朝門亦與鄭不異也伉者極之義故爲高貌將將敞顯而嚴正亦互明之皆高而嚴正耳。箋諸侯至庫雉。正

義曰鄭以檀弓云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絰不入庫門春秋定二年雉門及兩觀災是魯有庫門
雉門也明堂位云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是則名之曰庫雉制之如皐應魯以周公之
故成王特褒之使之制二兼四則其餘諸侯不然矣襄十七年傳宋人稱皐門之晳諸侯有皐
門也諸侯法有皐應大王自為諸侯之制非作天子之門矣故云諸侯之宮外曰皐門朝門曰
應門文王世子云至於寢門是內有寢門也明堂位云天子皐門天子應門顧命云二伯率諸
侯入應門是天子亦有皐應故為天子之宮加之以庫雉也家語云衛莊公易朝市孔子曰繹
之於庫門之內失之矣則衛有庫門魯以周公立庫而衛亦有庫門者家語言多不經未可據
信或以康叔賢亦蒙褒賞故也謂應門為朝門內為寢門一曰路門以朝位在應門之內路寢
在路門之內故繫而名之諸侯三朝皐門之內雖有外朝議大疑詢衆庶乃往不常在焉故不
得朝名其君日出所視與羣臣決事之朝在應門之內故以應門為朝門也○傳冢大至大社
○正義曰冢大戎大醜衆皆釋詁文郊特牲云社所以神地之道也禮運云命降於社之謂殽
地是社為土之神也冢既為大土為社主故知冢土大社也起大事動大衆至謂之宜皆釋天
文爾雅先引此詩二句然後為此辭以釋之故傳依用焉孫炎曰大事兵也有事祭也宜求見
使祐也此文本解戎醜攸行之意言國家起發軍旅之大事以興動其大衆必先有祭事於此
社而後出行其祭之名謂之為宜以行必須宜祭以告社故言戎醜攸行也成十三年左傳曰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兵為大事也春秋昭十五年有事於武宮雜記云有事於上帝皆是祭
事故謂祭為有事以兵凶戰危慮有負敗祭之以求其福宜故謂之宜王制云天子將出宜乎
社是也傳以大社者天子社名大王時實諸侯而云乃立冢土以天子之名言之者美此大王
之社而遂為大社言大王立此社文王後取其制以為天子之社故以冢土言之毛所以為此
說者蓋以祭法云王為羣姓立社曰大社郊特牲云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之氣也以為大
社之名唯施於天子其諸侯不得名大社故也○箋大社至之肉○正義曰鄭以冢土者訓為
大社之義未即名為大社諸侯雖不可名大社可以言冢土矣以為乃立冢土正是諸侯之法
大社者出大衆將所告而行以出大衆而告之故謂之大社所告而後行故言攸行也春秋傳
曰蜃宜社之肉言此者證宜為祭社之名三傳皆無此文而言傳曰衍字也閔二年左傳曰帥
師者受命于廟受蜃于社成十三年左傳曰成子受蜃於社不敬案地官掌蜃祭祀共蜃器之
蜃注云蜃大蛤也飾祭器之屬鄭司農云蜃可以白器令色白然則器以蜃飾之故謂之蜃言
受蜃於社非受空器而已明器內有肉是以祭社之肉盛之蜃器而賜之故說者
皆以蜃為宜祭於社之肉箋但取其意言左傳所云蜃者是宜社之肉無曰字也

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柞棫拔矣行道兌矣
肆故今也慍恚隕墜也兌成蹊也箋云小聘
曰問柞櫟也棫白桵也文王見太王立冢土

有用大衆之義故不絕去其恚惡惡人之心亦不廢其聘問鄰國之禮今以柞棫生柯葉之時使大夫將師旅出聘問其行道士衆兌然不有征伐之意。殄田典反慍紆問反隕韻謹反柞子洛反後同棫音域後同王蒼云棫郎柞也字林于目反拔蒲貝反又蒲蓋反下同兌吐外反又徒外反恚一遂反隊直類反蹊音兮櫟音歷桵如誰反後同去羌呂反惡惡上烏路反下如字脫過外反本亦作兌。

混夷駾矣維其喙矣

駾突喙困也箋云混夷夷狄國也見文王之使者將士衆過己國則惶怖驚走奔突入此柞棫之中而逃甚困劇也是之謂一年伐混夷太王辟狄文王伐混夷成道與國其志一也。混音昆駾徒對反喙許穢反徐又音尺銳反使所吏反惶怖上音皇下普故反

疏

肆不至喙矣。正義曰以大王立社有用衆之義故令文王不絕其怨恚惡人之心欲征伐無道也亦不墜其聘問之禮欲親人善鄰也言其威德兼行不忝前業不廢其聘問之使於柞棫之木拔然生柯葉矣以此之時將其師旅行於道路兌然矣言無征伐之心也但所聘之國路近混夷混夷謂將伐已乃驚走而奔突矣混夷迯怖如是維其困劇矣大王則遷居避狄文王則威懼混夷其跡雖殊而與國則一故連而美之也。傳肆故至成蹊。正義曰肆故今隕墜皆釋詁文說文云慍怨也恚怒也有怨者必怒之故以慍爲恚說文云蹊徑也宣十一年左傳曰牽牛以蹊人之田則蹊者先無行道初爲徑路之名兌是成蹊之貌然文王大夫將師旅而出師行當依大道且其衆既多非徒成蹊而已傳言成蹊者以混夷之地野曠人稀雖有舊道當有荒穢故因士衆之過得成蹊徑以無征伐之事故行得相隨成徑與鄭同也帝王世紀云文王受命四年周正丙子混夷伐周一日三至周之東門文王閉門脩德而不與戰王肅同其說以申毛義以爲柞棫生柯葉拔然時混夷伐周然則周之正月柞棫未生以爲毛說恐非其旨驗毛傳上下與鄭不殊。箋小聘至之意。正義曰小聘曰問聘禮文也王制注云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彼對文耳散則聘問通此說文王之美其聘將師而行明據大聘言之當是卿非大夫也釋木云櫟其實梂不言櫟是柞陸機疏云周秦人謂柞爲櫟蓋據時人所名而言之棫白桵釋木文郭璞曰桵小木也叢生有刺實如耳璫紫赤可食陸機疏云王蒼說棫郎柞也其材理全白無赤心者爲白桵直理易破可爲櫝車又可爲矛戟矜今人謂之白梂或曰白柘此二說不同未知孰是釋詁云肆故今也故者因上之辭是以知接上冡土爲義大王立冡土有用衆之義用衆欲以伐人故文王不絕去恚惡惡人之心言將伐之也既有所惡當有所好故亦不廢聘問之禮是言叛者伐之服者柔之定四年左傳云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則臣之出聘止應將旅而已而云師者以其下說混夷畏之則非徒一旅之衆混夷是周之敵讎文王使臣過其傍而聘問遠國明其不敢輕行故師旅並言之。傳駾突喙困。正義曰說文云駾馬疾行貌引詩云混夷駾矣然則馬之疾行卽有奔突之義故云突也喙之爲困則未詳。箋混夷至志一

○正義曰采薇云西有混夷之患故知混夷夷狄之國上文行道兌矣是聘者士衆行於道今
言混夷奔突故知見文王之使者將士衆過己國則惶怖驚走而奔突也奔突有所歸入之辭
上言柞棫之中而逃亡國甚困劇也文王之聘當與鄰國往來而得使混夷怖懼者殷之末世
戎狄內侵所聘之道近於混夷夷狄部落散居素不屯集忽見兵衆謂其伐己故奔入柞棫以
逃避之士衆主爲聘行實無征伐之意但大衆聚行亦有武備故曰烈烈征師召伯成之明行
有威武故混夷見之而驚也是之謂一年伐混夷者謂書傳之文書傳之注亦引此云混夷駾
矣交相引證明其同也書傳云四年伐犬夷此云一年者書傳說文王受命七年之內其一年
伐犬夷非謂受命元年也案采薇出車說文王之伐西戎出則命將遣役歸則執訊獲醜非爲
一聘問之使懼之而已而得以此爲伐混夷者混夷與周相近數來犯周文王不絕恚惡人
之心有征伐之志混夷見聘而怖終不臣伏故至受命四年而伐之此因混夷之驚遂言其伐
之事不謂此卽伐也此文在虞芮質成之上或在受命之前非彼四年之事此詩二章說太王
避狄難此章言文王伐混夷故箋申其意云成道興國其志一也大王以國小狄彊戰則民死
爲害其民寧棄其地故遷而避之文王所服已廣民衆兵彊足得平彼混夷遏其寇亂故伐而
定之皆量時制宜其跡雖異至成周道與邦定國是其志一也故作者伐避俱美此章言混夷
畏文王而已未是伐事而言文王伐者以因此而在後伐之故言伐耳○**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質成也成平也蹶動也虞芮之君相與爭
田久而不平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焉乃相與朝周入其竟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
其邑男女異路斑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
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爲閒田而退天下聞之而歸者四十餘國箋云虞
芮之質平而文王動其緜緜民初生之道謂廣其德而王業大○芮如銳反蹶俱衛反盍胡臘
反竟音景挈苦結反閒音閑○**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率下親上曰疏
附相道前後曰先後喻德宣譽曰奔奏武臣折衝曰禦侮箋云予我也詩人自我也文王之德
所以至然者我念之曰此亦由有疏附先後奔奏禦侮之臣力也疏附使疏者親也奔奏使人
歸趨之○先蘇薦反注同後胡豆反注先後同本音奔本亦作奔注同奏如字本亦作走音同
注同御魚呂反本又作禦音同侮亡甫反相息亮反道音導本亦作導折之設反衝昌容反○
疏虞芮至禦侮○正義曰言文王遵太王之道行善消惡之故而虞芮二國之君有爭訟事
來詣文王而得成其和平也虞芮既平歸周益衆文王於是動其太王初生之道言太王
始生王業文王增而長之使王業益大也又言文王之德所以至如此者詩人云我思念之曰
亦由有疏附之臣我念之曰亦由有先後之臣我念之曰亦由有奔走之臣我念之曰亦由有

禦侮之臣也言上承大王之基下得賢臣之助故能克成王業卒有天下○傳質成至餘國○正義曰釋詁云質平成也則三字義同故以質爲成以成爲平言由詣文王而得成其和平也蹶動釋詁文自虞芮之君以下當有成文不知出何書也蓋往歸爲家語作盍盍訓何不也此相勸之辭宜爲盍也入其邑謂入城中也男女異路謂如王制云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注云以爲地道尊右故也斑白謂年老其髮白黑雜也以其年老不自提舉其挈有少者代之也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爲選大夫爲卿則各以尊爵相讓也家語書傳並有其事與毛傳小異大同由異人別說故也○箋虞芮至業大○正義曰此文王本太王之詩故首尾相屬首章言太王於緜緜之後始得人心而初生王業今言文王動其生故知動彼初生之道令之使大故云廣其德而王業日益大謂大於太王之時也此直增動大王民之初生耳而連言緜緜者明大王於緜緜之中而初生王業今文王又動之見文王所動大於緜緜後之初生故連言之○傳率下至禦侮○正義曰此以臣有四行故解其名之義疏附者此能率其臣下先與君疏者令之親於君上能使親附故曰疏附也先後者此臣能相導禮儀使依典法在君前後故曰先後也奔走者此臣能曉喻天下之人以王德宣揚王之聲譽使人知令天下皆奔走而歸趍之故曰奔走也禦侮者有武力之臣能折止敵人之衝突者是能扞禦侵侮故曰禦侮也以此四行徧該羣臣雖有賢聖不過此矣直揔言臣有四行而已不指其臣云某爲疏附某爲禦侮故君奭云惟文王尚克脩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注云詩傳說有疏附奔走先後禦侮之人而曰文王有四臣以受命此之謂引此四行以證五臣明非一臣有一行也彼注云不及呂望太師也教文王以大德謙不以自比焉周公謙不自比詩人不當代謙明周召之輩亦在其中所言四行無定人矣書傳說宜生南宮括閎夭三子學頌於太公遂與三子見文王於羑里獻寶以免文王乃云孔子曰文王得四臣吾亦得四友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疏附與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至是非奔走與自吾得師也前有輝後有光是非先後與自吾得由也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與文王有四臣以免虎口丘亦有四友以禦侮如此言則四人人有一行與前說乖者書傳因有四人爲之說耳孔子以已弟子四人擬彼四行其於文王之臣亦不言人爲一行縱彼四人各爲一行此詩所言不獨指彼四人也○箋予我至趍之○正義曰予我釋詁文箋於此獨言詩人自我者此美文王之德而云我所我之事不明故辯之言文王之德所以至然者是也所以得使虞芮感化至於是者我念之由有此四臣之力故也

疏附奔走傳甚未明故特申說之

緜九章章六句

○大明

故云保祐命爾 閩本明監本毛本祐作佑案祐字是也經注作右正義易作祐右祐古今字下同

其徵應炤晢見於天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炤本或作灼考炤晢卽昭晢灼字非也

不以兩明赫赫之文 閩本明監本毛本上赫作爾案所改是也

周迊之義 閩本明監本毛本迊誤匝下同○按迊匝皆俗字

摯國任姓之中女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之作仲案之字是也正義云仲者中也故言之中女釋文以之中作音是正義釋文本皆作之段玉裁云此當八字爲一句是也此揔摯仲氏任一句而發傳以中解經之仲以女解經之氏故錯綜而出之也不得其讀者於國字姓字誤斷句乃改中爲仲以附合於經不知傳若專釋仲卽不得在任下也考文古本無中字亦誤

所言居河之湄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所當作巧

俔磬也 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磬作譬考文古本同案磬字是也釋文俔下云磬也正義標起止云傳俔磬作譬者誤

文云譬譽也 補 通志堂本盧本文上並有說字案此十行本所附誤脫也六經正誤云今考說文譬喻也作譽誤釋文挍勘云譬是喻非說文譬者諭也則不必累言譬譽也者譬而譽之者稱美也

賢美配聖人女 補 案美當作正義可證

至其光○毛以爲 閩本明監本毛本○下有正義曰三字案所補非也

說文云俔諭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諭上浦鏜云脫譬字是也○按說文言部譬者諭也諭者告也則此俔下云諭也已足作正義者所見乃眞古本不當妄補也

維行大任之德焉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維作能考文一本同案能字是也正義云故知能行大任之德也是其證

右音祐〔補〕釋文挍勘記通志堂本盧本祐誤佑案小字本相臺本十行本所附皆作祐不誤六經正誤所載亦是祐字○按右正佑祐皆俗然祐字說文已有 則我

皇㚰大姜之姪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妣誤㚰是也 辰星始見於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於字衍是也 此北水木交際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東誤此是也

禮記及時作堛野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時恐詩誤是也 箋臨視也女女武王也至伐紂必克無有疑心閩本明監本毛本作箋臨視至疑心案所改是也 大誓曰師乃鼓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鼓下當有鼜字見鄭大司馬注引

會甲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云會甲兵則與會甲子義異九經古義云甲者一也古皆以一爲甲毛公以意說詩故訓會朝爲甲朝又云不崇朝而天下淸明崇朝終朝也或以甲爲甲子或爲甲兵皆非毛意考文古本會下有兵字采正義而倒之耳○按詳段玉裁故訓傳三十卷注中

隱精以虞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情誤精是也 鄭箴膏育云閩本明監本同毛本育作肓案肓字是也下同 不足以交鄰國定遠

彊也閩本明監本交誤郊毛本不誤案浦鏜云彊當作疆是也 其言皆可與尙父義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可與二字當倒可尙父者謂傳之可尙可父也

則傳言會甲長讀爲義閩本明監本毛本讀誤續案浦鏜云下四字疑衍非也長讀民勞正義可證 其合兵以朝且清明之時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旦誤且是也

言其昧之而初明晚則塵昏旦則淸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其至晚剜添者一字當是衍下塵字而上有脫故補之也 易傳曰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曰當者字誤是也

○緜

本由大王也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一本無由字正義云本之於大王也又云本其上世之事又云是本大王又云而又追而本之是其本無由字譜及旱麓正義皆有本由大王者以義言之耳釋文云序舊無注本或有注者非今各本皆無

自土沮漆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釋文云沮七余反漆音七毛云沮漆二水名正義云於漆沮之旁又云豳有漆沮之水又云是周地亦有漆沮也又下章云循西方水厓漆沮之側又云上言漆沮此言循滸明是循此漆沮之側也又下章云周原在漆沮之閒以時驗而知之是正義本作漆沮餘亦有作沮漆者後人改之耳六書音均表云從漢書水經注作漆沮

瓜紹也瓞瓝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段玉裁云傳瓜瓞逗瓜紹也句瓞逗瓝也句此傳之難讀由淺人誤刪瓜瓞二字而以瓜逗紹也句耳

封於邰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以封邰作音是其本無於字也正義云是稷爲帝嚳之胄封於邰也與釋文本不同

古公亶父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父本亦作甫正義云號爲亶父者是正義本與釋文同以下多作甫字者以父甫爲古今字易而說之也

狄人之所欲吾土地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欲下有者字地下有也字考文古本同案有者是也

君子不以其所養人而害人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而作者案者字是也

何患無君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患下有乎字案有者是也

邑乎岐山之下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乎作于案于字是也

稱君曰公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稱下有其字案有者是也

說文作覆[補]釋文挍勘記通志堂本同盧本覆作寝云舊譌覆今從本書正案所改是也

釋訓云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詁誤訓是也

我先生不窋閩本明監本毛本生作主案所改是也

郎云處豳爲異耳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處豳當作古公因讀者記處豳於側因誤改正文也

請免吾乎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吾當作居浦鏜云莊子作勉居呂氏春秋作勉處是也免即勉字

吾不爲社稷乎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君誤吾是也

而公〇劉大王閩本明監本毛本不空案所改是也

若顧戀彊宇[補]案彊當作彊毛本不誤

說文云陶瓦器竈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陶當作匋

說文云穴土屋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室誤屋是也

覆地室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地室誤於地案覆當作復下同

故箋辨之云覆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覆當作復

爲堅三明監本毛本三誤土閩本不誤案引九章在商功術謂堅率三也山井鼎考文所載誤以三字屬下讀

沮漆水側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詩經小學云晉紀摠論李善注引鄭曰漆沮側也今考此章正義漆沮字凡三見是正義本自作漆沮也考文古本作漆沮采正義

至胥宇○正義曰[補]十行本曰字原作言閩本明監本同毛本言作曰案曰字是也今改正 明其著大姜之賢智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智誤知案智是正義所易今字也

甘如飴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甘上有皆字考文古本同案有者是也 膴音武韓詩同 [補]釋文挍勘記通志堂本盧本同案段玉裁云韓詩作膴膴此當有誤膴引見魏都賦注

堇荁粉榆 閩本明監本荁作直毛本初刻同後改荁案所改是也下同浦鏜云枌誤粉是也

廼疆廼理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同明監本毛本疆誤彊十行本正義中字作彊亦誤餘同此 乃爲之疆場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疆誤壃下同案場當作埸 豳又有岐山西北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在譌有是也

乃召司空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乃作廼考文古本同案廼字是也下乃召司徒同標起止云乃召當是後改又見公劉

其繩則直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繩本或作乘後人誤改經文是也 箋云傳破之乘字 [補]釋文挍勘記通志堂本同盧本之作爲案爲字誤改也此傳破二字誤倒耳當作破傳陸意謂箋之所云乃破傳之乘字也傳未嘗破經爲乘箋又無此云盧文弨全誤

捄捊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捊誤桴下及正義同考文古本下作捊○按說文捊引堲也今本堲作取誤○[補]案十行本分作取土二字尤誤又捄音俱呂沈同沈當作忱

以上有止之文而因設耳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設當誤字之誤是也

無曰字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恐有脫誤非也此申上文曰衍字也之意

其行道士衆兌然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脫然通外反本亦作兌正義云行於道路兌然矣是其本作兌此箋意以兌爲脫之假借直於訓釋中改用脫字以顯之

其不云讀爲者省文之例每如此也當以釋文本爲長

欲親人善鄰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人當仁誤非也正義所用傳文自如此

王蒼說棫即柞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王當作三

可爲櫝車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櫝誤櫝是也爾雅疏即取此車下有輻字此脫

上言柞棫之中而逃亡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柞棫下盧文弨云脫按明人柞棫是也此因柞棫複出而有誤

盇往質焉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釋文云盇胡臘反正義本是盍字云盍盇訓何不也此相勸之辭宜爲盇也考盍盇古同用字耳

斑白不提挈 相臺本同小字本斑作班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班字是也古多以班爲斑字

予曰有奔奏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本音奔本亦作奔注同奏如字本又作走音同注同正義云我念之曰亦由有奔走之臣又云奔走者云云令天下皆奔走而歸趍之故曰奔走也又云書傳說有疏附奔走又云是非奔走與又云疏附奔走是正義本作奔走也依此唐石經以下各本乃上字合正義下字合釋文當即釋文所云亦作本耳

奏奔禦侮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奏奔倒案奔奏是也

盍往歸焉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質誤歸是也

學頌於大公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訟誤頌非也頌讀當爲容即漢書所云善爲頌者是也字或作訟音同故文王正義引作訟浦意讀訟爲如字誤之甚矣

傳甚未明 明監本毛本同案甚當作意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六（十六之三）

毛詩大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棫樸文王能官人也棫雨逼反樸音卜沈又符卜反芃芃棫樸薪之槱之興也芃芃木盛貌棫白桵也樸枹木也槱積也山木茂盛萬民得而薪之賢人衆多國家得用蕃興箋云白桵相樸屬而生者枝條芃芃然豫斫以爲薪至祭皇天上帝及三辰則聚積以燎之○芃薄紅反桵音蕤又而誰反槱音酉字亦作槱弋九反云積木燒也枹音茅反蕃音煩屬之欲反斬一本作斫燎力召反濟濟辟王左右趣之趣趍也箋云辟君也君王謂文王也文王臨祭祀其容濟濟然敬左右之諸臣皆促疾於事謂相助積薪○辟音壁注及下同趣七喻反

疏芃芃至趣之○毛以爲芃芃然枝葉茂盛者是彼棫木之樸屬而叢生也我農人得析而薪之又載而積之於家使農人得以濟用興德行俊秀者乃彼賢人之叢集而衆多也我國家得徵而取之又引而置之於朝使國得以蕃興既得賢人置之於位故濟濟然多容儀之君王其舉行政此賢臣皆左右輔助而疾趍之言賢人在官各司其職是其能官人也○鄭以爲芃芃然枝葉茂盛之棫相樸屬而叢生也故使人豫斫而薪之及祭皇天上帝則又聚積而燎之濟濟然其臨祭祀容貌肅敬之君王薪燎以祭之時左右諸臣趍疾而助之言皆助王積薪以供事上帝是其能官人也○傳芃芃至蕃興○正義曰芃芃是棫樸之狀故爲盛貌釋木云樸枹者孫炎曰樸屬叢生謂之枹以此故云樸枹木也伐木析之謂之薪既以爲薪則當積聚槱在薪下故知槱爲積也此詩美其能官人則以木茂喻賢人德盛樸屬喻賢人多薪之似聘取賢人積之似聚置於朝故云山木茂盛萬人得而薪之賢人衆多國家得用蕃興然蕃是在朝之士當以薪濟家用爲喻而文不類是互相足也蕃興者謂蕃殖興盛言國家昌大之意也○箋白桵至燎之○正義曰言樸屬而生者冬官考工記云凡察車之道欲其樸屬而微至注云樸屬猶附著堅固貌也此言樸者亦謂根枝迫迮相附著之貌故以樸屬言之欲取爲薪故言其枝葉茂盛芃芃然薪必乾乃用之故云豫斫月令季冬乃命收秩薪柴以供郊廟及百祀之薪燎則一歲所須槱燎炊爨之薪皆於季冬收之以擬明年之用是豫斫也至祭皇天上帝及三辰則聚積燎之解槱之意也知此爲祭天者以下云奉璋峨峨是祭時之事則此亦祭事槱之與大宗伯槱燎文同故知爲祭天也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彼槱燎之文唯施用於司中司命此祭皇天上帝亦言槱之者彼云禋祀實柴槱燎三者皆祭天神之禮俱是燎柴升煙但神有尊卑異其文耳故注云禋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也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焉或有玉帛燔燎而升煙所以報陽也

是其禮皆同故得爲標之也皇天上帝月令文彼注以皇天爲北辰耀魄寶上帝爲五帝則此亦宜然宗伯注昊天上帝冬至於圜丘所祀天皇大帝也昊天上帝猶皇天上帝周禮以爲一而月令分之者以周禮文自相顧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別言五帝則昊天上帝之中無五帝矣故以爲一月令文無所對宜廣及天帝故分之爲二此亦廣文當同之也春官神仕之職桓二年左傳皆有三辰之文即宗伯所云日月星辰是也此章言祭天之事祭天則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可兼及日月而揔言三辰以爲兼及星辰者以其俱在天神皆用柴祭槱文可以兼之故通舉焉此及宗伯月在柴燎之限則月爲天神當以煙祭覲禮云祭天燔柴祭地瘞注云燔柴祭天謂祭日也則祭地瘞者謂祭月也日月而云天地靈之也又以月爲地神而從瘞埋之祭者彼注又云月者大陰之精上爲天使然以天使從天以陰精又從地故以祭月有二禮月之從埋唯此會同告神一事而已其餘皆從實柴故宗伯定之以爲天神也文王受命稱王必當祭天其祭天之事唯肇禋與是類見於詩其外又中候合符后云文立稷配注云文王受命祭天立稷以配之諸儒皆以爲郊與圜丘異名而實同鄭以圜丘與郊別文王未定天下不宜已祭圜丘所以言稷配蓋郊也何則周公祭禮始禘嚳而郊稷祖文而宗武若文王已具其禮當使誰配之以此知文王之時未具祭天之禮而分皇天上帝爲二者亦以槱文可盡兼天神廣言之耳未必文王已祭天皇大帝也此箋異於傳孫毓云此篇美文王之能官人非稱周地之多賢才也國事莫大於祀神莫大於天必擇俊士與共其禮故舉祭天之事以明官人之義又薪之槱之是燎祭積薪之名非謂萬民皆當槱燎箋義爲長○傳趣趨○正義曰此趣趨之趣義無所取故轉爲疾趨○箋辟君至積薪○正義曰辟君釋詁文以時紂存嫌不祭天故辨之云君王謂文王也文承上槱之之下故知相助積薪也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半圭曰璋箋云璋璋瓚也祭祀之禮王祼以圭瓚諸臣助之亞祼以璋瓚○璋音章瓚在但反字或作贊祼古亂反

奉璋峨峨髦士攸宜峨峨盛壯也髦俊也箋云士卿士也奉璋之儀峨峨然故今俊士之所宜○峨本又作俄五歌反髦音毛

【疏】濟濟至攸宜○毛以爲文王能任賢爲官助之行禮濟濟然多容儀之君王其行禮之事則左右之臣奉璋而助行之此臣奉璋之時其容儀峨峨然甚盛壯矣乃是俊士所宜爲臣奉璋是其能官人也○鄭以此章說宗廟之祭賢臣取之言濟濟然其臨祭祀敬美之君王其祭之時親執圭瓚以祼其左右之臣奉璋瓚助之而亞祼奉璋亞祼之時容儀峨峨然甚得其禮此奉璋之事俊士之所宜行也宜以助祭是官得其人也○傳半圭曰璋○正義曰傳唯解璋而不言瓚則不以此爲祭矣斯干傳曰璋臣之職則謂臣之行禮當執璋也王肅云羣臣從王行禮之所奉顧命曰太保秉璋以酢肅以臣之執璋於禮無文故引顧命爲證○箋璋璋至璋瓚○正義曰鄭以臣行禮亦執圭璧無專以璋者禮圭以進君璋以進夫人則圭當統名不得言璋論語說孔子執圭是其事

也冬官玉人云大璋中璋邊璋皆是璋瓚也以璋言之故知璋是璋瓚王肅云○本有圭瓚者以圭爲柄謂之圭瓚未有名璋瓚爲璋者王基駮云郊特牲曰灌以圭璋與此云奉璋峨峨皆有明文故知璋爲璋瓚矣祭之用瓚唯祼爲然故云祭祀之禮王祼以圭瓚諸臣助之亞祼以璋瓚卽祭統云君執圭瓚祼尸大宗伯執璋瓚亞祼是也天官內宰職云大祭祀后祼獻則贊然則亞祼者當是后夫人矣此及祭統言大宗者彼注云容夫人有故攝焉攝代王后一人而已言諸臣者舉一人之事以見諸臣之美耳又天官小宰云凡祭祀贊祼將之事注云文從太宰助王然則大宰助王祼小宰又助之是助行祼事非獨一人故言諸臣小宰注云唯人道宗廟有祼天地大神至尊不祼莫稱焉則此言祼事祭宗廟也箋直言祭祀之禮不言廟以言祼則廟可知祭義說宗廟之祭云孝子慤而趍賓客則濟濟此言濟濟辟王者以孝子當祭志心念親不事儀飾故言慤而趍見其儀少耳其實祭是大事非無儀也清廟箋云周公之祭清廟其禮儀敬且和是有儀矣○傳峨峨至髦俊○正義曰以峨峨是容儀之貌故言盛壯釋訓云峨峨祭也舍人曰峨峨奉璋之祭鄭以此璋爲祭合於爾雅毛不爲祭蓋以行禮貌同於祭髦俊釋言文○箋士卿士○正義曰士者男子之大號以奉璋亞祼是宗伯之卿故言卿士也○

淠彼涇舟烝徒楫之

淠舟行貌楫櫂也箋云烝衆也淠淠然涇水中之舟順流而行者乃衆徒船人以楫櫂之故也興衆臣之賢者行君政令○淠匹世反洸乎計反涇音經烝之承反楫音接徐音集方言云楫謂之橈或謂之櫂郭注云楫橈頭索也所以縣櫂謂之楫說文云楫舟棹也釋名云在傍撥水曰櫂又謂之楫櫂直教反

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天子六軍箋云于往邁行及與也周王往行謂出兵征伐也二千五百人爲師今王興師行者殷末之制未有周禮周禮五師爲軍軍萬二千五百人○

疏 淠彼至及之○正義曰文王既能官人行其政令言淠淠然順流而行者是涇水之舟船此舟船所以得順流而行者乃由衆徒船人以楫櫂之故也以興隨民而化者是文王之政令也此政令所以得隨民而化者乃由諸臣賢者以力行之故也既有賢臣爲王布政故可以征討有罪周王往行征伐則六師與之而俱進也○傳淠舟行貌楫櫂○正義曰定本及集注皆云舟行則與鄭不異或云舟止者誤也方言楫或謂之櫂則毛以時事名之○箋烝衆至政令○正義曰烝衆釋詁文淠淠爲動之貌故云順流而行以承上章說賢臣之事故爲衆臣之賢者行君政令○傳天子六軍○正義曰瞻彼洛矣云以作六師常武云整我六師皆謂六軍爲六師明此六師亦六軍也○箋周王至百人○正義曰師之所行必是征伐故知周王往行謂出兵征伐也二千五百人爲師夏官序文禮天子六軍諸侯大國三軍今周王不以軍而興師行者殷末之制未有周禮故也若如周禮夏官序云五師爲軍軍万二千五百人也詩爲大雅莫非王法造舟爲梁祼將于京皆是天子之禮而此必爲殷末之制者以詩人之作或以後事言之或論當時之實若是當時實事文王未必已備六軍因言師不

言軍故爲此解耳鄭之此言未是定說鄭志趙商問此箋引常武整我六師宣王之時又出征伐之事不稱六軍而稱六師不達其意荅曰師者衆之通名故人多云焉欲著其大數則乃言軍耳此正荅常武六師而不申此箋之意是其自持疑也又臨碩并引詩三處六師之文以難周禮鄭釋之云春秋之兵雖累萬之衆皆稱師詩之六師謂六軍之師揔言三文六師皆云六軍是亦以此爲六軍之意也又易師卦注云多以軍爲名次以師爲名少以旅爲名師者舉中之言然則軍之言師乃是常稱不當於此獨設異端又甘誓云乃召六卿注云六卿者六軍之將公劉箋云邰后稷上公之封大國三軍大誓注云六軍之兵東行皆在周禮之前鄭自言有六軍三軍之法何故於此獨言殷未當是所注者廣未及改之耳○**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倬大也雲漢天河也箋云雲漢之在天其爲文章譬猶天子爲法度于天下○倬陟角反**周王壽考遐不作人**遐遠也遠不作人也箋云周王文王也文王是時九十餘矣故云壽考遠不作人者其政變化紂之惡俗近如新作人也

疏箋周王至作人○正義曰上巳有周王何嫌非文王而於此言謂文王者欲因取文王之名以解壽考故於此言之也受命之時巳九十矣六年乃稱王此雖稱王後言不妨逆受命時事故云九十餘矣作人者變舊造新之辭故云變化紂之惡俗近如新作人也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追彫也金曰彫玉曰琢相質也箋云周禮追師掌追衡笄則追亦治玉也相視也猶觀視也追琢玉使成文章喩文王爲政先以心研精合於禮義然後施之万民視而觀之其好而樂之如覩金玉然言其政可樂也○追對回反注同琢陟角反注同彫都挑反相如字一云鄭息亮反研倪延反好呼報反樂音洛下同○**勉勉我王綱紀四方**箋云我王謂文王也以罔罟喩爲政張之爲綱理之爲紀○罟音古

疏追琢至四方○毛以爲上言文王之表章此又說其有文章之事言治寳物爲器所以可彫琢其體以爲文章者以金玉本有其質性故也以喩文王所以可修飾其道以爲聖教者由本心性有睿聖故也心性有睿聖故修飾以成美言文王之有聖德其文如彫琢其質如金玉以此文章教化天下故歎美之言勉勉然勤行善道不倦之我王以此聖德綱紀我四方之民善其能在民上治理天下鄭以爲申上政教可美之意言工人追琢此玉使其成文章而後用之以興文王研精此政教合於禮義其出民皆貴而愛之好而樂之如金玉之寳其皆視而觀之言其政得其宜民愛之甚餘同○傳追彫至相質○正義曰毛以此經上下相成所追琢者即此金玉故以追爲彫釋器說治器之名云玉謂之琢是玉曰琢也釋器上文云玉謂之彫金謂之鏤刻金不爲彫言金曰彫者以彼對文爲别散可以相通論語曰朽木不可彫未尚稱彫明金亦可爲彫也以此二句相對章是成文則相是本質故相爲質也王肅云以興文王聖德其文如彫琢矣其質如金玉矣○箋周禮至可樂○正義曰周禮追師掌追衡笄天官追師職文彼注追猶治也王后之衡笄皆

以玉爲之唯祭服有衡垂于副之兩傍當耳是衡笄俱首服也以玉爲之而職曰追師故知追爲治玉之名彼注亦引此詩交相爲證也相視釋詁文視者以目覩物從目生名觀者見物看之據彼生稱今言万民之看王政教故又轉爲觀也上言政教之美能變化惡俗故知此述政教可美之事金玉物之貴者故云其好樂之如覩金玉然言政之甚可樂也易傳者以上言作人下言綱紀皆是政教之事則此亦述政教矣聖人體自生知性與道合不當於此輒譽文王美質故易之○箋我王至爲紀○正義曰以我王之文異於上辟王周王故詳之言謂文王也說文云綱網紘也紀別絲也然則綱者網之大繩故盤庚云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是其事也以舉綱能張網之目故張之爲綱也紀者別理絲縷故理之爲紀人以喻爲政有舉大綱赦小過者有理微細窮根源者

棫樸五章章四句

旱麓受祖也周之先祖世脩后稷公劉之業大王王季申以百福干祿焉旱戶但反麓音鹿本亦作鹿○

疏 旱麓六章章四句至干祿焉○正義曰作旱麓詩○言文王受其祖之功業也又言其祖功業所以有可受者以此周之先祖能世脩后稷公劉之功業謂大王以前先公皆脩此二君之業以至於大王王季重以得天之百福所求之祿焉文王得受其基業增而廣之以王有天下故作此詩歌大王王季得祿之事也受祖者謂受大王王季巳前也王季者文王之父而并言祖者以卑統於尊故繫之大王也不言文王受祖者此祖功業後世亦蒙之不言文王見其流及後世周之先祖摠謂文王以前世脩后稷公劉之業者后稷上世賢君功業布於天下公劉能脩后稷之業又是先公之中賢俊者故特顯其名公劉之前先公脩后稷之業公劉以后之君并脩公劉之業故連言之言周之先祖則大王王季在其中矣而別言大王王季以大王王季道德高於先君獲福多於前世故別起其文見其盛於往前且以結受祖之文明受祖者受大王王季也申者重也今大王福祿益多故言重也以大王言重明前巳得周祿是敘者要約之旨也福祿一也而言百福干祿焉福言百明祿亦其數多也祿言干明福亦求得之以經有干祿故因取而互之經六章皆言大王王季脩行善道以求神祐是申以百福干祿之事也緜言文王之興本由大王而經有文王之事此言受祖而經皆說祖之得福其言不及文王者詩者志也各言其志故辞不可同生民周公成王之雅也維淸執競時邁思文周公成王之頌也其文皆無周公成王之事以其光揚祖業足爲子孫之美故其辞不復及焉○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旱山名也麓山足也濟濟衆多也箋云旱山之足林木茂盛者

得山雲雨之潤澤也喻周邦之民獨豐樂者被其君德教○榛側巾反字林云木叢又仕人反楛音戶草木疏云楛木莖似荆而赤其葉如蓍上黨人篾以爲筥箱又屈以爲釵也樂音洛下同被皮僞反○**豈弟君子干祿豈弟**干求也言陰陽和山藪殖故君子得以干祿樂易箋云君子謂大王王季以有樂易之德施於民故其求祿亦得樂易○豈弟本亦作愷又作凱苦亥反弟亦作悌徒禮反一音待豈樂也弟易也後豈弟皆同易以豉反下同○

疏 瞻彼至豈弟○毛以爲視彼周國旱山之麓其上則有榛楛之木濟濟然茂盛而衆多是由陰陽和以致山藪殖也陰陽調和是君之所感木猶尚然明民亦得其性故樂易然之君子謂大王王季以此人物得所而求福祿其心樂易然喜民之得所也○鄭說在箋○傳旱山至衆多○正義曰以旱文連麓麓爲山足故知旱爲山名知麓是山足者以周禮地官有大林麓中林麓小林麓立林衡之官以掌之與山虞連職若斬木林則受法於山虞長木之處在山知爲山足也濟濟文連榛楛爲木之貌故爲衆多周語韋昭注云榛以栗而大楛木名陸機云楛其形似荆而赤莖似蓍上黨人織以爲牛筥箱器又屈以爲釵故上黨人調曰問婦人欲買赭不謂竈下自有黃土問買釵不謂山中自有楛○箋旱山名至被其君德教○正義曰以下云豈弟君子明是德能養民故爲樂易故以此爲喻民得豐樂被君子德教也○傳干求至樂易○正義曰干求釋言文周語引此一章。○乃云夫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樂易干祿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麓散亡藪澤肆逸民力凋盡田疇荒蕪資用乏匱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樂易之有焉毛依此文以爲義彼韋昭注云王者之德被及榛楛陰陽調草木盛故君子以求祿其心樂易矣用此傳爲說然則此外傳正文而箋易之者以陰陽和山藪殖自然民豐樂矣立君所以牧民美人君之德當以養民爲主不應捨民弗言而唯論草木是必以木既茂盛民亦豐樂外傳引其本經遺其興意毛傳理雖不謬於作意未盡故箋申而備之○箋君子至樂易○正義曰以序言受祖祖文未見故辯之云君子謂大王王季也上言民被其德教是有樂易之德施於民也君子行善善亦應之既施樂易於民故求福亦得樂易謂求則得之其心喜樂簡易也○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玉瓚圭瓚也黃金所以飾流鬯也九命然後錫以秬鬯圭瓚箋云瑟絜鮮貌黃流秬鬯也圭瓚之狀以圭爲柄黃金爲勺青金爲外朱中央矣殷王帝乙之時王季爲西伯以功德受此賜○瑟所乙反又作璱黃金所以流鬯也一本作黃金所以爲飾流鬯也是後人所加秬音巨黑黍也鬯敕亮反以黑黍米擣鬱金草取汁而煑之和釀其酒其氣芬香調暢故謂之秬鬯勺上灼反字或作杓○

豈弟君子福祿攸降箋云攸所降下也○降如字又戶江反注同○

疏 瑟彼至攸降○毛以爲上言大王王季有德於民此又言有功受賜言王季爲西伯以有功德之故殷王帝乙賜之以瑟然而絜鮮者乃彼圭玉之瓚而以黃金爲之勺令得流而前注其秬鬯之酒爲金所照又色黃而流在於其中

也此有樂易之德之君子以有德之故是福祿所以降下而與之天子賜之圭瓚即是福祿下也○鄭以黃流謂秬鬯酒爲異餘同○傳玉瓚至圭瓚○正義曰瓚者器名以圭爲柄圭以玉爲之指其體謂之玉瓚據成器謂之圭瓚故云玉瓚圭瓚也瓚者盛鬯酒之器以黃金爲勺而有鼻口鬯酒從中流出故云黃金所以流鬯以器是黃金照酒亦黃故謂之黃流也定本及集注皆云黃金所以飾流鬯也若有飾字於義易曉則俗本無飾字者誤也九命然後賜以秬鬯圭瓚其意以爲王季九命受此賜也孔叢羊容問子思曰古之帝王中分天下而二公治之謂之二伯周自后稷封爲王者之後至大王王季文王此爲諸侯矣奚得爲西伯乎子思曰吾聞諸子夏曰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九命作伯於西受圭瓚秬鬯之賜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此諸侯爲伯猶周召分陝亦以周召之君爲伯乎毛意當如孔叢之言以王季爲東西大伯故以九命言之也○箋瑟絜至此賜○正義曰以瑟爲玉之狀故云絜鮮貌說文云瑟者玉英華相帶如瑟絃或當然江漢曰釐爾圭瓚秬鬯一卣是賜圭瓚必以秬鬯隨之故知黃流即秬鬯也傳以黃流爲黃金流鬯箋直以秬鬯爲黃流者秬黑黍一秠二米者也秬鬯者釀秬爲酒以鬱金之草和之使之芬香條鬯故謂之秬鬯草名鬱金則黃如金色酒在器流動故謂之黃流易傳者以言黃流在中當謂在瓚之中不謂流出之時而瓚中赤而不黃故知非黃金也以此故具言圭瓚之狀以圭爲柄黃金爲勺青金爲外以朱爲中央矣明酒不得黃也知瓚之形如此者以冬官玉人云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央鼻寸衡四寸注云射琰出者也鼻勺流也凡流皆爲龍口也衡横字謂勺徑也三璋之勺形如圭瓚故說瓚之狀以璋狀言之知三璋如玉瓚者以彼上文云祼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宗廟更不說瓚形明於三璋之制見之故知同也又春官典瑞注引漢礼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則瓚如勺爲槃以承之也天子之瓚其柄之圭長尺有二寸其賜諸侯蓋九寸以下此述大王王季之事故云殷王帝乙之時王季爲西伯以功德受此賜鄭不見孔叢之書其言帝乙之時或當別有所據故譜亦然尚書西伯戡黎注云文王爲雍州之伯在西故謂之西伯則以文王爲州牧故楚辭天問云伯昌號衰秉鞭作牧王逸云文王爲雍州牧此王季爲西伯亦當爲雍州牧也大宗伯云八命作牧則王季唯八命不從毛爲九命也八命所以亦得圭瓚之賜者宗伯注云侯伯有功德加命得專征伐於諸侯然則以專征當州之内亦當賜之如上公故王季爲西伯得受圭瓚也鄭駁異義引王制云三公一命衮若有功則加賜衮衣之謂與一曰衣服是也鄭之意以九命之外別加九賜案禮緯含文嘉上列九賜之差下云四方所瞻侯子所望宋均注云九賜者乃四方所共見公侯伯子男所希望由此言之七命皆得賜不在九命者彼謂隨命得賜與九命外頓加九賜別九賜者含文嘉云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戸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宋均注云進退有節行步有度賜之車馬以代其步言成文章行成法則賜以衣服以表其德動作有礼賜之納陛以安

其體長於教訓內懷至仁賜以樂則以化其民居處脩理房內不渫賜以朱戶以明其別勇猛勁疾執義堅彊賜以虎賁以備非常亢揚威武志在宿衛賜以斧鉞使得專殺內懷仁德執義不傾賜以弓矢使得專征孝慈父母賜以秬鬯以祀先祖是其九賜之事也○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 言上下察也箋云鳶鴟之類鳥之貪惡者也飛而至天喻惡人遠去不爲民害也魚跳躍于淵中喻民喜得所○鳶悅宣反鴟尺尸反○

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箋云遐遠也言大王王季之德近於變化使如新作人○

【疏】鳶飛至作人○毛以爲大王王季德教明察著於上下其上則鳶鳥得飛至於天以遊翔其下則魚皆跳躍於淵中而喜樂是道被飛潛萬物得所化之明察故也能化及上下故歎美之言樂易之君子大王王季其變化惡俗遠此不新作人言其近新作人也○鄭上二句別具箋○傳言上下察○正義曰中庸引此二句乃云言上下察故傳依用之言能化及飛潛令上下得所使之明察也○箋鳶鴟至得所○正義曰蒼頡解詁以爲鳶即鴟也名既不同其當小別故云鴟之類也說文云鳶鷙鳥擊小鳥故爲貪殘以貪殘高飛故以喻惡人遠去淵者魚之所處跳躍是得性之事故以喻民喜樂得其所易傳者言鳥之得所當如鶖鸛在梁以不鷙爲義不應以高飛爲義且下云遐不作人是人變惡爲善於喻民爲宜禮記引詩斷章不必如本故易之○

清酒既載騂牡既備 言年豐畜碩也箋云既載謂已在尊中也祭祀之事先爲清酒其次擇牲故舉二者○騂息營反字林火營反畜香又反

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言祀所以得福也箋云介助景大也○享許丈反徐許亮反介音界後同

【疏】清酒至景福○毛以爲大王王季既成民事乃以神事有清絜之酒既載而置之於尊中其赤牲之牲既擇而養之以充備有此牲酒以獻之於宗廟以祭祀其先祖以得大大之福祿○鄭以介爲助爲異餘同○傳言年豐畜碩○正義曰言酒見其年豐言牲見其畜碩桓六年左傳曰聖王先成於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此傳取彼意也○箋既載至二者○正義曰既載載之於器故知已在尊中也此既載既備謂將用之時故即云以享以祀也又解祭祀之用羞物多矣獨舉酒牲者祭祀之事先爲清酒其次擇牲故舉是二者也信南山箋解清酒揔諸鬱鬯玄酒與五齊三酒此清酒與彼不同者觀經立義所以各別前已具解清酒者冬釀接夏而成其餘不盡然要清酒皆豫作有在三月前者故云先爲清酒也地官充人云掌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於牢芻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又祭義云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而後養之是擇牲在祭前三月次爲酒之後也文十三年公羊傳云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犅羣公不毛然則大王王季爲殷之諸侯其牲亦應不毛而云騂牲者不毛者不定用一毛而已其牲皆用純色故此祭用純騂也祭義云擇其毛是諸侯用純色也或者此是作者於後據周所尚而言之○傳言祀所以得福○正義曰詩文諸云介福

者毛皆以介爲大此亦謂之得大我之福瑟彼柞棫民所燎矣瑟衆貌箋云柞棫之所以茂盛者乃人爈燎除其旁草養治之使無害也○燎力召反又力弔反說

文作尞一云此祭天也又云燎放火也字林同尞力召反燎音力小反爈許氣反芟草燒之曰爈何沈虛刈反豈弟君子神所勞矣箋云勞勞來猶言佑助○勞力

報反　注同來力代反本亦作倈同佑音又○疏瑟彼至勞矣○正義曰上言祭以助福此言得福之事言瑟然衆多而茂盛者是彼柞棫之木也此柞棫所以得茂者正以爲民所爈燎而除

其傍草矣傍無穢草故木得茂盛以與得福者乃彼樂易君子也此君子所以得福者王以爲神所勞來去其患害矣旣無患害故多獲福言神之勞來君子猶民之燎柞棫也○莫莫葛

藟施于條枚莫莫施貌箋云葛也藟也延蔓於木之枚本而茂盛喻子孫依緣先人之功而起○藟力軌反字又作虆同施以豉反注同枚芒回反蔓音萬豈弟君

子求福不回箋云不回者不違先祖之道○疏莫莫至不回○正義曰上言蒙先祖之福此言脩先祖之德言莫莫然而延蔓者是葛也藟也乃施於木之條枚之上而長也

以興依緣者此大王王季也乃依緣巳之先祖之功業而起也大王王季旣依緣先祖則述脩其業

是此樂易之君子其求福祿不違先祖之正道言其脩先祖之正道以致之是謂之申以百福千

祿焉○箋葛也而至起○正義曰序言世脩后稷公劉之業此又以葛藟延蔓爲喻故知

喻子孫依緣先人之功而起也此經旣言依緣先故知下言不回者是不違先祖之道

旱麓六章章四句

思齊文王所以聖也言非但天性德有所由成○齊側皆反本作齋齋莊也下同○疏思齊四章章六句至以聖○正義曰作思齊詩者言文王所以

得聖由其賢母所生文王自天性當聖聖亦由母大賢故歌詠其母言文王之聖有所以而然也

經四章首章言大任德行純備故能生此文王是其所以聖也二章以下言文王德當神明施化

家國下民變惡爲善小大皆有所成是其聖之事也○箋言非至由成○正義曰論語云天生知

之者上也則聖人稟性自天不由於母以大姒之賢亦生管蔡而云德有所由成歸德於母者以

其母實賢遂致歌詠見其歎美之深錄之以爲後法耳○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齊莊媚愛也周姜大

姜也京室王室也箋云京周地名也常思莊敬者大任也乃爲文王之母又常思愛大姜之配大

王之禮故能爲京室之婦言其德行純備故生聖子也大姜言周大任言京見其謙恭自卑小也

○媚美記反後同沈音眉行下孟反見賢遍反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大姒文王之妃也大姒十子衆妾則宜百子也箋云徽美也嗣大任之美音謂續行

其善教令○嶽許韋反○【疏】思齊至斯男○毛以爲常思齊敬之德不惰慢者大任也大任乃以此德爲文王之母言其德堪與文王爲母也此大任又常能思愛周之大姜配大王之禮而勤行之故能爲京師王室之婦大任以有德之故爲大姒所慕而嗣續行其美教之德音思賢不妬進敘衆妾則能生百數之此男得爲周藩屏之衞也言大任能上慕先姑之所行下爲子婦之所續是其德行純備故生聖子是文王所以聖也○鄭唯以京室爲地名爲異餘同○傳齊莊至王室○正義曰齊莊釋言文宣三年左傳曰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言服蘭則人愛之媚是愛義也周姜爲大任思愛則是婦之念姑知是大姜也京者京師故言京室王室王季未爲天子而言京者以其追號爲王故以京師言之○箋京師周至卑小○正義曰以周京相對故知是地名言思愛大姜明是愛慕其德思其所爲故知思其配大王之禮也能爲京室之婦言盡其婦道於京地無愆過也既能爲婦是德行純備故能生聖子以子聖母賢故知歎美之周京俱是地名而分配有異故大姜言周大任言京見大任謙恭自卑小以明其本志也春秋僖二十八年冬公會晉侯齊侯於溫天王狩於河陽穀梁傳曰會於溫言小諸侯也以河陽言之大天子也亦此類也○傳大姒至百子○正義曰定六年左傳大姒之子唯周公康叔爲相時也大姒爲周公康叔之母是文王之妃也又解大姒一人而有百男之意以大姒一人有十子不妬忌而進衆妾則宜有百子能有多男爲國之屏翰是婦人之美事故言爲大姒之德也定四年左傳曰武王之母弟八人是通武王與伯邑考爲十子也其名則左傳文云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通武王伯邑考爲五人又曰五叔無官則其餘五者皆字叔又曰曹爲伯甸非尚年也則曹叔振鐸是康叔聃季之兄也又管蔡霍爲三監蔡與衞爭長明其皆母弟也郕於富辰之言在蔡霍之閒五叔者其曹與管蔡郕霍乎史記管蔡世家云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大姒文王正妃也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郕叔武次曰霍叔處次曰康叔封次曰聃叔季載其次不必如此其十子之名當然也皇甫謐云文王取大姒生伯邑考武王發次管叔鮮次蔡叔度次郕叔武次霍叔處次周公旦次曹叔振鐸次康叔封次聃叔季載其名與史記皆同其次則異不知謐何所據而別於馬遷也左傳富辰之言曹在衞聃之下不以長幼爲次則其弟無明文以正之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宗公宗神也恫痛也箋云惠順也宗公大臣也文王爲政咨於大臣順而行之故能當於神明神明無是怨恚其所行者無是痛傷其將無有凶禍○恫音通殄音凶本又作凶○

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刑法也寡妻適妻也御迎也箋云寡妻寡有之妻言賢也御治也文王以禮法接待其妻至于宗族以此又能爲政治于家邦也書曰乃寡兄勗又曰越乃御事○刑韓詩云刑正也御毛牙嫁反鄭魚據反適丁歷反勗許玉反下同【疏】惠于至家邦○毛以爲文王以母賢身聖

能協和神人言文王之德乃能上順於先祖宗廟羣公以安寧百神故神無有是怨恚文王者神無有是痛傷文王者明文王能敬事明神蒙其祐助之又能施禮法於寡少之適妻內正人倫以爲化本復行此化至於兄弟親族之內言族親亦化之又以爲法迎治於天下之家國亦令其先正人倫乃和親族其化自內及外徧被天下是文王聖也○鄭以爲文王雖聖能屈己從衆心不自專乃能順於其尊貴之羣公言其諮訪大臣順而行之以此舉事允當於神明故神明無是怨恚其文王所行者神明無是痛傷其文王所爲者言甚蒙神之福無禍災也文王以順從之政而行之先施法於寡有之賢妻言接待其妻以禮法也以此又至於兄弟之宗族亦令接待其妻以爲政教之本以此之故又能爲政治於天下之家邦是其聖之事也○傳宗公至恫痛○正義曰書序云班宗彝中庸云陳其宗器皆謂宗廟爲宗又下頻言神罔則宗公是宗廟先公故云宗神也恫痛釋言文王肅云文王之德能上順祖宗安寧百神無失其道無所怨痛○箋惠順至凶禍○正義曰惠順釋言文宗者尊也尊而爲公故知大臣言順之故知諮於大臣順而行之論語云無使大臣怨乎不以是人君當順大臣也神者聰明正直依人而行人能行善則神明忻悅文王用臣得人任而順之故能當於神明神明無是怨痛則知其後將無凶禍也易傳曰以左傳稱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聖王先成於民而後致力於神此言文王之聖不應先以順神爲本又於時宗廟有大王王季若論宗廟當以王統之不當言公且經傳未有以宗廟之神爲宗公者也晉語云文王於是乎用四方之賢良其卽位也詢於八虞度於閎夭而謀於南宮諏於蔡原而訪於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意寧百神而柔和万民故詩曰惠于宗公神罔時恫彼正論文王之事先言諮訪後言安神乃引此詩以證之則惠于宗公是順臣可知故易之彼注賈逵唐固皆云八虞周八士皆在虞官辛男尹佚蔡公原公也案論語有八士鄭以爲周公相成王時所生則不得爲文王所詢如鄭意則別有八士賢人在虞官矣○傳刑法至御迎○正義曰刑法釋詁文無夫曰寡妻今有夫施法於之明寡非無夫之稱故以爲少適妻唯一故言寡也釋詁云迓迎也但書傳諸御字亦得爲迓故毛讀爲迓訓之爲迎王肅云以迎治天下之國家○箋寡妻至御事○正義曰以上言大姒之賢今言寡妻當是賢之意故以爲寡有之妻言其賢也鄭讀御爲馭以御者制治之名故爲治也易傳者言迎於家邦則於義不通若如王肅之言則是橫益治字故鄭讀爲馭訓爲治也以禮法接待其妻明化自近始是正己身以及天下之身正己妻以及天下之妻正己之兄弟以及天下之兄弟天下皆然則無所不治從妻而言至於兄弟爲首尾之次焉以此待妻及兄弟之法又能爲政治於家邦使之皆如己也言家者謂天下之衆家邦者盡境界之所極也引書乃寡兄勗康誥文周公戒康叔謂武王爲寡有之兄也越乃御事大誥文時周公將東征誥於治事之臣也引此二事證寡爲少有御宜爲治也

雝雝在宮肅肅在廟雝雝和也肅肅敬也箋云宮謂辟廱宮也羣臣助文王養老則尚和助祭於廟則尚

敬言得祀之宜○辟必
亦反下同廱於容反○**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以顯臨之保安無猒也箋云臨視也保猶
居也文王之在辟廱也有賢才之質而不
明者亦得觀於祀於六藝無射才者亦得居於位言養善使之積小致高大
○射毛音亦厭也鄭食夜反射藝猒於豔反下同一本作保安也射猒也并**肆戎疾不殄烈**
假不瑕肆故今也戎大也故今大疾害人者不絕之而自絕也烈業假大也箋云厲假皆病也
瑕已也文王於辟廱德如此故大疾害人者不絕之而自絕爲厲假之行者不已之而
自已言化之深也○烈毛如字鄭作厲力世反又音賴
假古雅反瑕音遐遠也鄭古雅反行下孟反下皆同○**疏**雝雝至不瑕○毛以爲文王之德行
雝雝然甚能和順在於室家之宮其
容肅肅然能恭敬在於先祖之廟言文王治家以和事神以敬其德如是豈爲不顯乎言其顯也
亦以此顯德而臨之於民上文王既以顯德臨民美其所爲無有厭其德者亦皆安而行之言民
安文王之德無厭倦也由人安之如此故今大爲疾害人之行者豈不止絕乎言其止絕也王之
功業廣大豈不長遠乎言長遠也以惡人皆消故王業遠大是其聖也○鄭以爲此與下章連上
二句先言在宮在廟卒二句又揔結此二事言文王布行善政羣臣化之皆善其羣臣雝雝然尚
和順者乃助養老而在辟廱宮也肅肅然尚恭敬者乃助祭在王宗廟也文王之臣養老則和祭
祀則敬是得祀之宜矣又言文王之臣所以助養老而和以文王養進之故也文王之在辟廱其
羣臣有賢才之質而不明達者亦得臨而觀其祀有德藝之美而無射才者亦得助而居於位是
樂人之善養之使成故助養老者皆尚和也文王之在辟廱其德如此天下樂其德而民自化故
今大爲疾害於人者不絕之而自絕爲厲惡病害人之行者不已之而自已言感化之深是文王
之聖也○箋宮謂至之宜○正義曰鄭以此章次二句皆有二亦其文如一此二文之下言肆肆
訓爲故今是緣上事之辭則此再言亦者行此化之事也而別文陳之是行化有二處矣下言行
化有二處則此在宮在廟爲下事之揔目廟是祭祀則宮是養老何者祭祀養老是相對之事故
樂記云祀乎明堂以教諸侯之孝食三老五更於太學以教諸侯之悌也注云文王之廟爲明堂
制是相對之事也樂記云養老於太學王制說太學天子曰辟廱則辟廱是養老之宮矣故宮謂
辟廱宮也又以下言所化之事明此有所化之人故知爲羣臣助者不是文王之身也養老申慈
愛之意故尚和祭祀展肅敬之心故尚敬所施各稱其事故言得祀之宜也此詩美文王之聖而
言及羣臣者以臣下感化上能敬和則文王之身敬和可知故舉輕以明重也○傳以顯至無厭
○正義曰言以顯臨之反其言以不顯爲顯則是文王之身以顯道臨民也言安無猒也是民安
君德無猒倦也上句言君臨下而下句言民化上自相成也定本云保安射猒也○箋臨視至高
大○正義曰臨視釋詁文以自保守者是安居之義故云保猶居也箋以此及下章有二肆之文
分爲二事是則然矣而必知此爲在宮下爲在廟者以上文在宮在廟先行祀養老輕於祭祀祀

射不中者不得與於祭養老則可容之而此言無射亦保故知在辟廱時也以聖人行禮必擇賢
而與之不得有愚劣之人故知不顯是有賢才之質而不明者也人性不同固容多品或內斂而
外訥或貌懦志強故有賢才之質而不明者亦得觀於禮於六藝之伎射爲其一人之所有不可
皆善於六藝無射才者亦得居於位此人行未周備所以令居位觀禮者文王志在養善使之積
小以成高大故也行葦亦養老之詩而曰序賓以賢而以射中多少爲次弟此無射才而得居位
蓋其位又在少中者之下也且此美文王之養善或當特通許之不必常法觀禮居位一也因人
之別而異其文耳此言養善以成高大下云使人器之不求備者因此是養老之事故云養之使
成祭非長養之名故言使之如器皆是捨短而取長遺惡而收善義亦一也積小致高大易升卦
象辭○傳肆故至假大○正義曰肆故今戎大烈業假大皆釋詁文言大疾害人者不絕之而自
絕則亦反其言也○箋厲假至之深○正義曰鄭讀烈假爲厲瘕故云皆病也說文云厲惡疾也
或作癘瘕病也是厲瘕皆爲病之義也定本及集注皆云厲瘕病也不訓瘕字義不得通瑕巳釋
詁文以厲瘕不瑕與肆戎疾不殄相配故知厲瘕亦是病人之事殄既爲絕則瑕當爲巳不然則
二文不類且傳以烈假不瑕爲業大不遠文辭不次故易之也以文王在辟廱行禮羣臣和睦雖
在外遠人亦隨流而化故病害人者不絕之而自絕爲厲瘕之行者不已之而自已言化之深也
此謂在野遠人改惡爲善非謂助行禮者改惡行也何則文王之朝豈有病害人者輒得入之而待行禮乃變也○

不聞亦式不諫亦入

言性與天合也箋云式用也文王之祀於宗廟有仁義之行而不聞達者亦用之助祭有孝悌之行而不能諫爭者亦得入言其使人器之不求備也○弟音悌亦作悌諫爭爭鬬之爭也○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

造爲也箋云成人謂大夫士也小子其弟子也文王在於宗廟德如此故大夫士皆有德子弟皆有所造成○

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

古之人無猒於有名譽之俊士箋云古之人謂聖王明君也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以身化其臣下故令此士皆有名譽於天下成其俊乂之美也○斁毛音亦猒也鄭作擇髦俊也一本此下更有古之人無猒於有譽之俊士也此王肅語令力成反乂音刈○

【疏】不聞至斯士○毛以爲言文王之聖德自生知無假學習不聞人之道說亦自合於法不待臣之諫諍亦
自入於道言其動應規矩性與天合以此聖德教化下民故今周國之成人者皆有成德其小子
未成人者皆有所造爲言長者道德已成幼者有業學習也此成人小子所以得然者以古昔之
聖人有德之君王皆無猒於有名譽髦俊之此士今文王性與古合亦好之無猒故成人小子皆學
爲髦俊也○鄭以爲文王之在宗廟其羣臣有仁義之行而不聞達者亦得用之以助祭有孝悌
之行而不能諫諍者亦得使之以入廟是其使人不求備樂成長也文王之祭宗廟取人如此故
聞其化者莫不自勵故今已長而成人者謂其大夫士等皆已有成德矣小子未成人者謂大夫

之子弟亦皆勸慕而終必有所成矣言成人小子俱得就也所以得然者古昔之人聖君明王身無所擇謂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也以身化其臣下故能令之有名譽而爲髦俊之士此言文王同於古聖以身化人故成人小子皆有成德也○傳言性與天合○正義曰傳言性與天合則是說文王之身式訓爲法也王肅云不聞道而自合於法無諫者而自入於道也然則唯聖德乃然故云性與天合若賢智者則須學習不能無過聞人之諫乃合道也○箋式用至求備○正義曰式用釋言文此不聞而得以助祭明有不聞之短而有所行之長故知有仁義之行而不聞達者亦用之也仁義之行行之美者尚能知其仁義所以得不聞達者仁義行之於心聞達習之於學有人能篤行而學問不長論語子夏說人有四行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是有不學而能行仁義也有孝悌之行而不能諫諍者亦孝悌爲長不諫爲短也論語云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旣不好諫明有不能者矣亦得入廟言使人當如器之各施於一不求備具焉上言賢才之賢此言仁義之行者質是身內之性行則施仁之稱事在外內故質行異文此言文王志在長人以善不責其備言其意通容此人使助行禮耳不謂朝士皆此人也而孫毓云文王選士擇賢但當取不明之人無射才者及不能諫諍令之居位助祭其意謂文王之朝皆是此輩非其難矣毓謂人行不備不得在朝是欲使文王爲小人使人必求備也○傳造爲○正義曰釋言文有爲者謂所習有業不虛廢也王肅云文王性與道合故周之成人皆有成德小子未成皆有所造爲進於善也○箋成人至造成○正義曰箋以此爲助祭所化則成人者助祭之人故爲大夫士也小子是後生未成之名故以爲子弟謂大夫之家子弟也以其因祭而化故爲皆有厚德子弟有造成言其終有所成不謂此時已成也○傳古之至俊士○正義曰此美文王而言古之人則皆謂前世聖君非文王也但文王與之同耳故王肅云言文王性與古合○箋古之至之美○正義曰箋言謂聖君則亦謂古昔之人非文王之身也口無擇言身無擇行孝經文也箋不言字誤則此經本有作擇者也故不破之以身無可擇化其臣下亦使之然臣下亦使之然臣下亦能無擇行擇言自然有名譽成俊士矣

思齊四章章六句故言五章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毛詩注疏校勘記（十六之三）

○棫樸

樸抱木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抱木必茅反正義云釋木云樸抱者孫炎曰樸屬叢生謂之抱以此故云樸抱木也是正義本作枹釋文本作抱或毛公讀爾雅字從

手當以釋文本爲長也於經中爲苞字釋言所謂苞稹○按抱者枹之譌文枹者苞之或體其實當作包言包裹然舊按非豫斫以爲薪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

小字本斫作斬案釋文云斬一本作斫正義云故云豫斫又云是豫斫也是其本作斫乃命取秩薪柴補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取當作收

奉璋峨峨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峨峨作峩峩注及正義中字同案峨峨是也釋文說文爾雅皆可證王肅云○本有圭瓚者閩本明監本毛本誤一案此有餕文耳○大宗伯執璋瓚亞祼是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伯衍字也當在下錯入於此浦鏜云記文無伯字是也此及祭統言大宗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宗下有伯字案有者是也十行本錯在上文舍人曰峨峨奉璋之祭閩本明監本毛本祭誤貌

淠彼涇舟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毛本同閩本明監本淠誤渒注及正義中字同

未有周禮周禮五師爲軍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亦同閩本明監本毛本誤不重周禮二字又出征伐之事補毛本出作此

追彫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彫作雕下同案釋文雕都挑反正義標起止云追彫是二本不同也彫雕古同用字

以罔罟喻爲政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罔誤網

○旱麓

作旱麓詩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詩下當脫者字是也明前已得周祿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周字當在明字下

若斬木林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材誤林是也榛以栗而大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似誤以大當小字誤以國語注考之是也織以

爲牛筥箱器閩本明監本毛本牛作斗按所改是也籔旱山名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名當作之周語引此一章○乃云閩本明監本毛本不空案所改非也○當作下藪澤肆逸民力周盡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既誤逸彫誤周考國語浦按是也

黃金所以飾流鬯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黃金所以流鬯也一本作黃金所以飾流鬯也是後人所加正義云定本及集注皆云黃金所以飾流鬯也若有

飾字於義易曉則俗本無飾字者誤也段玉裁亦以有者爲長

說文云瑟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說文作瑟無者字非也考說文引詩止作瑟以證璱字從玉瑟正義所見本不誤故但取其如瑟弦之義而云瑟者者字爲下起文殊無取於瑟字也釋文瑟下云字又作璱不云說文作璱是矣○按此說甚誤明明引說文玉部璱字下之語安得云瑟者非璱者之誤耶又云說文引詩止作瑟彼亦未見古本有如此者

秬黑黍一秠二米者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稃誤秠非也此見鄭周禮鬯人注及荅張逸生民正義有明文浦失考之

行步有度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止誤步是也

鄭上二句別具箋 閩本明監本毛本白箋字案山井鼎云非是也餘同此見前

一云此祭天也 補 通志堂本盧本此作柴各本所附同案柴字是也釋文挍勘山井鼎云一字可刪考今說文及小字本所附正無一字

而除其傍草矣 閩本明監本毛本傍誤旁案傍者正義所易之今字餘多同此

延蔓於木之枚本而茂盛 小字本相臺本枚作枝閩本明監本毛本本誤木案枝本是也枝條也本枚也考文古本本字不誤

此經既言依緣先 閩本明監本毛本先下有祖字案所補是也

○思齊

爲相時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時恐睦誤也

無是痛傷 小字本同閩本毛本同相臺本傷下有其所爲者四字案有者是也沿革例云諸本皆無其所爲者四字唯建大字本有之此相臺本所出也考正義云無是痛傷其文王所爲者與上句正義云無是怨恚其文王所行者正同是正義本自有此四字諸本於其字複出而脫之耳

其將無有凶禍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毛本凶作殈案釋文云殈本又作凶正義標起止云至凶禍十行本不誤是正義本作凶也毛本改之以合於釋文非

易傳曰閩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曰當者字誤是也意寧百神閩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億誤意是也辛男尹侯閩本毛本同案男當作甲侯當作佚皆形近之譌韋昭云辛辛甲尹尹佚卽本此賈唐注可證也

宮謂辟廱宮也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廱作雝案廱字是也釋文可證

保安無猒也小字本相臺本猒作厭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猒字是也釋文云保安無猒也一本作保安也射猒也非正義云言安無猒也云云又云定本云保安射猒也是正義本作安無猒也無上保字考此揔爲經無射亦保一句發傳若分訓射保卽不得保在射上當以正義本爲長考文古本作射猒也采正義釋文釋文非字舊脫今補見後考證

箋云厲假皆病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鄭讀烈假爲厲瘕故云皆病也又云定本及集注皆云厲疫病也不訓瘕字義不得通釋文云烈毛如字業也鄭作厲力世反又音癩病也假古雅反大也於假字下不云毛大也鄭病也是釋文本不訓瘕字與定本集注同也考此箋當云烈假皆病也下箋爲厲假之行者當作爲厲瘕之行者上仍用經字以爲訓下則竟改其字以顯烈假是厲瘕之假借如噫嘻旣昭假爾之箋上仍用經字云假至也下則竟改其字云格于上下也是其例矣隸釋唐公房碑用作厲蠱錢大昕潛研堂金石文跋尾云蠱假聲相近是也此所謂以破引之○按訓病則字當作癘經書癘字多譌厲不可勝正

行此化之事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行此當作亦所

上能敬和閩本明監本毛本上作尙案所改是也

言安無猒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也當者字誤非也以正義上云言以顯臨之例之可見矣

以上文在宮在廟先行禮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先下當有言字

說文云厲惡疾也閩本明監本毛本惡誤疫○按今說文疒部癘惡疾也可知上下文皆當作癘矣

小子其弟子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謂大夫之子弟以下子弟字凡四見是作弟子者倒也考文古本作謂其子弟采正義而并添謂字非也古句中增多之字往往取於正義此不悉出

古之人無斁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箋云口無擇言身無擇行正義云箋不言字誤則此經本有作擇者也故不破之釋文云無斁毛音亦猒也鄭作擇考此經字自作

斁箋以斁爲擇之假借直於訓釋中竟改其字以顯之其例與可以樂飢箋中竟改爲療既匡既勑箋中竟改爲筐之屬同也釋文所說是矣正義不得其例呂氏讀詩記引董氏曰韓詩作擇經義雜記云此竊取鄭箋是也其讀正義有誤見下

古之人無猒於有名譽之俊士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標起止云傳古之至俊士其以下云云皆解此文也釋文云斁毛音亦猒也髦俊也一本此下更有古之人無猒於有譽之俊士也此王肅語二本不同觀釋文此下更有之語則其本當有斁猒也髦俊也之傳以古之人以下爲王肅申毛如此當有所據也經義雜記不得其理乃以釋文別爲毛作音爲過又以爲正義釋傳亦無此文未詳今本所出皆非也○按髦俊也見上棫樸傳斁猒也即見本篇三章傳未必此又出傳傳例簡嚴複者甚少陸氏用王氏之述毛者爲之訓耳其云此下者謂此經文之下舊挍非也

上言賢才之賢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下賢字浦鏜云質誤是也 行則施仁之稱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仁當作行形近之譌 化其臣下亦使之然臣下亦使之然臣下亦能無擇行擇言 閩本明監本毛本不重臣下亦使之然六字案此十行本複衍

故言五章章六句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章六句上有二章二字考文古本同案有者是也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六（十六之三）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　十三
作者=阮九审定
页数=126
SS号=12374789
DX号=000007510906
出版日期=
出版社=